

淮南子箋釋

卷一之三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嘉慶甲子重鐫

# 淮南子箋釋

姑蘓聚文堂藏板

在衡素叙浙本作敘



宋本每半  
葉十二行  
每行廿二  
字注每行  
廿五字

道藏本  
重校  
道藏本  
每半頁  
五行十  
七字正  
統十年  
十一月十  
一日雕

光緒二年浙江書局據武進莊氏  
本校葉每半頁九行每行二十一字  
在衡素浙本各卷中間有刻改擠  
接處每行字數與註本不盡符  
合茲取以互勘異文不計行款

叙目鴻烈解叙

漢涿郡高誘撰

武進莊達吉校刊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  
女遷吉按漢書淮南王傳不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  
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  
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遷吉按應云獻美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謬  
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于外及貫高等  
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  
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  
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  
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吕后

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  
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  
其母於吕后因椎殺之上非之齊祖北闕謝罪奪四縣  
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巖道遷吉按古死巖巖字通  
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  
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遷吉按本傳可縫一斗粟尙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  
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  
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  
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文皇帝爲  
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遷吉

按本傳作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  
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  
毛被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  
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踏虛  
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  
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  
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  
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  
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  
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  
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

在衡業修浙江書局重刊莊本作脩

接第一卷

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為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前舖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弃揖借八卷刺之遷吉按弃古下字人姓名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卷一原道訓

卷二俶真訓

卷三天文訓

卷四墜形訓

卷五時則訓

卷六覽冥訓

卷七精神訓

卷八本經訓

卷九主術訓

卷十繆稱訓

卷十一齊俗訓

卷十二道應訓

卷十三汜論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卷十四詮言訓

卷十五兵略訓

卷十六說山訓

卷十七說林訓

卷十八人間訓

卷十九脩務訓

卷二十秦族訓

卷二十一要略

歲甲辰逵吉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病其爲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坵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然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

五六爰摛其篋笥以示逵吉逵吉因是校其同異正其譌舛樂得而刻之并爲之敘曰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三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而藝文志雜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傳不及雜子星而志不載神仙黃白之作然後代往往傳萬畢術云云大槩多黃白變幻之事卽所謂中篇遺蹟歟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于本書要略

而高誘敘中亦言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內淮南外之稱爲劉向之所定然只題淮南不必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緣之而加子字矣隨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慎注又有高誘注亦二十一篇唐書經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又有淮南鴻烈音二卷何誘撰新唐書藝文志鴻烈音亦題高誘撰而高許兩家注並列同隨志宋史藝文志則云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似當時兩本原別然劉

煦無許注而元修宋志乃以高書爲十三卷者攷晁公武讀書志據崇文總目云亡其三篇李淑邯鄲圖志云亡二篇或因刪併訛脫而爲此說歟淮南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則敘目也其例與揚子法言王符潛夫等書正同故高似孫直指爲淮南二十篇說者又以似孫之言互證晁李斯更誣矣高時無切音之學鴻烈音應如劉煦云何誘不得改稱高誘歐陽不精攷古以名字相涉而亂之如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李昉太平御覽引淮南或並有翻語卽其書也高則已自言爲之注解并舉音讀矣寧得于本注之外別有撰作哉公武謂許

注題記上陳振孫謂今本皆云許注而詳敘文卽是高誘達吉以爲此乃後人誤合兩家爲一故溷而不分也如地形訓大汾誘注云在晉呂覽則云未聞同爲二人語釋未必聞于此而不聞于彼也倣真訓劓刷注云劓巧工鉤刀刷者規度刺畫墨邊箋所以刻鏤之具也本經訓則云劓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刷鋤刀同爲一書語釋未必前後惑亂如是也此亦兩家不分之明驗矣又文選注引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歐陽詢藝文類聚引許注柳下惠云展禽樹柳行惠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奇屈之服云屈

短奇長太平御覽引許注畫隨灰而月暈闕云有軍事相圍守土龍致雨云以象雲龍皆卽高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策綴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皆與高異文選注引許注莫鑿于流瀿而鑿于激水云楚人謂水暴溢爲瀿鷄棲井榦云皆屋構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騏驎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云騏驎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一璞塞江云璞塊也皆高之所無又文選注引統之候風許注云統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統作倪

云世謂之五兩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  
許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裸國在東  
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注語而無其民不  
衣云云更可見本之故多殊異注之互有脫訛矣  
故鈞射鵲鷄太平御覽引作鈞射瀟湘是足證其  
殊異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皆  
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太平御覽引作牛蹄  
之涔無經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皆其狹  
小而不能容巨大是足證其脫訛蓋唐宋以前古  
本尚存皆得展轉引據今亡之又爲庸夫散亂難  
言攷正耳別駕校訂是書既精且博逵吉亦扞一

得之愚爲之疏通旁證舉以示歛程文學敦陽湖  
孫編修星衍皆以爲宜付削刀時侍家君咸寧官  
舍謹刊而布之略攷淮南作書之始末及高許注  
書之端緒刺于敘目之後蓋卽別駕所校道書中  
本也若此書不亡于天下而逵吉亦附名以傳斯  
爲厚幸云爾乾隆戊申五十有三年三月武進莊  
逵吉撰

此淮南王書武進刊本校則嘉定錢坫獻之也錢實未見道  
藏所見校道藏本耳故其稱說全無一足今悉用道藏改  
正奔之篋中倘後有好事者重付剞劂則道藏之真面  
目可從此而識矣顧廣圻記



王懷祖先生以所著讀書雜誌內淮南一種見贈於藏本劉績  
本及此本是非洞若觀火矣己卯小除記

松崖先生有手校本向在朱與文游家今歸黃堯圃堯圃有  
惜書癖以故重借之家兄抱沖曾得朱族子傳校本略一展讀  
則由傳校而字誤者殆不勝其多因姑略著其二於下方  
異日尚當向堯圃作懷餅請也乾隆甲寅三月又記

淮南子敘目終

接序



淮南子卷一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原道訓

原木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

而大道無形廓四方柝八極也廓張也柝開

之極也言其遠柝讀重門擊柝之柝也

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度深

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

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

也源流泉淖冲而徐盈

混混澗澗濁而徐清源泉之出也淖

也源流泉淖冲而徐盈

也源流泉淖冲而徐盈

地橫之而彌于四海

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也塞

絡也施用也

用之無窮舒之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

握舒散也

所朝夕盛衰舒之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

在衡業嶺浙本作帳

淮南子卷一



松崖先生校著  
下方為別

在衡業論浙江書局重刊在本  
作喻 以下省稱浙本

在衡業歷浙本作曆

在衡業與浙本作興 後同此  
不慮著

在衡業鬼浙本作鬼 後同此  
不慮著

在衡業論浙本作喻

宋有與

諭疑喻

在衡業論莊刻一本作略管慶  
祺曰宋本作略 又業全一莊

合季夏與季冬為合故曰六合言滿天地間也約而能

張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道之橫

四維而含陰陽橫讀梳絃宇宙而章三光

之絃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宙往今來曰宙以論天

地章明也三光日月星

選注作許慎注說文解字維車蓋維也鄭康成注雜記

云冠有笄者為絃絃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絃非正

義故誘讀從之甚淖而澠甚織而微

吉按說文解字澠多汁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

也讀若哥古哥歌同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

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

翔以用也游出也太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皇

伏犧神農也指說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陰陽故不言三也謂之天下也是

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運行也滯止也廢休也

周禮質人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塵水流而不

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應當雷聲雨降竝

應無窮窮已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鈞

旋轂轉周而復鈞陶人作瓦器法下已彫已琢還反

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

為為之也而自合于道也無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

好憎也無矜有萬不同而便於性便性者不欲也神託

不自大也未有萬不同而便於性便性者不欲也神託

於秋未而大宇宙之總宇宙論天其德優天

地而和陰陽優柔也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詢諭

覆育萬物羣生詢諭溫植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

淳當淳淳  
古文潮  
玉裁按此  
是淳不當  
作淳

諭當作

刻而顧氏原校與管氏傳校所  
據之本及此本間有互異處管  
跋謂為修板所致是也臨以傳  
校本與此對勘凡彼稱註作某  
而此不作某者悉著之于每條  
上加以一本作某字為別

鳴珂葉妹宋本道藏本作妖  
在衛業妹浙本作歟

注此句皆失  
卻正文意

在衛業泉浙本作眾後同此  
不悉著

在衛業斯浙本作斷全言如此  
後不悉著

在衛業家浙本作象後同此  
不悉著

像

前及後  
皆如注

在衛業鷄浙本作雞  
在衛業冥浙本作冥全言如此  
後不悉著

△△

六七

注引

△在衛業歷浙本作歷

獸胎不贖鳥卵不贖胎不成獸曰贖卵不成鳥曰贖言  
贖卵不乎也又天文訓云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  
哀言無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無父曰孤寡虹蜺不出賊  
星不行星也星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夫太上之道生萬  
物而不有有者為己成化像而弗宰宰主跛行喙息蠖  
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待之後死莫之能怨  
不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  
不加富收聚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布施稟授而不益  
貧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也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  
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眾損之而  
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

此行少一  
字

三頁

淺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恍無  
故曰不可為象也屈竭也恍讀人空幽兮冥兮應無形  
頭扣之恍屈讀秋鷄無尾屈之屈也與剛柔卷舒  
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與剛柔卷舒  
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猶屈伸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  
也夷或作遲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  
字形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也微霧天為其馬也游行  
相近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也微霧天為其馬也游行  
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之驚馳也恍忽無經霜雪而無迹  
照日光而無景日所照無影也往也扶搖挾抱羊角而  
上扶攀也搖動也也挾與左傳撼而能眇者同也抱讀詩  
之巖也巖經紀山川躡騰崑崙排闥闔淪天門經行也  
之所出排猶上也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  
佳有子卷二

在衡案新本作策後同此

△

在衡案新本作喻

在衡案新本作畢後同不

△ 偏疑偏

在衡案新本作劉注同

二句似有誤故失韻

在衡案留浙本作雷後同此

在衡案留浙本作缺是

△

在衡案留浙本作仿佛是

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馮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

夷大丙之御其如此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

利鍛不能與之爭先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

炳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

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

體道者也造化天地一消縱志舒節以馳大區

曰道也霄讀消息之消縱志舒節以馳大區

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

畢星也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電以為鞭策

矣風伯箕星月麗于箕風揚沙電以為鞭策

策雷以為車輪雷轉氣也故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

無垠之門霄霓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劉覽偏照復

守以全劉覽回觀也劉讀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也

讀為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樞本也故以天為蓋則無

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

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敘以成萬物無是故疾

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損減而知八紘

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也執道要之柄而

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因其自

然而推之推求也萬物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歸之趣

趣也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

逃也智故巧飾也鏡水不施巧飾之形人之形是故響

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影字故用暹叫呼彷彿默然自得

得叫呼仿佛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

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

交

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是

在衡案修浙本作羅

當作撰鳥墮

在衡案其浙本作異後同此

依注當作詹諸  
見說林

在衡案能莊一本作于誤

藝文六十三引  
三作九

也情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見形  
 也誘感也天不能反已本所受天清故達於道者不以人  
 淨之性故曰天理滅也猶衰也天性也一說曰外與物化  
 易天天身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而內不失其情言通  
 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無欲之本情也至無而供  
 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騁道小大修短各有其  
 具猶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不失其數是  
 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眾弗害言民戴仰天下歸之  
 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  
 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讀距微  
 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  
 詹何娟嬛古善射者扞鳥號之弓彎其衛之箭扞張也  
 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扞鳥號之弓彎其衛之箭扞張也

其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鳥號和其材堅勁鳥跣  
 其呼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復樂鳥隨之鳥不敢飛  
 鑄鼎於荆山鼎湖得道而乘龍上其臣援弓射龍  
 欲下黃帝不能也鳥於也達吉按司馬相如子虛賦注應  
 其弓為鳥號之弓也誘前一義同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  
 羅者競多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也競逐也何  
 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  
 何亡魚失鳥之有乎雲施罟滅滅故矢不若繳繳不若  
 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  
 鼠蟾蝓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蟹  
 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也逾滋益甚也昔  
 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五世孫顛項

在衡案元宋作國浙作玄  
三本全書皆如此後不悉著  
在衡案自浙本作尚全書如此  
後不悉著

知疑和

在衡案案浙本作策是

宋突是

後作珠

△在衡案案浙本作敵

之父也八尺曰初鯨作城郭以其役勞故  
諸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獪之心也  
禹知天下之  
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  
四夷納職四夷海外也職貢也達吉合諸侯乎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帛元纁也故機械之心藏乎胷  
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內故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粹讀禍崇之崇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懷來是故  
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言攻戰之備若以湯沃沸亂  
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蹶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  
能化伊尹名摯韜湯之賢相也造父周穆王欲售之心之臣也而善御雖此二人不能化之  
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

籟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者黃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師曠晉平公樂師野也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禹命受禪成  
功曰禹因以水性自下決使東流以為後世師法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也播布也布種百穀因苗之生夫萍樹根於水萍大木而長育之以為後世之常教也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  
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世蛟讀人情性交易之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流釋  
交緩氣言乃得耳

在衛案歙浙本作歙誤

注有脫誤  
合字當行

當作育

在衛案前浙本作前是

在衛案前浙本作前是  
結疑縷  
秋字疑有誤

与疑異

員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也員輪丸之屬也窾空

自燃之勢也窾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明堂

讀稗條之科也。是故春風至則穀雨是也。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剖卵也孕

育長也風或作分合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

也。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鷹鵬搏

鷺，昆蟲蟄藏。蟄讀什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為者。

滅而無形。滅沒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

榛，取也。取，蓍也。蓍，陳草復生也。一曰，蓐也。皆轉相禽獸。

有芘。芘音側鳩切古藪聚同聲聚木即藪木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

穢裘。匈奴獫狁越生葛絺。吳也絺各生所急，以備

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竝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

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事治九疑之南，陸事

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在蒼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

像鱗蟲。被剪也文身刻畫其體內默其中為蛟龍之短

綵不綵，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

因水之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

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肉酪而已北狄故禹之

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

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易也。故橘

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鴈不過濟。見周禮故春秋

非中國之禽，所以獅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

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本也天本撥人清究



於物者終於無為。無為者不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  
 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  
 者也所謂人者偶嗟智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  
 而與俗交者。故牛歧蹠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  
 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  
 也。游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  
 也。夏蟲不可與語寒。言蟬蜩不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  
 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  
 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清淨  
 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詩云不識不  
 故曰不謀而當。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為治夫善  
 不慮而得也。

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禍害是故好  
 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為情欲之爭利者未嘗不窮  
 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  
農間者也非堯時共工也不周山崑崙西北傾猶下也  
天文言天傾西北地傾東南先言傾高也此言東南後  
言傾明與高辛爭為帝。高辛帝嘗有天下之遂潛于淵。此言  
其下也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謂共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  
 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為王逃於山  
得已在春秋後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  
故不書于經也聖治為也。雖聖不得為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  
 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  
 爭處境墮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涉陰城陽也。一曰

注出下當有丹字庚辰

宋本注有出最是火當

呂氏春秋貴生逃乎丹穴

高注淮南云山穴也此注取

越人薰之以艾亦取彼

出莊子讓王

在衡案中浙本作申誤

在衡案爭浙本作在

在衡案今浙本作生誤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行 脫

原道訓下

宋無最是

相境之境 釣於河濱，替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

相子漁讀告語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也曲隈崖 當

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也手不

執元德於心，而化馳若神，元天也馳行也若 使舜無其

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志王天下之志也 是

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 夫能理三苗，朝羽

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之等理治也 從裸國，

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也

也裸國在南方禹所入也肅慎在北方遠也 法度刑罰，

何足以致之也，言不足以致之也明 是故聖人內修其

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

不為也，能無為故物 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

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性也

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

也，宜也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根本 百事有所出，

而獨知守其門，門禁 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

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天之解故也言能

字說文解字云詁訓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

故言也是故與詁通 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

心虛而應當，當合 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

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

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感動 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貴者

王侯伯稱孤寡不 而高者必以下為基，基始也夫築京

淮南子卷一

九

在衛案管莊一本作此言誤  
在衛案火莊一本作大誤  
又案大新本作火是  
在衛案餘浙本作餘是注同

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  
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達吉  
訓而為能易眇能視跛按古能字為耐耐與而通故  
能履虞仲翔本皆作而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  
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  
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  
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強勝不若已  
者至於若已者而同夫強者能勝不如已者同等也至  
為小也道家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夫能弱柔勝  
所不貴也柔之為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  
大也道家所貴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  
堅於舌而先之敵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  
堅則裂鼓是也傲盡是故柔弱生之餘也餘質而堅  
齒堅舌而先舌盡

疑有誤

注有謬  
在衛案跋莊一本作義管慶祺  
曰顧校本則作跋顧用墨筆作  
圈而旁以硃校作義

抄本本作千戈之錚讀  
若作讀曰吉也記

強者死之徒也徒衆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  
也先者墮陷故曰窮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  
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湊猶言行止也日以月悔也積  
至月則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  
非伯玉衛大夫蘧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則還顧知去年  
所謂月悔朔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  
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躡之先者墮陷則  
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楚人讀躡為墮墮者  
車承或言也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  
射者之準執也遠吉按準古猶錚之與刃刃犯難而  
作擗說文解字擗射臬讀若準錚矛戈之錚也讀若  
錚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頓刃矛戈之刃也

九頁

按以當在曰下

公詳也未詳

△在衡業論浙本作喻

△在衡業底浙本作底注同

在衡業失註一本作夫誤

在衡業耗浙本作耗

在衡業滯浙本作滯是注同

在前故犯難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後位也  
選吉按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鏹進矛戟者前其鏹注鏹  
底曰鏹平底曰鏹方言鏹謂之釘郭璞注鏹或名爲鏹  
說文解字鏹故讀若鏹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  
頓然而鏹頓故讀若鏹  
弗能避也庸衆也公詳也衆民詳所見賢知者不能避  
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  
如脂凝也流行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  
止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  
先人事當在後  
趨時當居先也  
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  
時之反側間不容息  
言時反側之間不容息促之甚也  
先之則太過後  
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  
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

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  
 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靜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  
 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大攻  
與聖人之爭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  
 深不可測測盡也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涯息耗滅益通  
 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  
 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跂蹻城  
行也蟻微也而不求報施而不富澹天下而不既  
小之蟲也德施百姓而不費德澤加於百姓不行而不可得窮極  
也流膏不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  
 之不斷焚之不然水之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

△

靡盬可證後

見本論

宋有於是  
又見後道應訓

注有論

在衡案素漸本作素後同此  
不悉著

在衡案關新本作關後同此  
不悉著

散通逸也錯繆相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船所載

強也濟通也無有重是其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言其飛為雲

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忽况之區上也言其飛為雲

也字依太平御覽加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

無所前後與之後皆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靡盬振

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

錯紜紜轉也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夫水

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

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

間水是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

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音生有形故為物大宗祖也

宗皆本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光無形道所

子為光也水形而不可毀差之故孫為水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

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跡有自

有跡無而以衰賤矣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

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是故清靜者德之

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而以衰賤也要約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

也得萬物由之肅然應感戢然反本平御覽作毅然則淪

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所謂一者無

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

九野九天八方中央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

葉累而無根無根言懷囊天地為道關門門道穆忞隱

注非正文意

在衡業漸本注中有味字

在衡業冲浙本作冲注同

宋本無藏本亦無

在衡業論浙本作喻

宋活當作恬

閱類也純不雜德獨存形之布施而不既用之而

不勤既盡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

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形無道也有無聲而五音

鳴焉無聲也無味而五味形焉形或作無色而五色成

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有實也天下為之

圈則名實同居圈限也名爵號之名也實幣音之數不

過五徵羽也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變更相味之和

不過五甘酸鹹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化亦色之數

不過五青赤白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常事曰視非

魯隱公觀漁于棠是也一連吉按易觀盥而不觀薦非

常視也故夫子曰禘自既灌不欲觀說文解字觀諦視

也古字古義自有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聲之主也

形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色者白立而五

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染之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

一之理理道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讀解故之解也

其全也純兮若樸樸若玉樸也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

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冲虛也盈滿也汎兮其

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聚也

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門道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

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至道掩其聰明滅

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正公其所以寡其所

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論貪榮勢也故去之損其

思慮端也約其所守則察不煩寡其所求則得易供夫

在衡案故浙本作故誤  
修即循誥  
詮言訓有

鳴珂案不字顧校殊△而未改  
在衡案不漸本作收是

在衡案漸本敬缺筆作豈△  
從不  
意著

宋本在後

在衡案危漸本作危△後同此  
不悉著

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

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軌一齊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

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

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憂悲為失好憎者心之

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局外閉反有所好

而反嗜欲故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陰為

破陰喜者陽氣陽氣升上積陽相薄故曰墜陽也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

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

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

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能此五

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

外百事不廢中心也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不養中之

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筋力勁強耳

目聰明疏達而不悖悖謬堅強而不韞韞折無所大過而

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其魂不

躁其神不媯躁狡媯煩媯也湫漻寂寞為天下梟湫漻

也寂寞恬淡言精神定矣天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

也梟雄也近謂迎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一達吉按物

變無形像言能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登高臨

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元侯元侯能存之此其德

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

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

此行少字

此行少字

此行少字

此行少字

此行少字

德疑得

編抄本本作鷓記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中疑沖  
疑驪

在衡案鐘浙本作鐘是

延涓疑互易

在衡案秦族訓亦作師延為平  
公鼓朝歌蓋延涓互誤已久

遺失也。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已而

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

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邱。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沙邱紂臺名也在鉅

鹿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也。六瑩顓頊樂也。口味煎熬芬芳馳騁

夷道。夷平也。鈞射鷓鷯之謂樂乎。鷓鷯鳥名也。長頸綠身其形似鴈。一日鳳皇之

別名也。一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鈞射瀟湘當是異本馬融注左傳鷓鷯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說文解

字云五方神鳥西方曰鷓鷯中。央曰鳳皇故一日鳳皇別名也。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

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廉猶儉也。與陰

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懼，得道而肥。孔子弟子

也。入學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懼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

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以身為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

故其為權不忻忻，其為悲不惓惓。忻忻為過制也。惓惓為傷性也。萬方

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

有以自得也。自得，其天性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

唯處此中，夫自得者，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

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為不

足，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

之樂極也。夫建鐘鼓，列管弦，管，簫也。弦，琴瑟也。席旃茵，傅旄象，傅，

也。旄，旌也。象，以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

作鄙邑靡靡之樂也。故師延為晉平。齊靡曼之色，齊列

公歌之，師曠知之，曰亡國之音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樂不強弩也。高鳥走犬逐狡



在衛案揚浙本作揚

在衛案三于字浙本均作於

免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誘進也。慕然猶然。然猶然。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營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於骨髓。浸潤也。浹通也。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

在衛案治浙本作治是

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器物用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也。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志遺于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彼謂堯也。我謂許由也。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外不

注言天也三字複行

在衡案閣浙本作閉

馳當作駟

疑謂誤同前又見秦族

注有謫在衡案為浙本作衡是

抄宋本作伏吉也  
在衡案閣浙本作閉

宋有以

在衡案清浙本作積誤  
在衡案於浙本作茲是

心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元同也元天也無非無是化育元耀生而如死元天也生而如死元天也無

所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言相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

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日不失其天性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

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

海海齋讀葛覃之覃也馳要裏建翠蓋要裏馬名日翠鳥羽飾蓋也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羽舞武象耳

聽滔朗奇麗激珍之音激揚珍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

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說新聲使師延為桑間濮為之俗樂夫結激清楚以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

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洪流涵齊於凡民故日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營惑也使心怵然失其

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榛薄木

曰榛深日薄深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蓬戶覓牖覓揉桑為樞樞

下溼潤浸北房浸漬也北雪霜滾灑浸潭浸潭苾蔣苾蔣霜之貌

也浸潭之潤以生蔕蔕實也其米日蔕胡滾蔕蔕實也其米日蔕胡滾

因滅灑聲相近也當以盧君之言為是今依改之道遙

于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窟兩山之此齊民之所

為形植黎黎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

懟懟病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

天機機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

鳥之啞啞鵲之喑喑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

如鳥鵲之不為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

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

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

出其宗宗本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

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土有同志同德也至其交

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規矩不能方圓鉤

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鉤繩無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降不可為修居

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雖窮賤

不以為榮幸也處高而不機機危也持盈而不傾傾覆也新

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朗入火不焦入水不

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

流與化翱翔翱翔猶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

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也不利貨財不貪勢名勢位爵號

是故不以康為樂康安也不以慊為悲慊約也慊讀不以

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

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

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

此齊民之所

十五頁

當作分

未詳

在衡業修新本作脩誤  
在衡業早浙本作卑

疑頰

在衡業早浙本作僻誤

依鄭注易  
辟向乃羣  
公之說

疑株

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明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行也。蜺動之蟲也，虻讀饒。蠕動蚊作，蚊讀鳥。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論矣。去之去道也。則骨。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眊讀。日營然能聽，營讀疾。形體能抗，抗讀扣。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躓，趨堦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躓躓也。楚人讀躓。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呼之者者。耳目與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若楚白欲慮亂立于朝，倒杖策上貫其頭，血流至地而不覺此之類也。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豪末為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豪末為宅者。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人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屨列埒之門，運行也。枯猶病中適也。連屨讀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聲幽州。陵讀連。連讀也。所謂離屨亦即麗屨也。連讀蓋正字。而躓蹈于污壑，污壑。寗陷之中。

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耳目與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若楚白欲慮亂立于朝，倒杖策上貫其頭，血流至地而不覺此之類也。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豪末為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豪末為宅者。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人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屨列埒之門，運行也。枯猶病中適也。連屨讀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聲幽州。陵讀連。連讀也。所謂離屨亦即麗屨也。連讀蓋正字。而躓蹈于污壑，污壑。寗陷之中。

抄本本作暗慶祺  
在衡素類浙本作類是

大壑壑讀赫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  
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  
神從而害有清靜故利形貪饕多欲之人漠暗於勢利  
誘慕於名位名情欲故害也之漠暗猶鈍暗不知疑類誘進也慕貪漠溺  
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  
而不還淫過還復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之精神也清靜  
也 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  
然而消逾亟逾益也亟疾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  
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  
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沈浮猶盛衰俛仰猶升降恬然則縱之迫則  
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

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應當之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一

戊午八月胡心耘先生送常熟怡裕齋瞿氏借得頌澗賞先生手校本因照錄之慶祺

光緒九年六月初四小暑節借自槃阿魏氏張鳴珂校錄于松昌別墅

光緒十有六年歲次庚寅秋九月八日從德化令張公東明府假得此本客舍

挑鐙試臨一卷覺宋藏兩本佳處多不勝收旅愁為之一豁山陰許在衡量伯

甫記于潯陽江畔廡樓



淮南子卷之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衡案于浙本作于  
合當作舍  
在衡案莫浙本作莫是

言道 宗小字  
至天也

按繁憤未發萌兆向絕  
牙孽未有形埒絕向絕  
中兩未字對文也  
庚辰八月讀

在衡案揚浙本作暢是注同  
在衡案間浙本作間下同  
在衡案標浙本作標是

淮南子卷二

真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達吉校刊

做真訓椒始也真實也道之實始於無有

有始者天地開闢之始也有未始有有始者言萬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成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言天地合氣寂莫蕭條未始有始者始成形成也

有有者言萬物始有無者言天地浩大有未始有有

無者言道微妙絕東天地未始有有無者言天地浩大有未始有有所謂有始者繁憤未

發萌兆牙孽未有形埒垠罅無無螟螟將欲生興而未

成物類繁憤衆積之貌發憤也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

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

續紛龍蕤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也暢達也和氣也續紛雜揉也龍蕤

廣圻按廣成頌唯尾  
莊注唯音以按反  
郭璞注尔雅云草木  
花初出為芽與唯通  
其字從唯本作從佳  
者誤也

在衡案兩參字浙本均作參是

在衡案注中燿浙本作耀

道應訓無

在衡案徑浙本作徑是

聚會也兆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

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靈無有仿佛氣遂而

大通冥冥者也霄讀紺綃之綃翟氏之翟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

莖枝葉青蔥苓龍參讀參星之參蒼炫煌炫煌采色貌也蛟行噲息可切

循把握而有數量枝讀車枝轍之枝噲讀不悅擇外之

噲切厚也循順也唯讀日唯也噲讀日噲達吉按噲

息各本皆作噲唯藏本作噲噲方音噲噲息也自關而

西秦晉之間曰噲說文解字噲咽也噲亦從之是噲噲亦有息義矣後人但

知噲息而改噲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

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治儲與扈治浩

浩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有

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閔廣

大不可為外析豪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

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有無者天地

未剖陰陽未判剖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

然清澄莫見其形汪讀傳與諸周氏之汪同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

而自失也自失沒不見也曰予能有無而未無也能有無

故曰未能無也無為也及其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大塊天地逸我以老休我以死

莊子曰生乃徑役死乃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善

生之樂也故曰休我以死乃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

死變化有知欲勸人同死生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舟而趨趨寐者不知猶

有所遁夜半有力者負舟與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



當衍三字

淮南之人以下未詳

在衡案叙浙本作現

在衡案叙浙本作敘是

疑新

在衡案濕浙本作溼

遁其形矣

大丈夫以天下為室以藏萬物

物豈可謂無大揚權乎

揚權無慮

大數略也

一範人之形而猶喜

範猶遇也遭也

讀鎬

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言死生變化而夢故曰未

始有極也

於天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寢也

知其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寢也始吾

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

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

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氏有易病化

為虎若中國有狂疾者發作有時也其為虎者便還食

人淮南之人因牛食芻謂之芻豢有驗于此

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

殺之殺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

移易人爪牙為虎爪

牙志與心變神與形化

志心皆變神形皆化

方其為虎也不知其

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二者代謝舛馳

各樂其成形

代更也謝叙也舛也形謂成虎形人舛讀舛賣之舛也

狡狎鈍惛是

非無端孰知其所萌

萌生也

夫水嚮冬則凝而為冰冰迎

春則泮而為水冰泮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

其所苦樂乎

泮釋也趨歸也

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

苑而神壯

苑枯病也壯傷也苑讀南陽苑

達吉神傷

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

之若槁

罷老氣力竭盡故若槁也

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

狡少也濡濡溼氣力

未是故傷死者其鬼燒

燒煩燒善行病崇人

時既者其神漠

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

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

道家養形養神皆以壽終形神

△在衡案攬搶浙本作機槍是注

△在衡案見浙本作尤是

在衡案王莽下浙本有之莽二字无也字

在衡案音浙本作育

解構又見人問訓高注似非

在衡案更浙本作堂是

俱沒不俱但漠而已也老子曰以道俱夫聖人用心杖性依俱天下其鬼不神此謂俱沒也

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寢其覺不憂精神無所

不得至故不憂思慮故不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

萬物恬漠以愉靜攬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攬搶慧字

柄第也杓北斗而不能為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

而游鼓腹而熙熙擊也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也和

五穀不以曲故是非相見曲故曲巧茫茫沈沈是謂大治也尤過也

沈沈沈沈盛貌茫茫茫茫沈沈王莽也於是上位者左右而使

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

萬物蕃殖古者抱盛德上質樸不賞罰不施而天下賓

服德也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言天地萬

大美興而育之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以限

難以算計具也故有餘也若梅矣百梅足以為夫魚相忘於江湖人

百人酸一梅不足為百人酸也言各得其志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

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炙也抱其志德而

累言成熟也揚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多於和氣故萬物雜

讀供養之會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也煩辱也

一者道本得其本故能連理千枝萬葉以少正多也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

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

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陳列然後知聖人

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言能戴天鏡太

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

在衡案克浙本作充

在衡案據浙本作糅

在衡案論浙本作喻

在衡案踐浙本敬避作致成同此不悉著

在衡案絃浙本作弦

在衡案鑑浙本作鑑炭作炭

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論德道者能與日月同明也是故以道

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鉤仁義為餌投之於江浮之於

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披依於跂躍之術跂躍猶亂

道提挈人間之際揮挾挺捫世之風俗捫引挾利也挺

求利便也達吉按挺各本皆作挺說文解字以摸

挺拔也挺長也挺捫雙聲應從藏本作挺為提

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猶得肆其志克其欲

何況懷瓊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

與物相弊弊撥猶雜探弊音跋涉中徙倚無形之域

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素性也

以利害為塵垢塵垢論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輅

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玉輅王

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登千仞之谿

臨煖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煖臨其岸而自眩譬若鍾

山之玉鍾山良煖以鑑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

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

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

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爵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爵自

下歷以上也爵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

鳴條言其迅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夫秉皓白

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元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

為為野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孟門終隆之山不能

禁孟門山名大行之隘也終隆則終南山在扶風皆險

淮南子卷二

五

當是開  
宋故

三頁

地形注關  
記論注關  
石澗見韓非子

在衡案持新本作持誤

隆衝又後漢廢帝諱隆改隆慮縣為臨慮縣唯體道能  
亦是南臨同聲因之又以終南為終隆也  
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  
湍瀨急流旋淵深  
在彭城皆水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  
太行  
險留滯也  
王北上黨關也石澗深谿飛狐在代郡句望在鴈門皆  
隘險也  
之注應即汪字也古汪望同聲凡古字通者皆以聲同  
相通若汪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汪字作汪注字作汪後  
人但識注不識古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  
下  
魏闕王者門外闕所以縣教象之書於象魏也魏闕  
下高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一日心  
內守也  
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  
一原道是故與至  
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  
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  
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能飲人以和適也是故至道無

為一龍一蛇龍能化蛇能解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  
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  
臺簡以游太清  
臺猶持也簡大也  
字握古文作臺書用古文畫形近致訛耳但藏本及各本皆  
作臺字而本畫用古文畫形近致訛耳但藏本及各本皆  
敢擅引楯萬物羣美萌生  
引楯按擢也楯讀若恭之允  
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也  
休其神者神居之  
道出一原通九門  
九門天散六衢散布六設於無垓  
垓之字  
設也垓垓垓垓也垓讀人飲食之  
虛無非有為於物也物以有為於己也  
非有為物者  
有為物已者  
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  
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

臺當作  
字故訓持

包讀為

此非高注漢時不得有辰州之名  
上既云三危在西極下文言山名在辰州於文為不詞矣  
三危西極之山也地形注  
三危西極之山主術注  
三危西極之山名備務注  
在衡案兩謝字浙本作喻

宋於是  
宋得

在衡案蓋浙本作蓋  
在衡案備浙本作備

在衡案鑪浙本作鑪

宋有即又  
字

疑脫也

疑受授當互易

在衡案必浙本作密是  
蓋浙本作蓋

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  
閱總也和氣也道所費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兄弟  
也向讀以口相呼之呼  
言道能化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有苗國在南方彭蠡  
同異物也辰州通為一家道所化夫目視鴻鵠之飛耳  
也山名在辰州疑當作益州  
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  
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  
胡越肝膽諭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罔也罔罔百家  
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  
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為之揚楊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  
相坐之法嚴猛聞故封之為商君也因謂之商鞅猶蓋  
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

莊改亦非  
蓋州不得  
言西極  
水徑三危  
山在彭蠡  
南郡國志  
之涼州也

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  
冶工之鑄器鑄讀如唾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  
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  
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有况比於規形  
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  
之莖葉條幹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  
有三葉同達吉按幹古文櫛字也亦作櫛俗寫櫛字  
為葉又劉德引詩苞有三枿說文解字櫛伐木餘也方  
言枿餘也陳鄭之問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  
日枿是枿櫛亦同字无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  
龍從遼巢彭蠡而為雨周雲必雨雲也龍從聚合也遼  
遼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溼焉與

古寶字  
皆作保

梓是櫛  
五頁

如而也

在衡業涅浙本作涅下同

疑互易

有謫

抄本本作整  
在衡業越浙本作整

疑疑

按又作所

萬物俱溼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

造父不能為伯樂者是固論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

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

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涅磐石也母本也

是何則以論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

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鏤讀

婁數之婁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有猶往也小大優游矣言

也夫秋毫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秋毫微妙故能入于無間

間孔言道無形以毫歸厚猶薄蘆葦也蘆葦之中白葦言其薄柯則若夫無歸於葦故曰反於敦龐矣蘆葦之厚通於無愁而復反於敦

龐歸於葦故曰反於敦龐矣

秋毫之微蘆葦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垠道無形秋毫故曰無垠字也達吉按說文解字垠或從斤作垠而莫

之要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捫萬物揣丸變化道之所能

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言道所化者大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

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蝨蟲適足以齟齬亦

細故也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蝨蟲微夫與蚊虻同乘天

機蚊行虻動諭微受形於一圜飛輕微細者猶足以

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類形象也未有由此觀之無形

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

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曉明也

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

六頁

在衡案錄浙本作疏  
疑有誤

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  
不定日月無所載也行地不定草木無所植也植立所立  
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也形見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  
知知不詐故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荷荷掩萬民  
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  
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  
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  
識茫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  
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  
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犧讀曰

在衡案鈞浙本作鈞  
在衡案采浙本作彩  
在衡案枝莊一本作枝  
慶謹案預枝本刻作枝  
以墨筆圓之以似筆枝  
字于旁  
在衡案藝浙本作藝

而抄案本作於也

疑誤

鏤之鏤之以刮刷雜之以青黃華藻罇鮮龍蛇虎豹曲  
成文章奇巧工鈞刀也刷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  
刻鏤之具也青黃采色之飾詩鵬角之蹶也華藻華文也罇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  
龍蛇虎豹者刻尊夔為蟠龍伏虎之獸故曰曲成文章  
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間  
也方其好醜然而失木性鈞也鈞是故神越者其言華  
相去遠也越散也言不守德蕩者其行偽蕩逸偽至精亡於中而  
也故華而不實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與物夫趨舍行偽者  
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  
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風化  
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  
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

在衡業歷浙本作

微真訓下

在衡業歷浙本作

在衡業歷浙本作

在衡業歷浙一作杖誤

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

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

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圜蜚廉獸名長毛

有翼敦圜似虎而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

小一日僊人名也兩臣雷公役夸父夸父僊人奔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

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

素素性也夫人之事其神而饒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

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事治也饒頌也營慧求索

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

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榕木色青翳而羸瘠蝸眈木榕

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

目疾也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

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

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矯拂也夫牛蹠之涔無尺之鯉

涔潦水也涔讀延祐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小山也所以

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遠吉按太

作牛蹠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又況乎以無裏之者

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邪無裏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此無有夫人之拘於

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

日不免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世

甘瞑于溷濶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溷濶閑放之閑

徙倚猶汗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故虛敖見提

若士者言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是也宇居也



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眡崖之

際一手曰提挈也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濛東方之

因以為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顛顛然

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

渾渾蒼蒼純樸未散芴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渾渾蒼蒼

故曰純樸未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

甘野始化自行故曰雖有羿之知其無所用之是堯時

有窮后羿也非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味味芒芒然

吟德懷和也伏義氏以木德王天下號曰大昊味味純厚

大宣也被施頗烈被讀光被四表之被也而知乃始味味

淋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味味欲明而未也淋淋而覺

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煩多也乃至神

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竅通也領

貫萬物百族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貫位於此萬

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睢盱盱聽是故

治而不能和也和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

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性命施及

周室之衰澆淳散樸施讀難易雜道以偽儉德以行雜

而巧故萌生巧言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

議分徒而訟儒孔子道也墨墨翟術也於是博學以疑聖

華誣以脅衆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設弦歌鼓

在衡案注浙本作証是

在衡案注浙本作臥

在衡案注浙本作歎誤注同

抄宋本協

在衡案注浙本敬避作這後同此

在衛書注一本作波法  
衰差也

捲後作擾

此亦疑當作介  
見陳稱訓  
在衛書注一本作波法

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為以繁登降之禮飾紱

冕之服聚眾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贖其費於是

萬民乃始備觴離跂備讀簫簫無逢際之各欲行其知

偽以求鑿柄於世而錯擇名利錯施也擇取也求索也

名利也故下言曼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

大宗之本陂或作野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

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

虛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

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

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捲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

縮也皆不循其理故愁其思慮乃始招螻振繆物之豪

芒搖消掉稍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

於世搖消掉稍仁義禮樂未之能行也越揚也此我所

羞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

人說樂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

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

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

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胃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

猶飛羽浮芥也芥中也達吉按孰肯分分然以物為

事也分猶意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

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

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煖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

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既也言其濁擾不見人形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易讀河之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形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干道道性無欲夫鑑明者塵垢弗能羶精神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內守也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越散也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爨其堯光而求知之于耳目內堯光也也也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

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故曰聖人之游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十頁髮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髮扇也髮讀鷓鴣食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以用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儻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儻身身不見用雷同之雷達吉按說文解字儻相敗也讀若雷道德經儻儻兮若無所歸本或作乘乘者是

疑監監

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况齊民乎。齊民凡民也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誘惑也辯者不能說也。說釋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濫觀也或作監不能使之知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過濫，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為人。為治也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間上下之間也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驪山今在京兆新豐縣南也。太行，今在河內野王縣北也。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四海四方之海也九江，江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窳。局猶分爲九也

在衡業浙本作目視耳聽最是

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耳視目聽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之名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投節也。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

在衡業浙本作脈

疑天

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極至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道不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蠱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螫讀解釋之。蠶蟲嗜釋憺定也。

聲抄字本作音也

在衡案樹浙本作樹

潦

虛校宋有同前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誤

見原宋生是

在衡案修莊一本作脩誤

宋生是

善字衍

要略格

膚而知不能平猶穿夫憂患之來櫻人心也櫻迫非直

蜂蠆之螫毒而蚤蟲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

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

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

物之來擢拔吾性撻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

得邪稟猶動今夫樹木者灌以澆水澆選吉按孫編修星

春淮南子注有楚人謂水暴溢為澆云云當是此下原

文而各本有澆波暴溢也五字藏本皆無之附錄以俟

故疇以肥壤疇雍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

藥又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

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晷曉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

方員察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而撓

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

業大夫安其職職而處士修其道道先王之道也選

循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

澤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一日象九德故曰九鼎也重

死九鼎重無味字下有注云王者洛出丹書河出綠圖

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陽城人也堯所

卷披衣皆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

日坊坊同見其善卷披衣而行因曰披衣得達樂其所修

道也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

其間自樂其道于天地之間也或作四子之木非能盡

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光逮

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

覽冥注在雍州 宋問

世下抄宋本有者字

在衡案歷浙本作歷誤注同

過抄宋本作過

人置其上也 剖賢人之心 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  
 中而對之笑也 醢鬼侯之女 菹梅伯之骸鬼侯梅伯  
 其有奇異脛也 醢鬼侯之女 菹梅伯之骸鬼侯梅伯  
 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 女至紂以爲不好故  
 醢鬼侯之骸也 一日紂爲無道梅伯數諫  
 故菹其當此之時 嶢山崩 三川涸 涸山蓋在南陽三川  
 日山崩川竭 飛鳥斃翼 走獸擠腳時故飛鳥折翼走獸  
 亡國無不 當此之時 豈獨無聖人哉 然而不能通其道  
 被害也 不 當此之時 豈獨無聖人哉 然而不能通其道  
 者不遇其世 言聖人不能通其道 夫鳥飛千仞之上 獸  
 走叢薄之中 禍猶及之 又况編戶齊民乎 粟木曰叢深  
 之田獵也 由此觀之 體道者不專在己 我亦有繫于世矣  
 夫歷陽之都 一夕反而爲湖 平遙吉按反太勇力聖知與  
 罷怯不肖者同命 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昔有  
 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

此國當沒爲湖 謂嫗視東城門闕有血 便走上北山 勿  
 顧也 自此嫗便往視門闕者 問之嫗對曰 如是其暮  
 門吏故殺雞血 塗門闕 明旦老嫗早往視門 見血便上  
 北山 國沒爲湖 與門吏言其事 適一宿耳 一夕且而爲  
 命無遺脫也 巫山之上 順風縱火 膏夏紫芝 與蕭艾俱  
 灰 巫山在南郡 膏夏大木也 其理密白如膏 故曰 故河  
 膏夏紫芝 皆諭賢智也 蕭艾賤草 皆諭不肖 故河  
 魚不得明目 穉稼不得育時 其所生者 然也 不得明目  
 穉稼爲霜所凋 故不得待其 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  
 自熟時 故曰 其所生者 然也 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  
 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 身蹈于濁世之中 而責道之不  
 行也 是猶兩絆騏驎 而求其致千里也 兩者置獲檻中  
 則與豚同 非不巧捷也 無所肆其能也 肆舜之耕陶也  
 不能利其里 所居南面王 則德施乎四海 四海 仁非能  
 益也 處便而勢利也 古之聖人 其和愉寧靜 性也 其志

在衡案經浙本作也

在衡案經浙本作也

在衡案經浙本朝全言如此  
判浙本作利

得道行命也。命天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

能明。得其本清靜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絃而射。

鳥號，柘桑也。谿子為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蠻夷也。以

柘桑為弩，因曰谿子之弩也。一曰谿子陽，鄭國善為弩。

匠因以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船小船也。蜀艇一版

雖越人，所便習若無。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

雖欲翾翾，其勢焉得。矰弋射身短矢也。機發也。翾翾鳥

翔。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

言慕遠世也。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

以成其道。采，易得之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

賢人，各得其行。

列故曰慕遠也。

淮南子卷二終

光緒九年癸未六月初七日校數鳴珂記

戊子八月廿九日吉也照錄

十三頁

末葉四

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淮南子卷三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遠吉校刊

天文訓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字皆謂以譴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題篇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太昭馮翼翼洞瀾無形之貌洞瀾讀

挺桐之桐瀾讀以道始于虛廓虛廓生宇宙宇宙生氣鐵頭研地之獨也

氣有涯垠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也將成天地之貌也涯垠重安之貌也薄靡者若塵重濁

作宇宙生元氣清陽者薄靡而為天薄靡者若塵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轉一作易重濁之凝竭難故

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襲合也陰陽之

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

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





在衡案漸本作無

疑作日

疑作金

全內景見精神

注

自天道曰圓以下皆

見天戴禮曰自天圓

篇長

在衡案漸本作流誤

抄本本作疏

抄本本作物醜少之醜也

在衡案漸本作摩

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名

神農之間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絕。

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傾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

其高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

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

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

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

陰陽相薄感而為雷。薄迫也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

勝則散而為雨露。散霧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

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

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冬毛日至而麋

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

減。月死而羸蜺。熊宗本也減少也。熊肉不滿言應。火上

尋。尋讀葛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

標相應。標讀切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

津而為水。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

大蛤也熟磨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

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又引高誘注同此知高許二家注本原別矣。虎嘯而谷

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至龍水也木生于土故

故龍舉而景雲屬會也按虎土物也。太平御覽作陽獸也。麒麟鬪而日月食。吉

按太平御覽此下有許春注云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

在衡案漸本作摩

三

謀暴疑少一字

在衡案于折本作于是

疑字

在衡案壁浙本作壁是  
在衡案參浙本作參

豕韋

絲而商弦絕蠶老絲成自中微外視之如金精珥表裏  
而急故賁星墜而勃海決賁星客星也又作字星人主  
先絕也之情上通于天適吉按太平御覽引故誅暴則多飄風  
暴虐也飄枉法令則多蟲螟穀食心曰螟殺不辜則國赤  
風迅也地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于時之令不收四時者天之  
旱也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  
天之忌也期會也雄為虹雌為蜺天有九野九千九百  
也虹者雜色也忌禁也八風二十八宿五野九天之野也一野五星  
八風二十八宿五野九天之野也一野五星五角六府五角  
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五官六府五官  
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府加以穀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皆星名何

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韓鄭之東方曰蒼天  
斗吳之分野牽牛一名星細越之分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尾箕一名析  
野陽氣始作萬物萌芽故曰變天北方曰元天其星  
須女虛危營室虛危一名元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  
奎婁幽陰也西方季秋將即於陰故曰幽天營室東壁  
西方曰顯天顯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顯天或作顯  
其星胃昂畢昂畢一名大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雋參  
東井觜雋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朱南方曰炎天其星  
輿鬼柳七星柳七星周之分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  
軫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  
太皞太皞伏犧氏有天下號也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

觀此知也處朱為今本  
改為朱雀者誤

在衡案上浙本作土是

在衡案偏浙本作偏是

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龍順也甲乙皆木也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炎帝少典之子也其神為熒惑熒惑皆木也

其佐朱明舊說云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熒惑皆木也

其獸朱鳥朱鳥朱雀也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中

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少典之子也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也

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也

音宮其日戊巳宮上戊巳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黃帝之子青陽

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

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也北方水也

其帝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其佐元冥

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元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羽水也壬癸皆水也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仲謂

之四面也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

陰在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

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

而周周偏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

道之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辨變

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謹告人君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

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

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

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鎮星一偏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

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

△

△

在衡案備浙本作備

大見  
原道

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

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

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

二月春分効奎婁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輿鬼

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見効出以

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

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穀不熟為飢

飢依高義應作饑本或作饑飢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

十五日條風至艮卦之風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

至震卦之風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

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之風景風至四十五

日涼風至坤卦之風涼風至四十五日闔闔風至兌卦

也為闔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乾卦之風不周風

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條風至則出輕繫去

稽留立春故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故

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故景

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涼

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闔闔風

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國君懽愴故不周風

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上其始故治宮廣莫風

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罰何謂五

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

雅有子卷三

五

見本

在衡案為浙本作守

宋鳥

此家疑有誤

抄本本與也字

抄本本均作號

為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

申卯酉辰戌己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微星名也

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

魚之圃也咸池星名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者

所以為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微者主朱雀主猶也紫宮

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極南

之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

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

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

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

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

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

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

午卯酉為二繩繩直也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鉤東北

為報德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

西南為背陽之維陰復陽故曰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

常羊不進不退之貌常羊之維達吉按常羊即相羊亦即倘羊漢書吳王

溟傳又作方洋司馬相如上林賦西北為通之維通之維

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德始日夏至

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刑始陰氣

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

在衡案據浙本作認  
在衡案修浙本作暗下同

疑誤

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  
 天故不可以夷踰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  
 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  
 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水  
 水王也故陰勝也說管室正中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  
 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  
 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  
 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  
 之精也精五色蟬始鳴半夏生藥草蟲蠃不食駒犢鷺鳥不搏  
 黃口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肌血脆弱八尺之景修  
 徑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

此行字  
同上

水陽氣勝則為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  
 門巷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  
 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  
 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  
 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  
 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自東北至東  
 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者二千九百  
 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在兩維而  
 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  
 至音比黃鐘黃鐘十一月也鍾者聚也加十五日指癸  
 則小寒音比應鐘應鐘十月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加十

五頁

能育仁卷三

七

抄本七無加字

雷疑衍

風至疑衍

在衡案簇浙本作簇誤  
又案簇誤也第二簇字浙本作簇是  
在衡案太浙本作大是注同

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明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

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

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也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

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陽衰陰發加十五日

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林鐘六月也林眾鐘聚也陽

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

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

風至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加十

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

日而立夏大風濟濟音比夾鐘夾鐘二月也夾夾也萬

鐘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太簇正月也簇

萬物簇地而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太呂太呂十月

生故曰太簇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故加十五日指午則

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

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

在衡案歷浙本作歷誤

則加十五日指躔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為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杓也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

此行之字

夫文訓下

在衡案歷浙本作僭

在衡案祖浙本作僭

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日淮南王長徙嚴道道死于離其四子皆為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繪好童童一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為利其土耶皆名四侯而王之二陰一陽成是則淮南王安即位之元年以紀時也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陰粗穰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一說上得二下得三合為五故曰合氣而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為音音數五也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為日律自倍而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六或作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為月而以十二月為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

淮南子卷三

九

七頁



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歲遷六日終而復始。

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

青。木色青也。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

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

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

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

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

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

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伐木也。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

立封侯出貨財。勞故封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

鰥寡行糴鬻施恩澤。養故施恩澤也。庚子受制則繕牆

宋刑是時則孟冬可證

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割故誅不

如法也。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斷刑罰殺當

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也。甲子氣燥濁丙子氣

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

子蟄蟲早出。木氣溫故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天卵

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

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夷或電。壬子干丙子雹甲

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

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不成為介蟲也一達吉按為讀如譌書平秩南

譌譌化也亦古字。丙子干戊子大旱菘封燠。菘蔣草也生水上相

連特。大如薄者也名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為。不成為魚甲

在衡紫於浙本作茲注同

在衡案欽浙本作殺後同此

此實疑有誤  
地形注湯不謬  
廣所案此湯字之謬  
小司馬李崇賢引  
可證  
主術訓東至湯谷  
注云日所出也  
說林訓日出湯谷  
宋本皆不謬

子干庚子草木再成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今八月九

榮生實是也月時李柰復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

乃不藏地氣也丙子干壬子星墜墜戊子干壬子蟄蟲冬

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

將其雨豐隆也至秋三月季秋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

蟄伏靜居閉戶殺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

行十二時之氣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

其寒藏而閉之所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

木女夷主春夏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

歲雄鳩布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

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為德月為刑月歸

而萬物成日至于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

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

與猶說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

曰至達吉按太平御覽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

有注云扶桑東方之野朏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

明朏將明也朏至于曲阿有注云曲阿山名是謂

旦明若朏至于曾泉是謂蚤食會重也早食時在東方多

水之地故日會泉至于桑野遷吉按太平御覽是謂晏食至于衡

陽遷吉按太平御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遷吉按太平御

是謂正中昆吾至于鳥次是謂小還鳥次西南之山

一達吉按太平御覽至于悲谷是謂舖時悲谷西南方

作靡于鳥次還作遷悲谷西南方至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北陰地

宋注謂是  
正文虞非  
在衡案確浙本作確是

在衡案昏浙本作昏  
全書如此  
段不悉著

場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誤  
見本篇

宋子晨是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誤

御覽作迴于女至于淵虞是謂高春淵地名高春時

紀還亦作迴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迴于連石是謂下春

春故曰下春連讀腐爛之爛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

息其馬是謂縣車爰止義和爰息之螭是謂縣車

虞淵選吉按太平御覽作薄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

北方之山名也盧敖所見若士之所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淪于蒙谷蒙谷即尚書昧谷蒙昧聲相通

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曙明浦涯一選吉按太平御覽此二句引作日

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地曙于蒙谷之浦有注云崦嵫落嘗山口細柳西方之野蒙谷蒙汜之水又有日西

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九字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

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十禹以為朝晝昏夜夏

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處冬日至則陽乘陰是

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

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帝張四維選吉按太

平御覽有注運之以斗運旋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

指寅十二月指丑選吉按太平御覽一歲而匝終而復九頁

始指寅則萬物蟪蛄動生貌一達吉按本皆作萬物蟪蛄藏本同惟太平御覽作蟪蛄

也依義御覽律受太簇太簇者簇而未出也選吉按太

是今從之漆而未出也下有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鐘夾鐘者

種始莢也選吉按太平御覽下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

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選吉按太平御覽下指巳

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選吉按太

有注云仲呂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

四月律也律有子孫三

律有子孫三

讀書雜誌更定此  
三句在前似未是

也。有注云按太平御覽五月律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有注云按太平御覽六月律昧作昧指申申者呻之也。

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有注云按太平御覽七月律德以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

大也。有注云按太平御覽八月律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有注云按太平御覽九月律指亥亥者闕

也。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有注云按太平御覽十月律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有注云按太平御覽十一月律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

也。有注云按太平御覽十二月律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道。曰

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

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官音調。和調也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

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

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鐘為宮。太簇

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

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

在衡案與鑿字浙本均作族

注有謫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誤

此字

故音以八生黃鐘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  
 數八十一至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至六  
 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至正月下生南呂南呂  
 之數四十八至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至三  
 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至十月上生蕤賓蕤賓  
 之數五十七至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至十  
 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至七月上生夾鐘夾  
 鐘之數六十八至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至  
 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至四月極不生徵生宮  
 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于正  
 音故為和應鐘十明也與正音比故應鐘生蕤賓不比

十頁

正音故為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  
 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  
 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  
 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為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  
 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  
 皆古者幅比音以八相生故八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  
 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  
 丈而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為制秋分蕤定蕤  
 定而禾熟蕤禾穗粟字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蕤  
 按說文解字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古文作秒也丁達吉  
 秒此借白花蕤之蕤當之亦通用律之數十二故十  
 二蕤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

律有子三

十四

在衡業歷浙本作曆

宋太陰提行

日之數十十從甲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  
 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  
 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  
 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為  
 一斛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斛為一鈞  
 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為一石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  
 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  
 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  
 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鐘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太  
 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  
 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

疑衡

在衡業除浙本作徐

在衡業太浙本作大

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  
 寗而處鵲巢鄉而為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  
 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  
 巳為平壬生午為定未為執壬陷申為破壬衡酉為危  
 壬杓戌為成壬少德亥為收壬大德子為開壬太歲丑  
 為閉壬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  
 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與鬼為對太陰  
 在卯歲名曰單闕單讀明楊之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  
 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為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  
 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為對太  
 陰在巳歲名曰太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

東方角亢為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為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雋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為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與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為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作讀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為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閭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為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為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困讀羣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為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

宋自是  
宋日是

疑脫答龍在前三

在衡案鈞新本作鈞下同

疑後

上文太陰在寅元武在戌也若前字不誤則上文戌字可疑

在衡案於浙本作于

月與之，晨出東方，觜雋參為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為刑，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鈞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鈞陳而天地襲矣，襲也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癸，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

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

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鈞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

欲知天道以日為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為十二

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

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月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

營室字之誤也胃此言星正月建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

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

十二月建虛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

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

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

一畢十六觜嚮二參九東井三十吉按三十三藏

星部提行

在衡案浙本作涼

注偏當作編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是注同  
又案備浙本作備

本作三十四四字輿鬼四柳十五星也張翼各十八軫

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

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

畢魏觜嚮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

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

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温涼木德

也柔涼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也太陰治秋

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割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陰

閉固水澤冰凍故剛彊也道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

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道吉按太平御覽

歲一康康盛也遇吉按太平御覽康作荒下有甲齊

三頁  
行少字

高注非是  
星謂歲星



脫一字

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  
 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  
 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巳四季土也  
 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  
 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  
 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  
 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  
 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  
 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  
 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

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  
 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  
 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通吉按  
皆作趙惟癸亥胡也戊戌巳亥韓也巳酉巳卯魏也戊  
藏本作代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  
 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  
 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  
 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  
 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蚊行喙息莫貴  
 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  
 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

十二即可證說文  
又見後要略

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其三百六十節  
 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  
 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  
 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本篇木生于亥壯  
 于卯死于未  
 生一壯五終九如此  
 壬癸乙各本皆無  
 似脫  
 上文指土指癸指  
 乙可證  
 在衛案卯下木下兩木字  
 莊一本均作水誤

在衡案也浙本作成是

提行

在衡案律莊一本作除

同

字

在衡案律莊一本作強注同

同

同

在衡案修浙本作階誤

同

同 當脫

在衡案律莊一本作昌是

同

在衡案律莊一本作釐

同

字有

同

攝提格之歲格起言萬物歲早水晚早稻疾蠶不登登也

也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日闕蓬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闕

蓬單闕之歲單盡闕止也陽氣推萬歲和稻菽麥蠶昌

民食五升卯在乙日旃蒙在乙言萬物過蒙甲執徐之

歲執整徐舒也伏蟄之歲早早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

食三升辰在丙日柔兆在丙言萬物皆生枝大荒落之

歲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

民食二升巳在丁日強圉在丁言萬物剛敦牂之歲敦盛牂壯也言

萬物皆盛壯也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為民食

二升午在戊日著雩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協洽之歲

協和洽合也言陰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為民食

三升未在巳日屠維在巳言萬物各成其性涿灘之歲

涿大灘修也言萬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

物皆修其精氣也歲和在庚言陰氣上升萬作鄂零

申在庚日上章物畢生故曰上章也作鄂之歲落也萬

物皆落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五升

酉在辛日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熟掩茂之歲掩蔽茂

萬物皆蔽胃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為菽昌民食七升戊

在壬日杳默在壬言歲終包在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

終于亥大小深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為禾蟲民

食三升困敦之歲困混敦純也言陽氣歲大霧起大水

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日昭陽在癸言陽氣始

日昭赤奮若之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歲有小

在衡案却浙本作邵全書如此  
後不悉書

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為麥昌民食一升正朝夕先  
 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  
 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  
 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  
 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  
 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  
 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為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  
 分十餘日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  
 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為法除  
 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  
 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

在衡案并浙本作并

疑有衍

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八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  
 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  
 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  
 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  
 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  
 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  
 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  
 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  
 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  
 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  
 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

表一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  
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  
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  
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三

咸豐六年八月三十日元和堂官慶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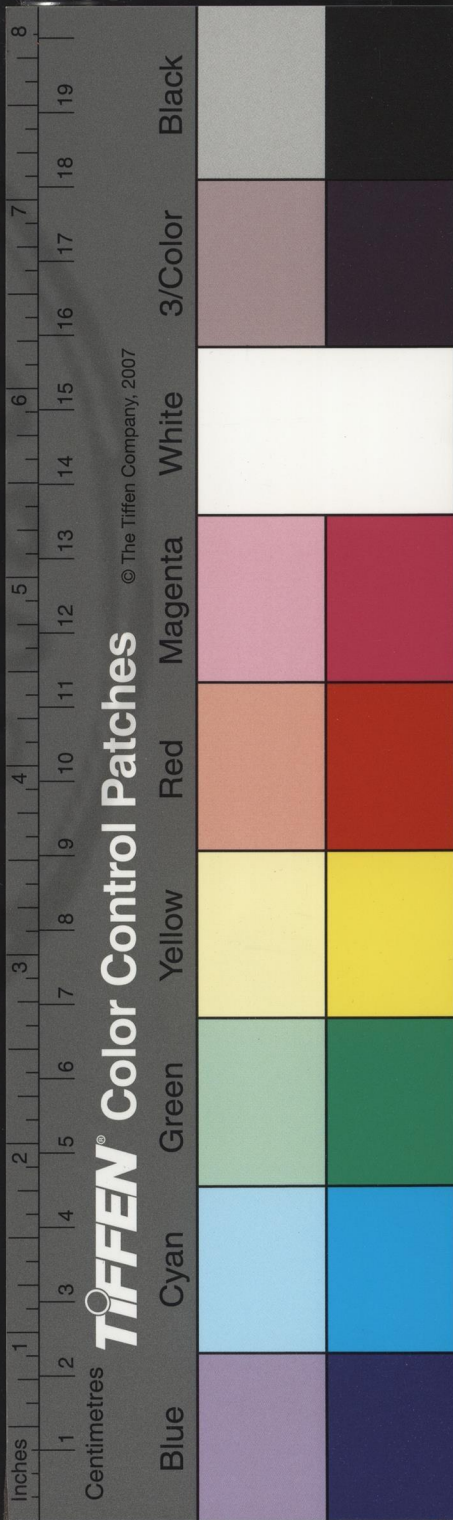
中頁三月廿四日

光緒九年癸未夏六月三日揮汗校錄嘉興張鳴珂記

淮南子卷三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子箋釋

卷四之七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宋無後同  
莊補是

淮南子卷四

武進莊達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隆**形訓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  
**隆**形形兆所化育也故曰地形因以題篇  
**隆**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有外故謂之內也

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正

也以太歲所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之極也土有九山

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

南神州曰農土東南辰為農祥后稷之正南次州曰沃

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

大故曰稽盛張故曰沃土也正西弁州曰并土并猶成也八月建酉百正中

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滂





在衡素大浙本作泰是

在衡素大浙本作泰是

州曰成土未聞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氣所隱正東

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申何謂九山會稽泰

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

也首山在蒲坂王屋山在今河東孟門在太

華陰山在今華陰岐山在今扶風美陽縣在北周家所出

名也太行在今華陰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羊腸山

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華伊闕在其南羊腸

陽坂是孟門何謂九塞曰汾滏陘荆阮方城穀阪井

陘令疵句注居庸太汾在晉滏阮今安農滏池是也荆

欽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是也冷疵在遼西通

注在鴈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上谷冷陽之東通軍

是也何謂九藪藪澤曰越之具區具區在吳楚之雲夢

郡華容也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區

晉之大陸大陸魏獻子所游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

原圃猶秦之具圃也吾子宋之孟諸孟諸在今梁園雖

取其麋鹿以關蔽邑是也趙之鉅鹿今鉅鹿廣阿澤是也

齊之海隅海隅猶崖蓋趙之鉅鹿今鉅鹿廣阿澤是也

廣阿古字燕之昭余昭余今太原郡何謂八風東北曰

炎風曰融風也東方曰條風一震氣所生也東南曰景

風一巽氣所生也南方曰巨風一離氣所生也西南曰涼風

坤氣所生也西方曰颺風兌氣所生也西北曰麗風一乾氣所生也

北方曰寒風一坎氣所生也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

黑水江水淮水遼水出崑崙東北水出其東南水

西南入海黑水在離州江水出岷山在閩四海之內東

蜀西徼淮水出桐栢山南陽平氏也閩四海之內東

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緯言經短緯長也水

△在衡業新浙本作東

△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誤

注當有誤

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陸徑也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內等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息土不耗滅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名山大掘崑崙虛以下地掘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中崑崙虛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像此上有木禾其修五尋上崑崙虛上也五尋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玃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

曰宋作田是

△

在衡業勃浙本作勃注同  
抄宋本作激

△

外

南絳赤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也木禾之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也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也橫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一說室旋機闕可轉旋故曰旋室也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閼闔之中閼闔崑崙虛門名也縣圃也樊讀如飯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原本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勃海大海也河水自崑崙出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道河積石入猶出也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也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沙猶過也流沙流行也洋水出其

淮南子卷四

三

在衡業于莊一本作千誤  
又案氏浙本作氏

提行

在衡業月浙本作日是

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氏道東至武

翳吉按洋或作養養應作漢亦作漾即凡四水者帝之

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邱或上倍之假令高

萬里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

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

謂太帝之居太帝扶木在陽州日之所在湯谷之南

謂猶照也陽州東方也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

地之中也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

木在建木西暹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未有十日其華照

下地未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光九

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亦九州之外乃有八殞亦方

千里殞猶遠也殞自東地方曰大澤曰無通大澤無通

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東南方

曰具區曰元澤元讀常山人謂伯為之也一達吉

是此讀元為穴之證古聲兀穴相同也南方曰大夢

曰浩澤浩亦大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蓋近丹水因

也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

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凡八殞八澤之雲是雨九州

八殞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亦方千里自

東北方曰和嶽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嶽

鸞所自舞八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

在衛中浙本作中是  
思元賦李注引作偏

野行下  
野會稽  
脫今

女有注云民少男多南方曰都廣曰反戶也山在此  
 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鄉日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  
 焦僥短人為北鄉戶故反其尺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  
 太平御覽注作焦僥人長三尺衣冠帶劍西方曰金路  
 曰沃野猶西方金位也因故曰沃野西北方曰積水曰委孫  
 所流沙所出也在面中央沙所蓋北方曰積水曰委孫  
 寒冰所積因以爲名委羽山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  
 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羽山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  
 合八正必以風雨以風雨八紘之正也八紘之外乃有八  
 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  
 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出蒼門東  
 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  
 陽門是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陽積溫西南  
 其類也

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中金氣之西方曰  
 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方八月建酉萬物成濟將可  
 物而閉之故曰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闔  
 閭闔之門也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闔  
 聚也元冥將始用事順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  
 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  
 故曰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  
 八殞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中土東方之美者  
 有醫母間之珣玕琪焉醫母間山名在遼東東南方之  
 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出好竹  
 箭是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郡出好竹  
 也皆物之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含玉之美也  
 珍也華山今茲農華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出夜光  
 陰山是也

色之玉也今河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  
 東永安縣也  
 球琳琅玕也  
 皆美玉也  
 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  
 筋角可以為弓弩  
 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  
 斥山之文皮為虎豹之皮也  
 傳曰無終子使孟中央之  
 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也  
 請和諸戎是也  
 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  
 岱嶽五穀桑麻魚鹽出焉  
 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  
 鹽所養人者出猶生也  
 為積德川為積刑  
 制斷故為積刑也  
 論語曰仁者樂山  
 知者樂水  
 是也  
 高者為生下者為死  
 高者陽主生卑者陰主死  
 卑陵為牡谿  
 谷為北  
 谿谷高下陰也  
 故為北水  
 圓折者有珠方折者  
 有玉  
 陰也  
 玉陽中之珠  
 陰中之陽方折者  
 淵有玉英  
 清游淵也  
 黃金出焉  
 龍淵龍所土地各以其

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  
 氣多癰木氣多偃  
 皆生此上至山氣多男  
 岸下氣多腫  
 按太平御覽腫作腫有注  
 云岸上下溼腫足曰腫  
 石氣多力  
 象石堅也  
 險阻氣多癩  
 上下險阻氣衝喉  
 暑氣多天  
 天折不寒氣多壽  
 谷氣多痺  
 痺氣多狂  
 衍氣多仁  
 平御覽衍作廣注云下而平者  
 為廣陵氣多貪  
 輕土多利  
 重土多遲  
 利疾  
 清水音小濁  
 水音大  
 音聲  
 湍水人輕  
 遲水人重  
 湍急流  
 中土多聖人  
 皆象其氣皆應其類  
 故南方有不死之草  
 北方有不釋  
 之冰  
 南方温故草有不死者  
 北東方有君子之國  
 仁故有君子之國  
 其人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  
 遇吉按說文解字曰東夷從大人也  
 夷俗仁者壽  
 有君子不死之解  
 國即與此解同  
 西方有殽殘之尸  
 寢居直夢人死為鬼

在衡案形浙本作天是

在衡案許慎慎字浙本作皆

在衡案蘇浙本作蠶後同此

西方金金斷制攻戰之事有殘之尸也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其夢故曰直寐不終其命死而為鬼能為禍口操干戚以舞飛神斷其手後是以兩乳為目腹臍為口操干戚以舞飛神斷其手後天帝斷其首也山海經之形也古聲居直夢一達吉磁石上按一說即山海經之形也

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龍即此注而小異蛤蟹珠龜與月盛衰猶

是故堅士人剛弱士人肥瘠士人大沙士人細

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

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

食草者善走而愚

食肉者勇敢而悍

食氣者

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天意林引此云食

水者善浮而耐寒魚屬也食土者無心而惠蚯蚓是也

食木者多力而愚麋鹿是也食桑者有絲而蛾蠶屬也

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魚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天人是也與本文不同蓋所見之本異又并注語相亂故耳浮即游耐古能字惠與慧字通用食木者多力而愚并兩語為一其誤甚矣總所案引諸子書多以意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刪改無所依據不足取信者也

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要之屬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

於天地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

十從甲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

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

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

在衡業兩處字浙本均作燕

詮言訓浮游

說林訓文

援抄宋本作援

在衡業則浙本作者  
在衡業卓浙本作早

宋大當作水厥  
提行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  
脛浙本作脛  
脛

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  
主彘後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吉

按大戴禮記作禽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

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

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

水鳥飛於雲故立冬鷦雀入海化為蛤禮記蛤作蚶萬

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

不食王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王十日而死蜉蝣不

飲不食王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龜鼈之屬齧吞者

八竅而卵生鳥魚之屬嚙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

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膏豕也熊猿之屬有

角者指而無後指牛羊麋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一達

脂無角者膏是也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正作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

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

玉黑水宜砥砥則石也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

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

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

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大之人慧而宜五穀東方

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

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

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

修形兌上大口決臑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

疑衍否則有脫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在衡案浙本作冰是  
同

在衡案漸浙本作頤  
同

同

壯而天其地宜稻多兜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未僂修頸印行竅通於鼻未猶脊也皮革屬焉白

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尾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

邇吉按何休注公羊傳劉熙釋名並有急氣籠口讀字之說蓋當時有其法即開魏音反語周沈切韻之漸矣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

伏也其人翁形翁讀脅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

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憊愚憊讀人謂憊然無知之憊也籠口言乃得禽獸而

壽其地宜菽菽豆多犬馬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言燕代出馬也中央四

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頰惡

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

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

木故禾春生秋死禾者木春木王而秋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豆火

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死薺冬生中夏

死薺水也水王而死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

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

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官其

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

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

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

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官生徵

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變猶化也是故以

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



△提行 論衡談天為主治

水蓋之記物極天

四海之外竟四之  
表于五國之地又  
淮南王劉安作道  
術之言論天下之  
事地形之廣道  
異類之物外國  
之怪列三五國  
之異  
無形篇海外三千  
五國有毛民羽民  
王有

宋有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注同

在衡案墟浙本墟是

湯可證前

相治所以成器用相土本也故曰五行凡海外三十六國

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修長也股脚

獨西方之國自復有之耶一曰肅敬也慎異也白民

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其兒無有須皆如女子也白民

其狀皆如丈夫衣黃衣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股民

言其人一臂一手一鼻孔也三身自西南至東南方結

民蓋一頭有三身皆西方之國也

胥民反舌民三苗國名也在豫章之彭蠡交股民脚相

反舌民謂不可知而自相曉一說舌本在豕喙民鑿齒

民三頭民修臂民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吐一齒出

長於身皆南方之國也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

君子國東南墟土故大人也黑齒民元股民其人黑齒

在湯谷上元股民其股黑毛民勞民其人體半生毛若

兩鳥夾之見山海經也毛民勞民其人體半生毛若

皆東方國也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

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讀為九嬰北方之國也

吉按古句九同聲故齊桓公九合即糾合此讀句為九

之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皆北方一目民無繼民

在面中央無繼民其人蓋無嗣也北方之國雒棠武人

也一達吉按無繼即無臂臂與繼通用字雒棠武人

在西北陬之山名也磽魚在其南聖者乘行九野在無

讀如蚌也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儵夜在其西南方連

夜行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

崑崙在其東南方在無繼民爰有遺玉邇吉按遺玉說青

在衡業新本作疏後同此

鳴珂素若字顧校用墨筆圈去而未改  
在衡業若浙本作褶之浙本作海

賜誤同天文訓

在衡業石浙本作名是

在衡業里浙本作理誤

可

疑脫在

有脫字

宋淚非未詳  
沃民見上  
脩務訓西教沃民也注沃民西方之國也

曰和崑在其東北陬四方而高曰崑鸞所自歌鳳所自舞故曰和崑在無繼民東北陬也

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上耽讀若衣之

手攝或作攝以兩夸父棄其策是為鄧林夸父神獸也飲

西海未至道渴死見山海經策杖也其昆吾崑在南方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軒轅卑在西方帝有天子為夏伯也詩云昆吾夏桀也

號也巫咸在其北方巫咸知天立登保之山暘谷搏桑

在東方暘谷日之所出也搏桑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

簡翟少女建疵有娥國名也不周山石也娥讀如嵩高

之妃也天使元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西王母在

為元王殷之祖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也

流沙之瀕在地里志曰西王母塞外樂民拏閭在崑崙弱

水之洲水居曰洲三危在樂民西三危西極宵明燭光在

河洲所照方千里光所照者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

在崑崙龍門在河中元燿不周一曰山名申池在海隅

海隅孟諸在沛孟諸宋澤也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

冀州冀為天下之號也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

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蔽至也委羽北方山

陰蓋長千里視為晝瞑后稷壠在建木西建木西建木在都廣

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其澤壠壠也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南方人死復

建木間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

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

濟陰城陽城北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

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徼外絕

宋壠字

八頁

此當云桐柏山說在上謂  
上文淮水之注也黨字固  
下注而行  
水徑桐柏山在南陽平  
氏縣東南與上注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也未見所  
出何水  
在衡素子莊一本作于誤  
又案兩里字浙本作理是

東海河出積石，睢出荆山，千里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  
中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荆山，在馬懷德縣  
之南，下有荆漂原，離州浸也。一達吉按，睢出荆山，睢字  
誤，當為洛古字，作雒，故誤為雒也。孫編修謂梁古疆原  
古字，荆漂相通，漂則字之誤也。孫編修謂梁古疆原  
漆形與漂近，後人多見，淮出桐栢山，睢出羽山，桐栢山  
漂少見，漆因之而亂耳。淮出桐栢山，睢出羽山，桐栢山  
清漳出，揭戾濁漳出發包。樹戾山在上黨治，發包山一  
漳合流，經魏郡人清河也。一逕吉按，錢別駕云，鹿苦地  
志作鹿谷，苦字誤，應作谷。清漳說文解字，以為出沽山  
大要，谷地志以爲出大龍谷。要龍亦形，近亂也。山海  
經云，謁戾之山，沁水出焉。水經同蓋沁漳下流，互受故  
以沁水所出之山，沁水出焉。水經同蓋沁漳下流，互受故  
字鳩或爲匆匆與包形近，亦聲同。耳發包水經作發鳩古  
楊謂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王屋山在河東垣縣  
亦同。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王屋山在河東垣縣  
臺台術皆山名。洛出獵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  
處則未聞也。洛出獵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  
是也。汶出弗其流，合於濟。邈吉按，弗其地在北海朱虛縣東，水

此行少字

在衡素陸也浙本作陵山是

弗不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  
通離州入江，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徒臨渭出鳥鼠  
至離州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渭出鳥鼠  
涇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渭出鳥鼠  
同穴，伊出上魏，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  
名處則未聞。逕吉按，渭水諸書雒出熊耳，熊耳山在  
皆作雍州，浸唯此書與周書作川。雒出熊耳，熊耳山在  
西北，浚出華窵，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  
也。西南至汾陽，冀州浸一逕吉按，山海經水經，在出瀆熊  
皆云汾出管涔山，古字燕管京涔聲近，通也。在出瀆熊  
淄出目飴，山名。丹水出高褚，上雜丹水，名豕嶺山，在京兆  
河股出，嶠山，錡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鮮于茅盧石梁  
也。吉按，郭璞山海經注，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高  
引此作薄，出鮮于。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高  
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其  
縣北，或曰在臨慮西也。一逕吉按，河內共縣諸本及藏本  
皆當作印，或曰在臨慮西也。一逕吉按，河內共縣諸本及藏本  
縣當作印，或曰在臨慮西也。一逕吉按，河內共縣諸本及藏本

臨慮亦作  
或云林  
李氏家  
公羊作臨

隄有子登四

三

提行

在衡案異浙本作異

在衡案異浙本作異注同

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遼出砥石釜出景砥石山名  
 所出東入汾封羊山名也  
 漳其原浪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岐  
 出石橋呼池出魯平魯平山名呼池并州之浸也今中  
 修云魯平疑當作魯乎此山亦名武夫古聲武魯夫乎  
 相近又攷山海經名之為泰戲戲聲亦與乎夫近皆通  
 用泥塗淵出橐山橐山讀人姓維濕北流出於燕流於北  
 外也一遺吉按錢別駕云維濕濕字當作溼溼水出右  
 北平浚縣東南至無終入庚庚水至雍奴入海出地  
 里志即經流燕京之水也若濕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  
 出平原高唐與此不涉非是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  
 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良為條風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  
 震卦之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明庶風  
 所生也其工天神也人面諸比涼風之所生也其工  
 景風之所生也其工天神也人面諸比涼風之所生也  
 諸比天神也蛇身離為景風也阜稽閭闔風之所生也兌為閭闔風  
 坤為涼風也

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強天神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  
 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窮奇突生海人突人之海人生  
 若菌菌讀羣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突遷吉按此  
 容恐非是故從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  
 各本仍作窳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  
 有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  
 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  
 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介鱗蟲之先蛟蛟  
 龍生鯢鯢鯢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  
 介潭生先龍介國也魚之先先龍生元龜元龜生靈龜  
 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溼生容煖一讀曠當  
 也煖溼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溼元溼元生羽風羽風生

在衡案魚浙本作龜是

△△

提行  
在衡案草浙本作辜

△

提行

△

抄宋本無下黃龍  
二字

△

在衡案註一本雲字入正文

△

宗壯是

煨介煨介生鱗薄鱗薄生煨介五類雜種與乎外而蕃象而蕃多也曰馮生陽闕日馮木陽闕生喬如

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程若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皇

辜皇辜生庶草凡根拔草者生於庶草海間生屈龍浮草之先也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隈有游龍言屈字之誤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華容華

生蓁蓁流也無蓁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芟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御作仰下同下有

注云正土中土也其埃天五百歲生缺覺作缺注云硤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

五百歲生黃頤黃頤五百歲生黃金黃金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

一化頤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平御覽下

有注云黃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偏土之

氣御乎清天有注云偏土方土也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邇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青曾青石也東青曾八百

歲生青頤青頤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青龍

木色青其數八故青龍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

于青海東方壯土之氣御于赤天此下有注云壯土南方之赤天七百歲生赤丹邇吉按太平御覽注云赤丹砂也南方數七故七百歲而赤丹七百歲生赤頤赤頤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其赤金

此行少字

十頁

此行少字

七故七百歲而一化。一選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注云丹砂不化為白而可以為金故曰赤頰也當有誤字而無

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選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弱土西

也。白天九百歲生、白礬、白礬九百歲生、白頰、白頰九百歲生、白金白礬礬石也白頰水銀也西方金白金千

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

西方之海、北土之氣御于元天選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北土北方土也元天、六百歲生、元砥元砥黑石也元砥、六百歲生、元頰、元頰六百

歲生、元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也元金、千歲生、元龍、元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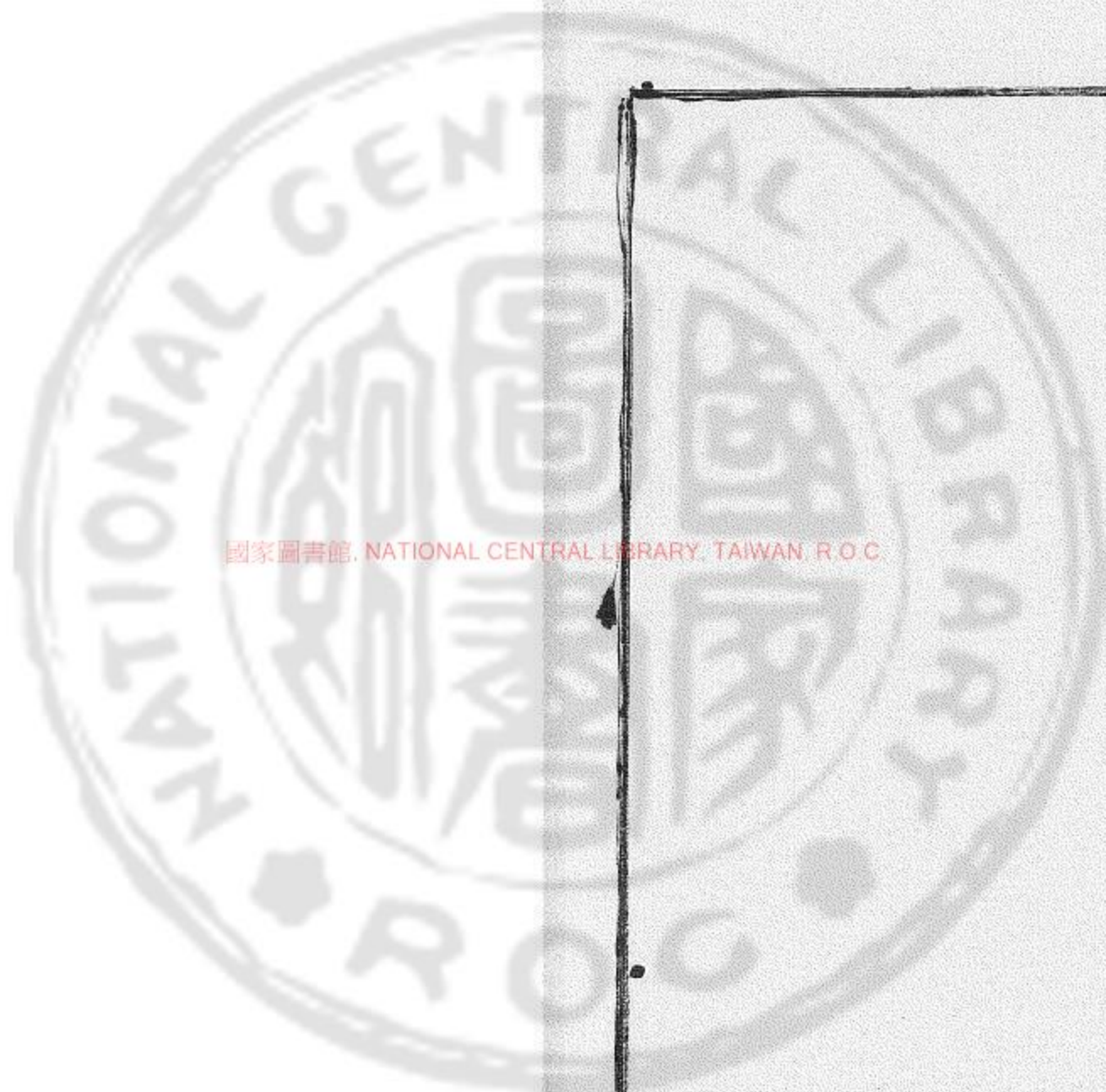
入藏生、元泉、元泉之埃上為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元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

之、水流下也、其通流之水皆入于海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四

戊午九月二日吉也臨

光緒九年癸未夏六月既望雨後新涼張鳴珂斟數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子卷五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承郡高誘注



時則訓

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故曰時則因以題篇也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

招搖斗建

昏參中且尾中

參西方白虎之宿也是月

宿也

是月將旦時中於南方蒼龍之

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

德在木

太暉之神治東方也甲乙木日也盛德在木木

藏本無之明葉近山本有據下孟夏其蟲鱗其音角東

孟秋孟冬注語則有者是也因從之律中太簇其數八

少陽物去太陰甲散散為鱗鱗蟲

龍為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也律中太簇其數八

音也陰衰陽發薄物太簇地而生故曰太

羶木味酸酸五行數五木第其祀戶祭先脾動生之類始

在衡案嶠浙本作暉後同此

疑行  
在衡案嶠浙本作嶠誤注同

在衡案嶠浙本作第

淮南子卷五



在衛案辨浙本作師下同

呂覽無蘇

注同此

呂覽無負

注同此

在衛案候浙本作候誤注同

行應字

呂注八

呂覽見辨注辨旗名

交龍為辨

在衛案變浙本作變下同此

抄字不墜

呂覽見母用批

呂注母用批

云說文解字肉部曰腎水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皆無異義唯心部曰人心土藏也脾土藏也心說以爲火藏攷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案月令春祭脾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說同鄭康成駁之曰月令祭四時之位與五藏上下之次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祭在前而脾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隔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隔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與五行之氣同也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則有瘳也若反其說不死爲劇鄭說與素問合與古尚書異說文解字既以心爲土藏而與肉部不侔者疑後人以博士說改之博士者漢之醫官也誘注此訓一說即許君之義也知未必是許

注矣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東風解凍水凍也氣溫故也魚上負冰獺祭魚是月之時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邊四面陳之候鴈北是月之時候之應鴈從彭蠡來天子謂之祭魚也 周禮馬尺服蒼玉建青旗服佩也熊衣青衣乘蒼龍已上日龍也

呂覽注 候時之 鴈可證 又仲秋 季秋

食麥與羊 麥金穀也羊土畜也是月金土以服八風水 夔其燧火 燧取銅樂中露水服之夔方風所吹也取其木 箕子之明夷劉向曰今易箕子作荻之該也一達吉按易 茲是箕有荻音因之其亦有該音再東宮御女青色衣 青采鼓琴瑟 春王東方故處東宮也琴 其兵承 承有鋒 物鑽其畜羊 羊土畜也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 是月 天子朝日于青陽左个東向堂故曰青陽北頭室故曰左个 猶隔也春令寬和之令也一達吉按各本此下 雜用呂氏春秋注語唯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 布陽 藏本如是知藏本爲準 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 柔惠也慶善賞賜予也省 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 減徭役之勞輕其賦歛也 郊郭外八里之郊也 修除祠 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 率使也迎歲也春也東 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牲 祠位壇場屏攝之位也幣圭璧 天神曰神犧牲也禁伐木 春木王當長 母覆巢殺胎天毋 用牲尚蠲潔也

淮南子卷五

三

在衡案臨浙本作鸞鳥是

呂覽同月令  
雨水

抄本本於

呂覽黎  
在衡案臨浙本作櫻

呂注黎  
在衡案臨浙本作疏

在衡案臨浙本作熟是

在衡案臨浙本作孤注同

在衡案臨浙本作鐘是注同

麋母卵。胎獸胎懷未育者也。麋子曰天鹿子。曰母聚。

衆置城郭掩骼薶飢。母聚合大衆建置城郭以妨害農功也。骼骨有肉掩覆薶藏之慎生。

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孟春木德。

用事法當寬仁而用火氣動。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

于上故草木早落。國惶恐也。暴雨總至。黎莠蓬蒿竝興。孟春寬仁而秋正金鐵之令。

故黎莠蓬蒿竝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雨霜大雹。首稼

不入。冬陰也。水泉湧起而春行之故為敗。正月官司空

其樹楊。空主土。春土受嘉穡故官司空也。爾仲春之

月招搖指卯昏弧中。且建星中。弧星在與鬼南是月昏

中。是月平旦時。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

中夾鐘。是月萬物去陰夾陽聚。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自冬冰雪至此春分

李於是皆。蒼庚鳴。鷹化為鳩。蒼庚爾也。日商庚黎黃楚

謂之黃流離。幽冀謂之黃鳥。一說斷木也。至此月。天子

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

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

朝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堂中央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

掠。止獄訟。囹圄法室也。省之赦輕微也。在足曰桎。養幼

小存孤獨。以通句萌。順春陽長養幼小使繁茂也。無父

氣也。故草木不句。擇元日。令民社。元者善之長也。日從

萌者以通達也。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奮

吉故言擇元日也。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奮

陽升雷始發聲也。咸皆動。奮生也。先雷三日。振鐸以令

呂覽肆注肆極

呂覽無蘇  
注始動蘇

呂覽同月令

木鐸金舌為金  
呂注有此六字

宋鈞缺筆避諱然則  
非北宋也

皮圭 抄宗於

穀 衍最在中  
脫在內陽各字  
在衡案在浙本作布是

呂覽注無穀歸二  
字二非當作田鼠歸  
鼠歸鼠也

於兆民曰雷且發聲振告萬民也金口木舌為鐸所以有

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以雷電合癘室者

精癡狂之疾故曰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度丈

量釜鍾也鈞等也衡石稱也百二端權槩端正也稱

十斤為石角平也斗稱量器也皆為天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

事戎旅征伐之事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

害農民之功也更代也以圭璧皮幣代犧牲也皮謂

鹿皮也幣謂元纁束帛也禮記曰幣帛圭皮告于祖禰

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

也陽氣長養而行秋節殺戮之令行冬令則陽氣不勝

故寒氣猥至寇兵來征伐其國也仲春行冬陰之令陰氣勝陽故陽

麥乃不熟民多相殘仲春行冬陰之令陰氣勝陽故陽

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燠氣早來蟲螟為害仲春行夏令故大

旱陽氣熱故燠極陽生陰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與農

故蟲螟作害也食心曰螟播穀故官

倉也杏有竅在中竅在中象陰在散在上故其樹杏

也吉按太平御覽注云杏有核在中象陰在內陽在外

也故其樹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杏此稍異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牽牛其位東方其

北方元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東方其

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故也洗新也是月

故曰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

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

鼠化為鴛桐梧桐也是月生華田鼠變為鴛也虹始見

萍始生虹蟠蜷也詩云蟠蜷在東莫之天子衣青衣乘

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

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

右个東向堂南頭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

注有子卷五

四

宋  
痛  
字

二頁



有謠

在衡案並浙本作竝  
在衡案親浙本作孰是  
提行

抄宗本作仲

在衡案弟浙本作弟是

呂覽若  
注言或為瓜瓜瓢  
也

在衡案瓜浙本作瓜注同

在衡案驅浙本作驅後同此  
不悉著

夏令下未見  
疑稅文  
懸食左右疑令又  
錯入下也

鳴珂案修字顧墨識小圖  
在衡案兩修字浙本作脩

氣難散宮室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之  
氣如今驅疫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逐大陽氣  
盡之故曰畢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  
春之氣也

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季春行冬寒殺之氣也故  
也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季春行夏

氣不和故民疾疫雨澤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

不降故草木不登成也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

兵革竝起秋金氣用事木之母也季春行之故三月官

鄉其樹李三月科民戶口故官鄉也李亦有核孟夏之

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朱鳥之宿是月

日須女北方元武之宿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

是月平旦中于南方也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

炎帝之神治南方也丙丁火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

日也盛德在火火王南方也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

微鳳為長律中仲呂其數七是月陽散在外陰實在中

其數七行數五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其祀竈祭

火弟二故曰七也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其祀竈祭

先肺祝融吳回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神託祀於竈是

用其藏也自螻蛄鳴蟬出蟬蟬始動於下故鳴王狐

生苦菜秀王瓜括樓也爾言榮也天子衣赤衣乘赤

騮服赤玉建赤旗色顯火也食菽與雞皆屬火之所養也服

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南方

故處南宮也竽笙其兵戰戰有枝榦象陽布其畜雞朝

空中像陽故吹之其兵戰戰有枝榦象陽布其畜雞朝

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南向當盛陽故曰明堂東頭

令也雞羽蟲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

陽也故畜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

在衡案選浙本作選後同

在衡案于浙本作于誤

在衡案修浙本作修是

呂覽注夏所宜食也

依呂注齊

呂覽蟲蝗月令

在衡案圖浙本作這是

又案浙本長作脩行作時均是

注蟲蝗

提行

在衡案宿浙本作宿後同

呂注翫疣

抄本本於

疑建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誤

呂覽有鼓均月令  
錄亦多異

俗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卿官也命使也贊白也才

近臣也過千人為傑選擇賢良孝弟舉而行爵出祿佐天長養

用之蓋非太尉之職故特命之也

繼修增高無有墮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

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是月麥始升故以豕嘗麥豕聚畜百藥靡草死是月陽氣極盛

水畜宜先薦寢廟孝之至也

靡草則零積之也屬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四月陽氣盛

陰氣斡于下故曰麥秋至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

穀不滋四鄰入保孟夏盛陽當助長養而行金氣殺戮

之民來入城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

郭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

行冬寒閉固之令故草木早枯大行春令則蠶蝗為敗

水敗壞其城郭奸時圍行之應也

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孟夏當繼長增高助陽長養而行

木氣多風故言暴風來四月官田其樹桃四月勉農事

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四月官田其樹桃故官田也桃

說與杏同後李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且危中亢

熟故四月桃也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且危中東

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危北其位南方其日

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是月陰氣萎蕤在下像

客也故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

日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

蟻蝦生蟻蝦世謂之天馬一名鳴始鳴反舌無聲鳴鳥

也五月陰氣于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殺蛇于木傳

日伯趙氏司至者反舌百舌無聲者五月陽天子衣赤

氣極於上徵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

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

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

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樂師修鞀鞀琴瑟管簫調竽篪

疑武舞

△

呂覽炭 注同此  
在衡業絕浙本作晚  
按詳注意淮南心  
作炭今作灰者用  
月令誤改之庚辰

呂覽正注同

抄宋本馬上有周  
禮二字  
呂覽作處必齊  
三字身下有欲  
靜二字

呂注當精詳而後  
行也

在衡業榴浙本作橋  
雜家未詳  
呂注雜家  
在衡業日浙本作月  
又業雜浙本作樣

呂覽同月令  
注同此 凍

呂覽晚月令同  
注同此 按注注此  
亦是晚

在衡業孰浙本作熟是

飾鐘磬管一孔似篴今之歌執干戚戈羽干盾也戚

屬也羽舞者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天子以嘗黍言嘗黍者以穀為主也羞以含桃先薦

寢廟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禁民無刈藍以染青未

成母燒灰成是月草木未母暴布布火盛日猛暴門閭無閉

關市無索出門城門也里門也民順陽氣散布在外當

征稅挺重囚益其食挺緩存鰥寡振死事老無妻曰寡

也皆存之有先人為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

死難振起其子孫也不騰騰駒傷其胎育故執也班

告也馬政掌馬官也騰駒騰馬也馬五尺以下曰駒也

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

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詳後行也晏

陰微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墮也半夏生木堇榮

五頁

此與季秋  
乃伐薪  
為炭相  
應高注  
之意也  
庚辰

呂覽林

在衡案雷浙本作雷注同

依呂注蹊 蹊

當作苑讀登鮑之登也  
也且鮑曰登見說文  
豆部黑部淮南高注  
茂堂

拓見後

在衡案內諭字浙本皆作喻  
人案劍浙本作劍

呂覽師

呂覽注鼃鼓辭

呂覽虞月令

按月令注云今月令  
漁師為榜人此似  
有誤

與後注百縣不同  
當再考 呂注同  
此

下常字抄本未作人

行惠令至歸也

月令呂覽無  
此謂中央土之令與  
彼不同疑本在朝  
於中宮之下

招搖指未昏心中且奎中心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

是朔平旦時其位中央其日戊巳盛德在土黃帝之神

戊巳土日也盛德其蟲羸其音宮為之長宮土也位中

在土土王中央也其蟲羸其音宮為之長宮土也位中

央五音律中百鐘其數五生養萬物故曰百鐘其數五

五行數土其味甘其臭香土臭味甘也其祀中雷祭先心

土用事故祀中雷中雷室中之祭祀后土也涼風始至

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日心土也自用其藏也涼風始至

蟋蟀居奧此蟋蟀居奧不與經合奧或作壁也鷹乃學習

腐草化為蚘秋節將至鷹自習擊也蚘馬蚘也天子衣

黃衣乘黃駟服黃王建黃旗黃順土色也黃食稷與牛

稷牛皆服八風水變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

兵劍季夏中央也劍有兩刃論無所生也一日論無所

其畜牛朝于中宮是月天子乃命漁人伐蛟取鼃登龜

取鼃鼃鼃可作鼓詩云鼃鼓洋洋鼃可作羹傳曰楚人獻

鼃于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宋鼃羹公子怒染指于鼃

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

人難得故言伐鼃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也

吉按鼃鼓洋洋詩異本也古登有升義三字疏解為

命四監大夫令百

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四方千里分為百縣縣

謂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芻也常所

以養犧牲也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

社稷為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饗厚

席蓐遷吉按說文解字葬字從死在艸中一其中所以

也歸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

下文中夾  
之極一即  
有其證



說林注同

呂注不同

在衛案上散字浙本作翻下青字浙本作黑均是

呂覽有國

在衛案注草字浙本作蚤

植見孟春

提行時則訓下

在衛案執浙本作執

在衛案第浙本作第是

屬

按夏季夏秋皆云  
柘必有誤

△△

不質良婦人能別五色故染采白與黑為黻青與黑為黻青與黑為

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鮮明也明是月也樹木方盛

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與兵必有天殃

大暑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是

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風

病風欬嗽上氣象春行秋令則隰水潦稼穡不熟乃

多女災隰高也隰卑也言高下皆有水潦故殺稼令不

遷吉按女災鄭康成以為敗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

蚤摯四鄙人保冬陰肅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鷹隼

六月官少內其樹梓六月植稼成就故官孟秋之月招

搖指申昏斗中且畢中斗北方元武之宿是月昏時中

平旦時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西方也庚辛

金也盛德在金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者衣毛毛蟲

西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傷也則法也是月陽衰陰盛萬

數九五行數五金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也其祀門祭

先肝孟秋始內入由門故祀門也肝木也祭先涼風至

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鷹搏鷙殺鳥

陳之世謂之祭鳥用是時乃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

玉建白旗白順金色也白馬黑毛曰駱也遠吉按黑毛

監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杯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

采撞鐘處西宮也其兵戈覽引作其兵越其畜狗朝

沈子疑衍

七頁

十

注四字當在其畜狗下  
孟冬注其畜狗其例也

者抄宋本作有

呂覽見一十月令順注順  
行也 異義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在衡案近浙本作所  
當作大勝且

呂覽無冬月令

在衡案候浙本作候注同

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  
室也居是室行是求不孝不悌戮暴憚而罰之以助  
月之令狗金諸也損氣陰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  
于西郊西郊九里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軍將也  
也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  
誅暴慢順彼四方順循也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  
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決斷也天地始肅不可以羸肅  
也殺氣始行也羸盛也故曰不可也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升成薦命百官始收斂孟秋始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  
潦修城郭繕宮室是月月麗于畢俾海毋以封侯立大  
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侯列土封

命之爵也重幣金帛之幣也大使命孟秋行冬令則陰  
卿使之金氣收斂皆近不宜行也孟秋行冬令則陰  
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孟秋陰也復行冬水王之  
穀也陰氣并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故戎兵來也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旱也陽氣還者此月行夏令則  
涼風而反行溫風之令故敗穀令無實也  
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  
使瘧疾瘧疾七月官庫其樹棟庫兵府也秋節整兵故  
多暑所生也庫兵府也秋節整兵故  
廩所食今雜城旁有樹棟實秋熟仲秋之月招搖指酉  
故其樹棟也棟讀練染之練也仲秋之月招搖指酉  
昏牽牛中旦觜嚮中牽牛北方元武之宿是月昏時中  
平旦時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  
於南方也呂其數九南任也言陽氣已旅而其味辛其臭腥其祀  
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元鳥歸羣鳥翔候時之鴈從

淮南子卷五

十三

呂覽廉月令同

疑少一字

呂覽長短月令同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濕作溼

題無郭建故注如此

呂覽有

呂覽菜注云蓄菜乾草之屬也蓄上有務月令同

呂覽有聲

見本高呂覽前

呂覽無皆月令

在衡案早浙本作蚤

周維南至彭蠡也元鳥歸秋分後歸蟄所也羣鳥翔寒氣至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翔者六翮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一達吉按諸家釋翔皆曰回飛唯高氏以為大飛不動亦曰六翮不動又曰翼一上一下更翮義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也撓弱也決獄不當反受其殃反還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稭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草養曰芻穀養曰豢案其簿書閱稭之豢讀宜學之官視肥臞全粹全無虧缺也粹毛也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以御秋氣儺猶除也御止也止秋氣不使為害儺讀氣或作丘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

邑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穿寶窖修困倉穿寶所以通水不欲地濕也穿窖所以盛穀也乃命有司趣民收歛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涸凝竭涸或作日分壹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秤理關市來商旅也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春陽氣而行其令故雨不降又溫煦之仁故草木生榮華也氣相干必有災咎故國大惶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炎令故旱涸氣熱故蟄蟲不藏使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閉藏故收雷先行草木早死也八月官尉其

鳥

在衡業候浙本作候注同

抄本本無水字

呂注同此与季夏  
百縣注不合當再  
考

呂覽職月令同  
在衡業歷浙本作曆  
當悅文

春和夏戰  
中央秋如冬  
鐵本言五兵如  
此高注似非

樹柘尉戎官是月治兵故管尉傳曰羊季秋之月招搖

指戌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元武之宿是月昏時中于

中于南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

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是月時候之鴈從

蠡蓋以為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

翼辨弱故在後賓雀者老雀也柳宿人堂字之間如

賓客者也故謂之賓大水海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水也傳曰雀入海為蛤也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黃是月時豺殺天子衣白衣乘白

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

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

个西向堂北頭室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

人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

穀之要冢大也宰治也卿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

故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霜降天

難成故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

入室詩曰入此上下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

制百縣是月上旬丁日入學會吹笙等習禮樂饗上帝

也百縣所內之縣言百舉全數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然則縣二千五百家也

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來歲明年受朔

賀陳明年之歷日也度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戎兵也

者職貢多少有常也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韋授車以級皆正設于

惟月子案五

三

劉勰有  
西當有

呂覽屬  
呂覽射月令獵  
月令獵為射按雅  
南本亦作射注本  
六云以射禽也與  
呂注同皆不知者  
誤改

禮記嘗稻  
麻誤  
呂覽嘗稻

在衡案孰浙本作孰是注同  
呂注有孰

呂覽墮月令

在衡案候浙本作候注同  
提行

在衡案羽莊一本作明誤  
在衡案弟浙本作弟是

呂注用

屏外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垣者司徒摺朴北嚮以贊之摺插也朴以教導也司徒置也衆教導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是月天子尚之服廣其所佩命主祠祭禽四方官也祭禽四方祀始設禽獸者于四方報其功不知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其神所在故博求之於四方也為炭蟄蟲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青州謂伏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不當謂無德受祿也無賢德所不宜養故收也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無養者無勳於國其先人又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孝之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眚室季秋陰氣而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眚室民火氣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行冬令則國多民眚室鼻不通利也眚讀怨仇之仇也

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水純陰婦謀所生故多盜鄰國所分裂也行春令則煥風來至民氣解隋也木干金故師興旅並興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也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也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且七星中危北方元武之宿是月昏旦時中南方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巔項之方也壬癸水日也盛其蟲介其音介甲也德在水中王北方也其蟲介其音介甲也為之長羽律中應鐘其數六陰應于陽轉成其功萬物屬水也律中應鐘其數六行數五水弟其味鹹其臭腐水味鹹也一故曰六也其味鹹其臭腐井水給人故祀也井或作行行門內也冬守在水故祀也腎水自肅其藏也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于淮為蜃虹陰中之陽也

後文作鐵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呂覽下祠  
呂覽無神位古注故  
命太下禱祠龜策  
按月令大史禮龜  
策鄭注今月令曰龜  
祠祠衍字

疑淮南同呂覽神  
位古三字皆後來誤  
漆  
在衡案三修字浙本皆作脩

在衡案廿浙本作二十

在衡案初浙本作效

當行地字

月陰盛也天子衣黑衣乘元驪服元玉建元旗順水德也  
故不見也天子衣黑衣乘元驪服元玉建元旗熊與虎日  
也食黍與菽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  
采擊磬石水王北方其兵鍛其畜斂斂者却內象朝于  
元堂左个以出冬令北向堂西頭室故曰左命有司修  
羣禁皆使有司禁也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傳曰禁  
露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為觀釁也門斷罰刑殺當罪諸  
城門也閭里門也嚴閉之守備也斷罰刑殺當罪罰  
刑當決也當罰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取容於上立  
正罪故殺之也阿上亂法者誅以亂法度也誅治也立  
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  
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蹈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也幼  
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  
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

間修鍵閉慎管籥固封壘封壘印修邊境完要塞絕蹊  
徑餼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餼治也紀數也廿五月  
各有差等營路壠之小大高卑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  
營度也路壠冢也小是月也工師効功陳祭器案度程  
大高下各有度量也堅致為上案視也度量也堅致功牢也為故也上盛也  
致即密緻之工事苦慢作為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  
緻古無緻字達吉按堅致禮記作功致故注云功牢也  
巧非常之巧也故行其罪苦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  
宗蒸冬祭也于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福大禱祭  
于公社畢饗先祖禱求也公禮后土之祭也生為上公  
後私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習  
也辨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也師  
強貌也

猶說此取  
也呂注未是

呂覽同月令上

呂覽有國月令有

呂覽有之風

當有諱

呂覽有東月令

呂覽鷓鴣月令鷓鴣

呂覽無此句

藥

呂覽饒月令饒

呂注審

呂覽有原淵

母或侵牟多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

流亡春陽氣散越故凍閉不密也行夏令則多暴風

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陽氣溫故盛冬不寒令蟄伏

之蟲復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地侵削秋氣

大寒不當雪而雪不當霜而霜故曰不十月官司馬其

樹檀冬間講武故官司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且

軫中東壁北方元武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軫其位

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黃鐘

氣聚于地陰氣盛于上萬物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

先賢冰益壯地始坼鴉鳴不鳴虎始交鴉鳴山鳥是月陰盛故不鳴也

類虎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元玉

建元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

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于元堂太廟北向堂中央室

故曰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眾是謂發

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週吉按有諸本皆作及

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曰暘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閒故命曰暘

月命奄尹申宮令奄官也尹正也申審門間謹房室必

重閉助陰氣也省婦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麩蘖必時酒主

官也醞釀米麩使化熟故謂之酋酋會讀酋豪之酋齊

燔必潔水泉必香酒善也審鑿之審鑿也水泉香則

也也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是月也

也也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能與雲雨是月也

淮南子卷五

去

土頁

呂覽佚月令同

呂覽孟月令同

呂覽蚯蚓注同

呂覽天汁

呂覽滅

呂注有滅

在衡案案浙本作案注同

正文及注似皆有譌

黍宋本已誤

在衡案大儺下浙本無陰字有今之二字

依呂注此有脫

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問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䟽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

相侵奪罪之不赦大加刑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

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絲竹金石之聲也

求者禁之寧身體安形性閉情也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蟪蛄

結麋角解荔馬荔草也芸蒿菜名蟪蛄也水泉動

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省塗闕庭

門間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

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夏氣炎陽故其國旱也清濁相

聲非其時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

氣水之母也故雨水金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咸竭

民多疾癘春陽氣蟄伏生故蟲螟敗穀水泉十一月官

都尉其樹棗冬成軍師故官都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

婁中旦氏中婁西方蒼龍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

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萬物萌

動于黃泉未能達見所以旅去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

其祀井祭先賢鴈北鄉鵲加巢鴈在彭蠡之水皆北嚮

而動上雉雉雞呼卵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天子衣黑

衣乘鐵驪服元玉建元旗食麥與菟服八風水爨松燧

火北官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于

元堂右个右个東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大儺陰逐

陽導也旁磔四面皆磔犬羊以禳四方之疾疫命漁師



呂覽乃嘗漁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

四監呂有注

呂覽有禁

秩新與前秩句

一例疑品亦無禁

今本依禮記誤添

呂覽無旬月令無

在衡業早浙本作委注同

依呂注當衍

呂覽有多月令

抄宋

詳注意似當作胎  
養天傷呂注同  
今本呂覽疑用月  
令可改

在衡業將浙本作當

官獄 抄宋于

提行 陰

△

△

始漁是月將捕魚故命其長也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

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耦命樂師太

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十二

于牽牛中也紀道窮於故宿也星周于天謂二十八舍更見南方至是月周匝也令靜農民無

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

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以供皇天上

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

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

降介蟲為禡四鄙入保秋節白露故早降介甲之

民入城郭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癘疾命之曰逆季冬

而行春溫之令氣不和故胎養夭傷國多篤疾逆風氣之由也故命之曰逆也行夏令則水潦

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夏氣炎陽多霖雨故水潦

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皆干時之繼也十二月官獄其樹櫟十二月歲盡刑

惟櫟為然亦應除氣也惟櫟為然亦應除氣也五位東方之極自礪石山過朝

鮮貫大人之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也遼吉按

太平御覽引無山字注云礪石在東北

海中朝鮮東夷東方有大人之國也

樽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樽木樽桑一達吉按太平御

地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德之帝也句芒木神

司主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闕通窮室達障塞行優游棄

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

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剛強侵陵人不循軌度者禁止之也南方之極自北

在衡業強浙本作強注同

同

宋本思元賦李注引自北戶之外高誘曰北戶孤竹國名也疑顛顛二字誤

在衡業恒浙本作恒注同

在衡業昭浙本作照

在衡業得浙本作德是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

在衡業寧浙本作寧

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也日在其北皆為北戶故曰

貫顛顛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

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為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顛顛

項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為高辛氏火正號為祝融死為大神也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赤

帝著明審誕也祝融工也萬物盛長屬而工也程其

文學云此亦古注宜存然未定即是高許二家耳

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賑貧窮惠

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

賢輔應陽也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自從也絕猶過也恒山常

山言兩未聞也一逵吉按太平御覽無兩字注云恒山北岳

出日月其所經過之道眾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

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禹以息土堙洪

水以為中國九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

二千里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得王天下號為軒轅氏死為中央土德之帝后土者句龍氏之子名曰后

土能平九土炎祀為土神也一逵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黃中色地道載物故稱名也其令曰平

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溥汜無私正

靜以和行稭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土四方之

社也故曰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

國流沙蓋在崑崙之西南一逵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沈羽水弱沈羽毛也石城金室

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少皞

黃帝之子青陽也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為金天氏死

為西方金德之帝也蓐收金天氏之裔子曰修死祀為

金神也一逵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少皞白帝之號少皞用物浩成也其令曰審用法誅

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

同

在衡案修浙本作隋

在衡案搜浙本作按

△宋索最是

六合另行

在衡案縮浙本作縮後同

在衡案潘浙本作播是

在衡案修浙本作隋注同

蹊徑，過溝瀆，止流水，離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

不法。應金斷也。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今正之

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暝也。一達，吉按太平御覽，令正作令止。注云：令止丁令北海胡地。有凍

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元冥之所司者

萬二千里。顓頊，黃帝之孫也。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有適子曰昧，為元冥師，死而祀為主水之神也。一達，吉

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顓頊，黑帝號顓頊，大言陰用事

振翕而寒也。陰閉不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

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闕閭，大搜客，止交游，禁

夜樂，蚤閉晏開，以○姦人○。御覽，塞作盜。已，得執之必固。

天節已幾。此下注云：幾，終也。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

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也。一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毋釋刑。

【選】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

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

冬為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贏，長也。仲春始出，仲秋始

內。出，二月播種內，八月收斂。一達，季春大出，季秋大內。

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安急，十月寒肅。一達，仲

夏至修，仲冬至短。短，修皆在北極，冬至至南極。季夏德畢，季冬

刪畢。德畢，陽施結刑畢，刑獄盡也。一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德畢，陽始窮也。刑畢，陰殺盡也。故正月

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

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

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不脫，葉槁著

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解，凍也。八月失政，二月雷不

此行少一

主頁  
此行少二

發不發也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止十月失政四月草  
木不實長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

五穀疾狂疾狂不華而實也春行夏令泄象盛陽也行秋令水水

申故行冬令肅象氣急夏行春令風象春林行秋令蕪

水也行冬令格格致也象冬斷刑秋行夏令華象夏

蕪穰生行冬令榮象春氣行冬令秬秬零冬行春令泄象春

散發行夏令旱旱象行秋令霧霧陰制度陰陽大制

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

繩者所以繩萬物也繩正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

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

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

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

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吉按

容明本作廣是故上帝以為物宗宗本準之為度也平而

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

挫銳利也流而不滯流行也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紀

也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

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平正讀評規之為度也轉而

不復員而不圯復過也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

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規度不失生氣

乃理氣類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得

弔而不責引吉按太平御覽當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

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憤、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懋以固、奠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戊午九月五日元和管慶祺臨

淮南子卷五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五

輟業已半年矣、癸未仲冬之江右、奉委襄辦新建粥廠、移榻德勝門外天甯寺中、每日放振數手、校數頁、呂造岑拜、十一月十日鳴珂記

末頁後  
五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子卷六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通達無極故曰覽冥因以題篇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

公癘病晉國赤地 即神化之物謂元鶴之屬來至無頭

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彪也癘病篤疾赤地旱也唯聖君能御此異使無災耳平公德薄不能堪

而大旱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

大出 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不肯女殺母以誣

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為之大溢出也

瞽師庶女位賤尚葉權輕飛羽 尚主也葉者葉耳葉名也幽冀謂之檣葉維下

謂之胡葉主是官者至微賤也瞽師庶女復賤於主葉之官故曰權輕飛羽也然而專精厲意



抄宋本下有之位二字

淮南子卷六

在衡案日浙本作下誤

抄本本若應未始

在衡案固浙本作周

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九天八方中央、由、此觀也、以精誠感之、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間、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竄藏、猶見、誅、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陽侯、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水、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魯陽公、楚平、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魯陽文子、楚、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國語所稱、魯陽文子、楚、楚、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楚、也、楚、對戰合樂、時也、楚、宿也、楚、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楚、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楚、于天

者謂聖人質成、上通為天、所助宗者、夫死生同域、不可道之本也、謂性不外逸、生與道同也、楚、脅、楚、勇武一人、為三軍雄、楚、是竟改武為、楚、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楚、夫宮天、楚、懷萬物、楚、而友造化、楚、含至和、直偶于人形、楚、而友造化、楚、所不知、楚、九謂九天、一龜也、楚、觀九天之變、楚、而心未嘗死者、楚、乎、楚、心未嘗死者、楚、謂心一生與道同、楚、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楚、嘗君、楚、雍門子名固、善彈琴、楚、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楚、文、楚、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欬、楚、涕狼戾不可止、楚、增重也、楚、讀鴛鴦之鴛也、楚、始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楚、言能以



當補君字

在衡案辭浙本作醉是

在衡案辭浙本作耳是

四絕

在衡案及浙本作灰注同

抄宋於

在衡案歷浙本作曆注同

徵微兩說疑正  
文當作徵注一  
說上疑有或作

悲感傷人心不可學而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  
 得之故曰不傳之道也容必為人笑君形者言至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  
 上射者七尺曰仞也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  
 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善釣令魚馳驚來趨鉤餌故  
 曰驚魚得其精微夫物類之相應元妙深微知不能論  
 故曰太浩之和也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醉而蠶吐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  
 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  
 老蠶上下絲於口故曰吐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  
 最細而急故絕也或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  
 見于外如彈也商西坊金音也蠶午火也畫隨灰而月  
 火壯金困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  
 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圖畫缺  
 其一面則月運亦闕於上也鯨魚大魚長數里死于海

宋而壞字

邊魚之身賤也彗星為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吉按太平御覽引許慎注云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暈以  
 蘆灰環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于止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  
 聖人行自然無為之道故澤及萬民也君臣乖心則背謫見於天神氣相  
 應徵矣日向為五內向為珥在上下外為背外故山雲草莽  
 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莽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  
 像其形類所以感之旱雲亢陽氣似煙火涔大滴夫陽  
 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讀大夫之夫已說在上  
 手中非所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巧工也天地之  
 能說知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間物類相感者  
 衆多雖工為歷術者手徵忽况不能覽其光言手雖覽  
 不能悉舉其數也能得無其光一說天道廣大手雖能徵其  
 忽况無形者不能覽得日月之光也然以掌握之中  
 引類於太極之上太極天地始形之而水火可立致者

二頁

抄宋於

在衡案論浙本作喻

抄宋於  
抄宋正

△

陰陽同氣相動也。化動猶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王言殷  
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像，求之得傳說于傅巖，遂以  
為相，為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星  
一名故至陰颺颺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  
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  
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為焉。遠者四夷也。欲致化四  
夷荒自親近者使無事焉。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  
至也惟夜行者為能有之。夜行論陰行也。陰行神化故能有  
真之中為能有名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  
之外。却走馬以糞，老子謂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糞糞田  
無事也。行至德之效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于郊  
軌不接遠方之外，兩輪之間為軌也。是謂坐馳陸沈晝冥  
宵明，言坐行神馳疾手馳傳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

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  
難成之也。天道無私就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  
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隋侯漢東之國，姬  
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  
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卞和得美玉璞于荆山之  
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爲石，刖其左足。文王  
卽位，復獻之。以爲石，刖其右足。卞璞不釋而泣，血及成  
果，得美玉，以爲璧。蓋純白，夜光。文王在春秋前，成王不  
以告，故不書也。一達吉按文王至不書十四得失之度，  
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  
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  
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  
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王孫綽，蓋周人也。曰衛人王孫賈

在衡案論浙本作喻

四

△

齊俗訓作淳均

之後也言一劑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也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以蟹置漆中則敗壞不燥不任用也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猶明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能有持國之術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嶢山在雍州也薄落水在馮翊臨區冶生而淳區讀職誼之誼也區越人善冶紂為無道左強紂左強紂之諛臣也教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紂無道勸以貪淫也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其門戶不可

在衛案述浙本作兆是

抄宋儵注同

△

當有謬疑互主抄宋於

豫求而得知忽然來至無形逃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革之質象道韋之質象德欲去遠之道反在近之則遠人側欲以事求之去人已遠也無事者近人有事者不得其道若觀儵魚儵魚小魚也在水中可觀遠人見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聖若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藏應猶隨也謂隨人形好醜不自藏意匿者也一達吉按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乃失道者不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動故曰同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宮音也故曰未始異于聲也五弦于一聲故曰音之聲地故二十五弦皆和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謂一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卧以游其中主形見也

在衡案謝浙本作喻

在衡案入浙本作人誤

在衡案入浙本作人  
在衡案謝浙本作喻

在衡案謝浙本作歷下同

記

抄家洲  
宋廣都

抄宋於

而不知其所由至也。太和謂等死生之和齊窮達之端其中道之中也。不自知所至此也。

純温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純一也。温也和也。淪

悶無情也。欲終始中道。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

冀州也。赤螭青虬皆龍屬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人榛

薄，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如桑。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

之區，而蛇鱗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嗜味

也。蛇鱗自以為能勝赤螭青虬。若乃至於元雲之素朝。

元黑素白也。黑雲升合於明朝也。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

降下也。扶風疾風也。凍雨暴雨也。扶搖發動也。威動天地，聲震海內。

四海之內也。蛇鱗著泥，百仞之中。

百仞七百尺也。度深也。熊羆匍匐，山

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襲人咆，獸聲也。獫狁顛蹶而失木枝。

讀。狁，中山人，相遺物之遺也。又況直蛇鱗之類乎？鳳凰之翔至

德也。德，雌曰鳳，雄曰凰。為至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

澹。澹，草木不搖也。燕雀佼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

之間。燕雀自以為能佼健於鳳凰也。佼，或作諂。宇，屋簷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

達吉按說文：解字，宇，屋邊也。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

會猶逝猶飛也。一曰：回也。翼，一上一下，曰翔。不搖曰翔。過昆

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疏圃，在崑崙之上，過猶歷也。砥柱，河之隘也。在河東大陽

之東，湍，湍水至疾。瀨，瀨水激湍急流。還回蒙汜之渚。

還回猶徜徉也。蒙汜，入為渚。渚，尚伴冀州之際，經躡都廣，入日抑節。

躡，至也。南之山名。衆帝所自上下也。言鳳皇過都廣之野，送日

入于抑節之地，言其翔之廣也。躡，或作絕。徑過絕歷也。獫狁弱水，暮宿風穴。獫狁，弱水之上風。當此之時，

呼疑笑  
字  
佼健者

抄宋於  
在衡業托浙本作託是

在衡業同下浙本無心字

當有謬  
風故 反此皆  
在衡業及浙本作極

在衡業者浙本作嗜  
在衡業謝浙本作喻

治當作律

在衡業歷浙本作屏

鴻鵠鶴鷺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喙喙注也裔邊也又

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

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

孫無政為趙簡子御死而托精于天駟星天文有王良

星是也造父贏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為周穆王御

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歛諧整齊不差也歛諧馬容體足調諧也投足調

均勞逸若一心心也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畢疾也安勞樂進

馳驚若滅滅沒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駢駢也

鞭矣一說言掉鞭教諭其也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者

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太乙之御也一說古除

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但以

為主神也日行月動星耀而元運耀有元天電奔而鬼

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朕兆朕也故不招指不咄叱過

歸鴈於碣石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北歸于碣石之山軼

鷦鷯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軼姑餘山名在吳鷦鷯鳳皇

南軼過鷦鷯鷦鷯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歸忽縱履

疾及箭矢躡躡也一說矢在後不能及故言縱其行疾

能及矢言躡躡焱及之焱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及

言疾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搏桑日所出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此假弗用

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弗用無為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

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言

也藏者欲之形于胷中之論和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

也也太山稽輔之孟子曰王者師臣也以治日月之行律律

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

淮南子卷六

七

在衡業余浙本作餘是  
又業藏浙本作蟲

在衡業據浙本作權

在衡業伏義浙本作處戲

戴 行

抄宋於

宋空格十八字

在衡業才浙本作財  
又業駒駒浙本作駒駒是注同

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

不夭安其性命歲時孰而不凶不凶無災害也百官正而無私

皆在上下調而無尤君臣調和無尤過也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

而不阿卿士公正不立私曲從也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隈曲深處魚所

聚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關閉也邑無盜賊鄙旅

之人相讓以財言所餘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

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

狼不妄噬鷲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翔猶止也麒麟游於郊

游行也郊邑外也青龍進駕飛黃伏阜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昔上有角壽千歲

阜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皆北極夷國也然猶未及

慮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廢頓也裂分也天不

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息行字猛獸

食顛民顛善鷲鳥攫老弱攫攫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

天女媧陰帝佐伏羲治者也三皇時斷鼈足以立四極

鼈大龜天廢頓以鼈足柱之楚詞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

曰鼈載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

水精也力牧太稽殺之以止雨濟平狡蟲死也顛民生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

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築四寸也寢繩直身而卧也陰陽之所壅沈不

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亂氣也

物之積才當此之時卧倨倨興聊聊倨倨卧無思慮也

故絕止也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躡躡其視瞋

智巧貌也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躡躡其視瞋

△ 華羅兩說

當有然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注同

疑讀載句絕

△ 在衡案疏浙本作疏

瞋瞋讀填 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  
 翹翹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  
 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  
 上與九天交接下契至黃墟黃泉下墟土也墟讀繩纏之纏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  
 物使萬物有 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駕應龍之龍在  
 驂有角為龍無角為虬援絕瑞席蘿圖而致之也 羅列  
 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路謂車之垂  
 圖籍以為席蓐也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讀道路之  
 說羅圖車上席也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也黃雲之氣絡其車白螭導在於  
 前奔蛇騰蛇也從在手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  
 登九天九天中央 朝帝於靈門帝靈門也 宓穆休于太祖  
 之下宓穆穆和也 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  
 也太祖道之太宗也 然人固自然也隱藏也真人真德 何  
 也隱真人之道 以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真人真德 何

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智故 逮至夏桀之時主闇  
 晦而不明道濶漫而不修義道不復修 棄捐五帝之  
 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  
 不興興舉也 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戾反 春秋縮其和  
 天地除其德縮藏也言和氣不復行也言其所 仁君處  
 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不為民所安隱仁義之道  
 無道危行言遜也 羣臣準上意而懷當準望懷思當合也取合  
 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陰謀私 居君臣  
 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猶 亂人以成其事  
 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踈而不附植社槁而墉裂墉裂不  
 禮於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 犬羣嗥  
 神也行禮故天文振動而敗也 犬羣嗥

此符少字

此符少字

七頁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新浙本作

又案從浙本作炭注同

在衡案嘆浙本作歎

又案從浙本作縱

在衡案狐浙本作狐

在衡案噪浙本作躁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卜浙本作

在衡案異浙本作異

宋從

在衡案作從浙本作約縱

在衡案瘞浙本作瘞

在衡案馮浙本作路

而入淵。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嗥。豕銜蓐而席澳。豕銜  
 而一說言犬禍也。豕銜蓐而席澳。其蓐  
 也。一說言蓐自藏。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草與髮并編  
 也。修容飾也。不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  
 音聲閉也。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言時亂禮壞不盡  
 聽田獵。西老折勝。黃神嘯吟。為時無法。渡黃帝之神。勝  
 道之衰。故嘯。飛鳥鍛翼。走獸廢脚。鍛翼從黃帝也。廢脚  
 吟而長嘆也。山無峻。幹澤無注。水。峻。幹。美材也。注。水。淳  
 被創夷也。悉。山無峻。幹澤無注。水。峻。幹。美材也。注。水。淳  
 也。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莎。草名也。  
 候蹠噪之蹠狀。金積折廉。璧襲無理。廉。金氣積聚折其鋒  
 如歲歲如葭也。磬龜無腹。磬。空也。象磬數鑽以卜  
 用之。煩數皆鈍。無復。磬。空也。象磬數鑽以卜  
 文理也。璧。讀辟也。數。下龜。莫得。吉兆也。詩曰。握粟  
 無道不修。仁德但數。下龜。莫得。吉兆也。詩曰。握粟  
 出。卜。白。何能。穀。又曰。我龜既。不我告。猶是也。著策

日施。易曰。再三瀆。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  
 習俗。晚世春秋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  
 秦姓嬴。故。橫。間之。舉兵而相角。南與北合。為。西與  
 異族也。橫。故曰。縱。成。則。攻城。檻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  
 東。合。為。橫。故曰。縱。成。則。攻城。檻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  
 楚。正。橫。成。則。秦。帝。也。兵。衝。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  
 人。駭。大。衝。車。高。重。京。兵。衝。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  
 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十。而。瘞。之。除。戰。道。便。死。路。犯。嚴  
 以。為。京。觀。故。曰。高。重。壘。京。觀。也。除。戰。道。便。死。路。犯。嚴  
 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死。一  
 人。行。伐。是。故。質。壯。輕。足。者。為。甲。卒。甲。鐵。也。反。也。一。說。百  
 反。得。勝。是。故。質。壯。輕。足。者。為。甲。卒。甲。鐵。也。反。也。一。說。百  
 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圍。駟。車。奉。饗。廝。役。徒  
 日。牧。馬。日。圍。駟。推。也。饗。資。道。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  
 也。短。褐。處。器。物。之。人。也。布。如。人。羸。車。弊。泥。塗。至。膝  
 完。今。之。馬。衣。也。不。完。言。民。窮。也。人。羸。車。弊。泥。塗。至。膝

淮南子卷六

十一

極



抄宋俱於

在衡業修浙本作跡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

△

相攜於道奮首於路攜引也奮首民疲于役頓仆于路  
 身枕格而死格榑楚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所謂兼國  
 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  
 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殖人肝飲  
 人血甘之甘猶嗜也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  
 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  
 虐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為一家逮至當  
 今之時天子在上位天子漢孝武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  
 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  
 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為一同混子孫相代此五帝之  
 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

抄宋削刻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誤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誤

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  
 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能修太常  
 墮枝體去其小聰明緇聰明大利欲者也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  
 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修伏犧氏之  
 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復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  
 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  
 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嚟喋苛事也嚟喋猶深算也言  
 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  
 與不論論當以道德為本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申  
 不害也韓非也商鞅公孫鞅梓拔其根蕪棄其本而  
 三子之術皆為刻削之法也申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

在衡業論浙本作喻

在衡業大浙本作太  
在衡業論浙本作喻

△△

榘

在衡業論浙本作喻

△

本經訓注同  
說山注讀如燕  
人強秦言胡同  
也

由抄宗  
知抄宗  
出得

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謂小

盡大半過半也一達吉按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有一

為少半韋而析析然常自以為治得意之貌也是猶抱

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

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植謂材也榘狀于溝邊因

比榘所為法也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

允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輪也折潦水不泄瀆

養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瀨而無源者瀨雨瀆

故曰無源瀨讀燕人強秦言勅同譬若羿請不死之藥

於西王母西王母未及服之娥竊以奔月娥盜食

之得復入月中為月精奔月或作全肉藥全肉以為

死復可生也遺吉按姮娥諸本皆作恒唯意

林作姮文選注引此作常淮南王悵然有喪無以續之

當諱恒不應作恒疑意林是也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

不能復得然不死藥以續之也藥所由生也申韓商鞅之等不知

生也治之根本如乞藥矣一說羿謂命在藥不知命自

在天也故或欲得知不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

鑿井三月廿一日

淮南鴻烈解卷第六

戊午九月六日吉也臨

光緒九年冬十有二月十三日公東拔于章門北壇粥廠

未抄宗

淮南子卷六

淮南子卷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子卷七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精神訓 精神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因以題篇也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有形故天地

成窈窈冥冥芒艾漠閱瀕濛鴻洞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芒

讀王莽之莽艾讀枚滅之枚閱讀園子騫之閱瀕讀項羽之項鴻讀子贛之贛洞讀同游之同也皆無形之象

故曰莫知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也二神陰陽之神孔乎其門也

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於深貌於是乃別

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離散也八極八

也陽煩氣為蟲煩亂也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

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當衍



在衡案兩枚字當作扶浙本作  
杖亦非



尚抄宋常

在衛案宅浙本作定誤

疑得庚辰

宋有得是  
主術訓有奇證



火肺  
木脾  
肝金  
腎水

依此推之  
土也高注  
不完

天抄宋無

膽注兩金子皆當作  
土觀上注肝金可也  
如此誤唐辰

肝膽皆為金  
下文注自有心土  
在高案上漸本作土見

據此注上行句庚辰

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是故聖人法  
 根歸土地言人死各有所歸我何猶尚存  
 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惑也  
 以天為父以地為母  
 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  
 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  
 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  
 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  
 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氣  
 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為  
 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為  
 和故腎雙為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  
 致太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  
 平也

而肥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  
 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  
 火也火外腎主鼻  
 景故主目  
 者決所以見肝主耳  
 故主見肝主耳  
 張歛各有經紀  
 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六方中央故曰九解也  
 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  
 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  
 怒故膽為雲  
 也木為風  
 生故為風  
 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  
 是故耳目者

鄭天文訓角亢鄭  
宋已誤州  
在衡案他浙本作也

宋面非

當補勝字

疑有無唐長

△在衡案候浙本作候

在衡案由浙本作山是論浙本  
作喻

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踳鳥踳猶蹲也謂三足烏鳥踳讀踳之踳而月中有蟾蜍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蝕者蝕也之薄也一達吉按享薄太平御覽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作厚薄古字厚與享形近而誤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今熒犯角亢則州國受其殃他餘準此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息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既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專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欲省矣胃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言已之教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遜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

宋呈壞字

此行少一字

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襲猶因也亦入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得或守之於形骸之內欲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選吉按不定本亦作不寧下同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識知使耳目精明元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

二頁

在衡業統浙本作欲

雖抄宋難

抄宋惡

在衡業統浙本作統

宋有

在衡業統浙本作喻

宋或

在衡業統浙本作刺

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

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猶尚也

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知道

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

不明不明視而昏也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不聰聽無聞也五味亂口使

口爽傷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此不從軌度也

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

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入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

耗越失勞病耗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

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

以脩得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也極嗜欲淫濫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發

刑辟之戮也無以生為者輕利害夫天地運而相通萬

物總而為一總合也一同也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

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上一道也譬吾處於天

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與也且

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

之與物也又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雖然其生我也

將以何益言生我自然之道亦當以何益乎其殺我也將以何損損夫

造化者既以我為坯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為人無所離之論不

求亦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

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

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惡

在衡案論浙本作喻

宋無生  
倒比於皆非

抄宋於

在衡案浙本作卷

脫消 行小  
注非正文意  
一說是也

在衡案雜浙本作襟

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欲生而不事治憎死而不

蘇唯義所在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已者

尊已者已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日性也極

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

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

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

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夫造化者之攫援

物也攫撮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

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

而復歸其故也桐人作瓦器之官也頓泥坯取之于地

瓦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與其爲益盎亦無以異矣

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滂之

家決滂而注之江滂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

其浸園也其在滂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向空虛貴

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衆水小去易小消就不消故

不樂也滂水猶澹水也苦猶疾也一說言各自安其處

也及其轉易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也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

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

靜則與陰俱隤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

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故心者形之主也而

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蹶顛精用而不已則竭

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



在衡案離浙本作法注同

在衡案龜兔浙本作魂魄

在衡案聘浙本作聯

宋知

在衡案強浙本作強  
在衡案執浙本作執

在衡案雜浙本作雜

揮揮抄宋渾渾

見原道

當作然向然庚辰

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 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

夏后氏之璜也但猶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

虛受寶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

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煬炙也向火中炙和氣以順天道也煬讀

之養與道為際與德為隣際合也隣比也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冤鬼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

變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真人者伏羲黃帝老聃是也故有而若

無實而若處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其內守其

精神也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

天地之樊樊崖也樊讀麥飯之飯也芒然仿伴于塵垢之外芒讀王莽之外

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

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不為變者雖天地覆育亦

不與之扞抱矣扞抱猶特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審乎

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釁也見利欲之惑也見事之

亂而能守其宗見事者止之故不與物相雜也若然者正肝

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道也居不

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然而往遂然而來渾轉

遂謂無所為忽然往來也遂讀詩綠衣之綠渾讀大珠

揮揮之揮遠吉按說文解字遂行謹遂也與此義

近別本或誤遠吉按說文解字遂行謹遂也與此義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本無氣死灰忘其

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

辯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

耀如景之放以道為紉有待而然紉者法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默默

△ 人見

在衡案緒浙本作賴

△ 見原道 疑有神

在衡案竄漸本作魂注同

如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營惑也廓情而虛清靖而無思慮精神不勞大澤焚而不能

熱河漢澗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此言體道之人閉情守虛雖是故視珍寶

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

顛醜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寵也行客猶行路過客

日衣赭稀世之顯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類醜言極醜也遠吉按顯頭見周禮說文解字有顯云醜也又

有棋杜林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方類同精於

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恍惚無有精而不使

有神而不行不濁其精不勞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

中樸猶質也渾不斲之謂也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鬼

不抑其竄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也其智不萌無思念宅也各守其反覆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

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

野天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直瞑于大道之處冥視昭昭

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若無常所其動無形其

靜無體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

鬼神言化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也淪於不測入於

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嬗傳也萬物之形不終始若環

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

假至也上至于道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呼吸吐故

也或作蝦蟇雲氣抄宋於

內新熊經鳥伸鼻浴蟻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

抄宋於  
當重蝦  
又疑行蟇

在衡案論浙本作喻

△在衡案于浙本作于是

△在衡案論浙本作喻

在衡案耗浙本作耗誤

當作故曰

地抄宋也

在衡案論浙本作喻  
又案天浙本作天

以滑心引其神屈伸跳踉是非真人之道也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

與物為春無所賊害也與物為春日夜論賊害也無則合而生時其心也言不于時害物也且人有戒形

而無損於心戒備也人形體備具戒或作革革改也言

傷也有綴宅而無耗精宅則死言人雖死精神終不耗滅故曰無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

暇知其所為言病癩者形生神在故趨不變也或作介

不變也狂體具存故曰不虧但精神散越耳故曰神有

所遠徙也一達吉按錢別駕云癩或作介者介即兀字

莊子有兀者王喻或作介是也雖于高故形有摩而神

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珍而未始有極摩滅猶

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也猶灰也不化也化者復歸

精神化者形骸死者形為灰土為日化也

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

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地猶充形者之

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

矣生生者道論道之人若天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

化則化矣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所輕天下

則神無累矣輕薄天下寵勢之權者許由是細萬物則

心不惑矣欲以萬物為小事而弗齊死生則志不懼矣齊

志不畏義死不樂不義生其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眩眾

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實人之所以樂為人主

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

主行訓承樣不斷

在衡案美浙本作美是  
在衡案美浙本作美是

在衡案兩易字浙本皆作竭

在衡案美浙本作宮是

在衡案美浙本作喻

求當作永  
莊子大宗師釋  
文崔云淮南子  
永云云  
抱朴子博喻篇  
子承歎天倫之  
偉正作永字  
歌抄宗賜

之所麗也。四方曰高曰臺加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桷

樸采也桷椽也木曰榭麗美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桷

採飾也桷者不施榑櫨桷讀雞研或作刮也不加珍怪奇

異。遠吉按奇異本皆作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

藿之羹。糲祖也糲稷也糲讀賴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

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

任重之憂。任讀任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

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

濟于江。巡狩為省省視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

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勞憂生

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蠖蚷。人壽蓋不過百

沒化不見故曰歸滑亂也和適也蠖蚷。年故曰寄死滅

宮東方朔射覆對武帝曰謂為龍無有角謂為蛇而有

足駭駭。駭喜緣壁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

非守空。蠖蚷易是也。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

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神在男曰

巫巫能占骨法吉凶之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

氣故見其兆徵徵應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

隱士壺子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

子也報白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

持天。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實幣帛貨財之

壤矣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實幣帛貨財之

也謂命危殆不旋壺子之視死生亦齊。齊子求行年

踵而至猶不恐懼壺子之視死生亦齊。齊子求行年

五十有四而病偃偻。脊管高于頂。膈下迫。頤兩脛在上。

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偻脊管下竅也高于頂出頭上

正員也膈讀精神歇越無之歇也燭陰華匍匐自闕於

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偉哉猶美哉也

貌。好。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

抄宋於

△ 在衡案論浙本作喻

在衡案論浙本作疾

而抄宋無  
在衡案論浙本作劫  
推

疑有吳下文

在衡案論浙本作疾  
又案論浙本作稱  
在衡案論浙本作卿

也以其禪舜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處以其視龍猶蝦蟇也原壺子

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論持以天壤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

之同也行匍匐謂于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

倚于不可關閉之塗言無不通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

往而不遂遂往也無至而不通至而通也生不足以挂志死不

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違也禍福利

害千變萬終終轉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

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

而況斥鴳乎儷借也斥澤之鴳雀也勢位爵祿何足以槩

志也不足以槩至人之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

名嬰字平仲齊大夫也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

穰者是從亦如之故曰臨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

死地而不易其義者也殖華將戰而

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華周皆齊士為君伐莒人

而死故曰不改其行也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從崔杼

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戰何不可句直矛殖華可止以義

何不摧不撓不義故曰不可劫以兵也

而不可縣以利縣視也言不可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

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

不拘於物又况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

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延州

國春秋賢之諸侯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

之子偁公子也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戴公六

世之孫西鄉士之子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

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

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玉為寶若與我是皆喪

可證要略

在衡業暴漸本作暴

注疏抄本

△在衡業修漸本作修誤

△在衡業漸本作喉注同

△在衡業肯漸本作肯

納此以請疾子罕置諸其里使王務光不以生害義故  
 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其名於子務  
 自投於淵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  
 於深淵而投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由務光見貴許  
 曰不待至富不待財其賢使使者齋金百溢聘之欲以  
 爲相而不受故曰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也身至  
 親矣而棄之淵是也外此其餘無足利矣猶除也利  
 受也私獨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  
 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  
 羞也攷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金滕豹韜周公  
 之書許由輕天下不受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  
 焉用此書故曰廢矣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  
 者慙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暴

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  
 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  
 足利也大義疾君親之難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  
 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窮鄙之社窮巷之小社也盆  
 也爲樂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  
 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仍仍或作聆聆猶聞藏詩  
 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夫以  
 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  
 尊勢窮位厚利重祿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勿其喉愚夫不爲  
 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天下至大非手所據故不言  
 其權勢而勿喉殺身雖愚者不肯爲也故曰生貴于天下矣  
 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

在衡案蓋浙本作蓋主司

在衡案美浙本作等  
在衡案錢浙本作元下同  
宋瓊

失濁云

宋漢藏

可證後本經訓

在衡案味浙本作味

在衡案喉浙本作喉注同  
在衡案鹹浙本作鹹

在衡案以浙本作夕是

在衡案卧浙本作臥注同  
疑矣

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也蓋覆也餘饒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

天下不羨其和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今

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敖地名倉者以饑而

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

不為之減也減少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竭盡有之不加

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筭箒有其井一實筭箒受

家人之井水也筭讀顯顯一適吉按說文解字筭

筭也筭以判竹圓以盛穀也急就篇所云箒筭箒筭

與注義恰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已說在大憂內崩大

怖生狂除穢去累漠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

不以視清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

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昧以生

而若死昧暗也昧也楚人謂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

化為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欲同成生死之與生一體也

今夫繇者揭鑿重負籠土繇役也今河東謂治道為繇

州謂之鑿有刃也三輔謂之鑿也籠受土籠也道吉

按鑿說文解字作菜鑿即鑿字解字又曰鑿相屬讀若

焉蓋因讀鑿為焉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酸如鹽故

因之誤為鑿也得鹽汗交流喘息薄喉日鹽汗薄迫也

氣衝當此之時得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莠陰也三輔

下為莠也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為越言多蔭也

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越讀經

無重越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瘦者捧心抑

腹膝上叩頭抑按也叩或作跣蹠跣而諦通以不寐當

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

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卧極夜者樂于一噲故知字

在衛素論浙本作管誤

在衛素論浙本作還是注同

抄宋以

在衛素論浙本作喻

在衛素論浙本作脩

抄宋彫

鈞抄宋錯

在衛素論浙本作漢

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劫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  
 天下養生之和謂正道也故不可示以天和之窮勢而移也則不可畏以死樂其生之畏死言不懼之以死知許由之  
 貴於舜則不貪物不貪利欲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  
 不為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為冰乎不如未  
 之時偃凝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自無蹠有蹠無形至有  
 能變也至無形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  
 謂滅生變化也無形孰能無好憎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  
 言天無有垠外而能為之內道當微妙故曰至貴也能知  
 小小無內而能為之內道當微妙故曰至貴也能知  
 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能出  
 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趨其末不修稽古之  
 典苟邀名號耳故曰不知原

心反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直猶但也雕琢  
 本也本情以合流俗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  
 與世人交接也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  
 束其形內總其德悲哀也謂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  
 為悲人衰世之學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  
 而不得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心有不樂無樂而不  
 為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無益情者不以累  
 德而便性者不以滑滑亂達吉按諸本作無益於  
 以滑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縱放也肆緩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性本所以欲謂正  
 性恬慎也所欲



當誤

在衛靈公漸本作惑

盧校宋此抄宋於

在衛靈公漸本作強注同

本經訓注刊

抄宋此

謂情欲驕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

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掩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

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

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

然顏淵夭死季路菹於衛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

仕于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曰若由不得其死

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衛人醢之以為醬故曰

菹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子夏學于西河喪其子而失

自牖執其手曰斯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

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

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

勝故肥道勝不惑縣于富貴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也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

位不便侈靡之樂此志子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

直猶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

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殫不通形性屈竭也以

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

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不以利矣處大廓之宇

游無極之野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

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

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也已非

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禮

貴于我如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

心哉越人得鬻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鬻蛇

△ 見原道

疑誤

在衡案橋浙本作禽注同

也其長鬣丈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  
 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擯棄其  
 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  
 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晉智襄子欲  
 開道來受鐘為和親智伯因是以大鐘仇由之君貪  
 兵滅取其國也仇讀仇餘之仇也虞君利垂棘之璧而  
 擒其身晉大夫荀息謀于獻公以屈產之馬垂棘之璧  
 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君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  
 死位曰滅故曰擒其身也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  
 其色面變之生奚齊其弟生悼子遂為殺太子申生而  
 立奚齊殺適立庶故曰亂四世者桓公甘易牙之和而  
 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  
 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  
 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  
 不葬故曰不以時葬也

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遣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  
 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戎得其上地也美地也  
 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  
 大患哉五君仇由虞公晉獻齊桓胡故射者非矢不中  
 也學射者不治矢也不治矢言不為而得用之御者非轡  
 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筴夏日之裘無用於  
 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筴扇也楚人謂扇為筴故以湯止沸沸  
 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已止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七

戊午九月八日吉也臨

光緒九年癸未冬十二月十七日癸亥甚煖故振畢張鳴珂料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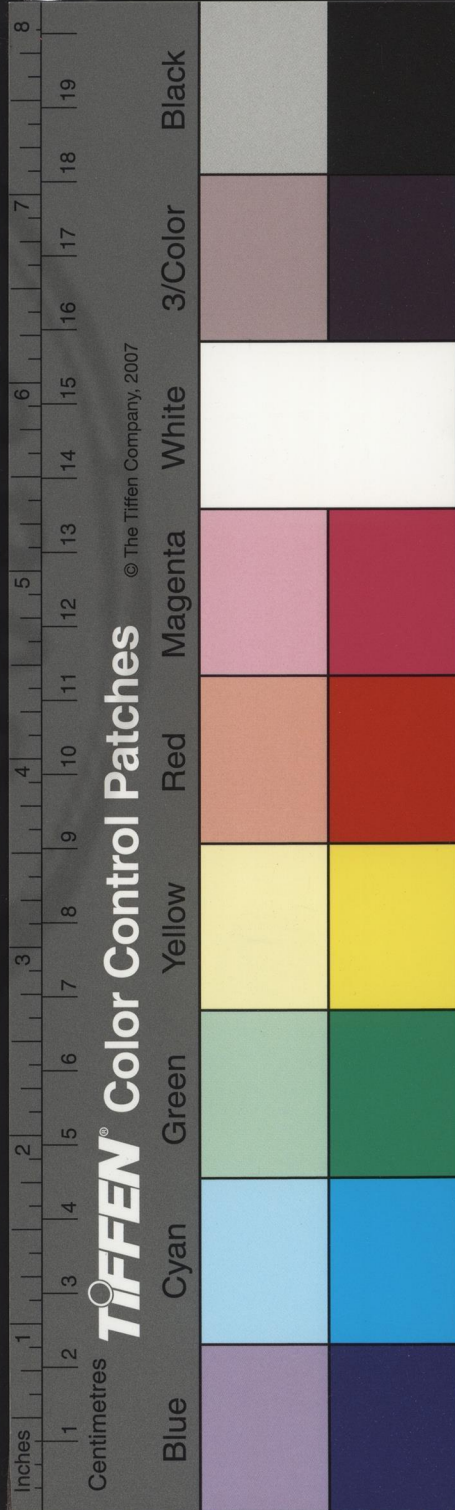
末葉

淮南子卷之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子箋釋

卷八之五



宋治最是

宋有推是

當行不字讀躁連  
擾句故通常也句  
抄本於

在衡業畧浙本作略注同

悅下抄宋本有也字

抄宋為

淮南子卷八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遠吉校刊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于道治亂

太清之始也

和順以寂漠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

也寂漠

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不變也素

不擾民

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不變也素

樸精不

散也閑靜言無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

欲也

不躁擾故常也無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

在內者

志在心平欲故能合于道出于外者身發動而

所履行

也行不越規矩故能調義或作德也其言畧而

成於文

行快而便於物章發也便利也物事也其言畧而

循理其

行悅而順情不覺之悅一達言按悅取不覺義

當是

敘字敘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偽

今之

奪字也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偽

僕也

飾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契龜之兆也世所以

巧也

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契龜之兆也世所以



在衡業新本作款後同

在衡業太新本作辰是

在衡業正文元元新本作玄玄

注元天折本作玄天張鳴珂曰

據注則正文第二玄字當作元

疑校者誤改也

在衡業新

本衡業當

本作實

至疑衍

運照可證主術

疑衍

在衡業切浙本作物是

在衡業湯浙本作竭是

疑之庚辰

在衡業電浙本作電又顧校電旁  
殊之宋雪霜

有誤

在衡業群浙本作聯注同

古吉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  
也同精於陰陽一和于四時也一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

相雌雄造化天地也雌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生

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光明

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五星熒惑太白鎮太歲當此之

時元元至陽而運照元天也元氣也陽大也盛德鳳麒

至著龜兆鳳麟聖德之世至至善言誠否也甘露下竹富

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滿成也流黃玉也朱機械詐偽莫

藏於心莫無逮至衰世鑄山石鑄猶鑿也鐸金玉擿蚌

蛭蛭刻金玉以爲器也適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

也切類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胎也天孽子也覆巢毀

卵鳳凰不翔鳥味也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

澤而漁田獵也渴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也畜藏

而萬物不繁兆萌芽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

而卑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疏築城

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

電霰降虐霧霜雪不霽霽止而萬物焦天霜雪之害

繁天不菑榛穢聚埒菑草曰芟野莠長

苗秀芟殺也芟草也苗稼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灰

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鴛縣聯房植夏屋大屋也

椽者一曰辟帶也房室也植戶植也造吉椽檐榱題

按縣縣縣卽檣字辟帶之義見楚詞九歌

也椽榱也題也榱榱也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艾荷阿曲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

在衡業前浙本作脩注同

容滿華也交首也荷葉也五采爭勝流漫陸離和陸離美相參  
 貌修揆曲天矯會橈芒繁紛挐皆屋飾也芒讀也芒讀也  
 之相扶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剗  
 之號也王爾古之巧匠也剗剗剗剗剗剗  
 剗尺剗兩刀也剗剗剗  
 剗讀者規度刺畫墨邊按原道訓注云剗剗  
 也剗別者規度刺畫墨邊按原道訓注云剗剗  
 異錢別者規度刺畫墨邊按原道訓注云剗剗  
 曲刀應劭云剗剗剗剗剗剗  
 許二家注本相剗剗剗剗剗  
 故多前後互異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栢  
 菌露夏栢松栢根茂菌露竹筲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  
 似綸露讀南陽人言道路之路江河三川絕而不流  
 涇渭流也出岐山絕竭也故夷羊在牧夷羊土神  
 日不流國語曰河竭蠶蟻蟻之屬也一日蝗也齊州謂  
 商郊牧飛蠶滿野之蠶蟻蟻之屬也一日蝗也齊州謂  
 野之地

尚書作菌露

在衡業持浙本作持是

拱之天旱地坼坼燥也鳳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  
 獸於是驚矣句爪鷹鵠之屬也居牙熊民之專室蓬廬  
 無所歸宿專持小室也蓬廬拒守之拒東餓飢寒死者相  
 枕席也言其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  
 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為備飾職事制  
 服等也等差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誅譽行賞罰經書也誅  
 可賞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  
 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抑沒也言民有天地之合和陰  
 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天地合和其氣故生陰  
 乘人氣本作乘一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君  
 氣唯藏本作亾不為臣不和五穀不為不為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

疑重陰陽



在衡案袁浙本作袁  
抄宋氏

在衡案惟浙本作怪

在衡案莊浙本作恥  
毀抄宋誹

事力勞  
又見後王術  
家下抄宋有  
西字

在衡案維浙本作襟

在衡案滿浙本作淫

宋非

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陰陽儲與呼吸浸  
 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尚羊無所主之貌一日裹斟酌萬  
 殊旁薄衆宜旁並薄近也衆物宜適也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羣生  
 醞釀猶和調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  
 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  
 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負也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  
 惑也審明也符驗也性物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  
 為一殊異也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優游  
 從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  
 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  
 混大也大冥之中謂道也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

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誦懷機  
 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謂謀也性失失其純樸之性也是以貴義陰陽  
 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  
 禮禮以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迫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  
 貴樂樂以和之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  
 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  
 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  
 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原有情也民性善而天地  
 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  
 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  
 目不營於色營惑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

二頁  
旁與並  
通見史  
命之符

淮南子卷八

四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于上疑 宋于 脫之

在衡案歷浙本作曆下同

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說也言尚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和失也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仁義末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樂小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至至德之道也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也表影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術也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放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是故大可觀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

△

伯益作井見呂覽非在衡案歷浙本作脩

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清商味甘濁官味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脩設也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天遷移也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詐偽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劫故夜哭也鬼或作魍魎恐見取豪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棲昆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愈益也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倕堯之巧工也周鑄鼎著倕像於鼎使銜其指假令倕在見之伎巧不能復踰

疑通理倒理道也見下注詮言訓道理通而人偽滅也

在衡案歷浙本作讓  
在衡案讓浙本作讓  
當作受

但當銜齧其指以明巧之不可為也一說周人鑄鼎畫象鏤僊身于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大巧為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愴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天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道無姓名故曰不知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實財誰何也不名故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為恩德振不足名不立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讓之則受之讓也弗能害也總一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有智謀者向辯者何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能通不言之辯不道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予竭之道者入天之府藏

在衡案歷浙本作歷

在衡案歷浙本作曆  
容成氏非容成  
列處上下  
疑少三字  
以釋稱訓證之  
道路下有脫字

辨命論注  
袁茶陵二本  
鑿齒二字  
在脩蛇上

盡也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擲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也與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歷術鴈行長幼有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躐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蛇不螫毒故可躐履也時人謂自當按擾人之擾當作機古柔字也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狹獠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狹讀車軌履人之軌獠讀疾除瘡之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鑿齒獸名也狀若龍首或曰似狸下徹領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

在衡案華新本作華注同  
檜抄宗庸  
抄宗克辰拜

當作微注同 抄宗丘  
一作作繳兩說也并  
改正文耳

在衡案並浙本作竊  
在衡案擒浙本作禽

在衡案際浙本作狹  
柏當作伯伯下脫  
九字共工氏之伯九  
有也出國語原辰

也能壞人屋舍封稀大豕楚人謂豕為稀  
也脩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射之類  
堯乃使羿誅  
鑿齒於疇華之野之疇華南方澤名也殺九嬰於凶水  
之上北狄之地繳大風於青邱之澤  
青邱東方之澤名也上射十日而下殺猓猓十日並出  
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湯所禱旱桑山之林萬  
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近始有  
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也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墜庫以龍門未開呂梁未  
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地名在魯也  
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卑陵赴樹木  
馬羽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  
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也未發之時水道  
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滓無岸畔也一達吉按呂梁有  
兩說一說在西河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是也水

空存即窮桑

封豨大豕也楚人謂豕為稀

經注云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  
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昔呂梁未闢河出  
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今離石縣西歷山尋  
河並無過岷至是乃為巨險即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  
百有餘里道元雖駁正邵國志然亦主西河之說矣一  
說在彭城即注是也云石在水中之者說文解字亦履石  
渡水也攷詩在彼淇梁在彼淇厲以例推之厲亦即砾  
字梁砾俱置石水中以渡行旅之義段國沙州記云吐  
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冰亦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  
其事矣毛鄭注詩恐未得其解  
關伊闕導瀍澗伊闕在洛陽西南九十里瀍澗兩水名  
瀍讀襄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  
纏之纏  
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為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琁室  
瑤臺象廊玉牀琁瑤石之似玉以飾室臺也琁或作旋瑤  
或作搖言室施機關可轉旋紂為肉圃酒池紂積肉以  
也臺可搖動極土木之巧也紂為肉圃酒池為園圃積  
酒以為淵池今河內朝歌紂所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  
都也城西有槽酒池處是也

五頁

經注云

七

在衡業字浙本作草

當有誤

在衡業得下浙本有名字無也

在衡業修浙本作降

在衡業他浙本作佗

抄宋本無知字

前卷形

仲良當考

鳴珂業注中押字顧校旁注手知宋本當作押也  
在衡業押浙本作仲亦誤

民之力，劓諫者，剔孕婦。王<sub>子</sub>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紂諫者，孕婦，身將就孕之婦也。攘天下虐百姓，於是紂解剔觀其胞，裏故曰剔孕婦也。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南巢，今廬江巢縣是也。夏臺，大臺，故作宮也。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武王周文王之子，發地在車曰士步曰卒，牧野南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至人至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鉗口，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不可道，故名不可道，故名可名非常名。真人之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

不紺塚

同指異路而同歸。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楫而渡曰馮河。言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小人之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他，此不免於死。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天之法也。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乘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牢，讀楚人謂牢為雷，彈，山川令。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引也。猶出雲雨，復能墜止之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普，汜也。無私愛憎，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言，皆公也。

在衡業字卷八

八

注非正文意

注圓抄宋作負

廢校 宋廢 注有誤 扶撥又見主術

在衛案侯浙本作虞

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

於不測贏長也縮短也卷屈也舒散也淪終始虛滿轉

於無原轉化歸於無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

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叙讀曰脅喜怒剛

柔不離其理理道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

之與奪也予布施也非此無道也則四時用六律之君

他道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權

也平也準法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

倫聰明耀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

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施延延於名聲傳于後世後

傳聞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

神總總合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內能治

身外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風化則

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韞折寬而不肆肆緩雖寬

非肅而不悻肅急也雖優柔委從以養羣類類物其德

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邪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

賢而退不肖扶撥以為正撥任也壞險以為平矯枉以

為直矯正也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

心也役使帝者體陰陽則侵為諸夏王者法四時則削

為諸夏所侵削傳曰諸侯霸者節六律則辱為鄰國君者失

準繩則廢為臣所廢故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滔

不滿密也不為大而行小則隘隘行小則隘隘

惟百子卷八

九二

抄宋隆

劉增

失口云云  
精神訓可證

在衡業難浙本作謀

臣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大行天愛其  
精地愛其平精光明也人愛其情情性天之精日月星

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

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

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真身則目明而不

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為和

而弗矜矜自大也真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雜操精泄

於目則其視明泄猶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

當當合集於心則其慮通集欲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

苑苑病也苑讀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言守凡

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也大

構駕興宮室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延樓棧道雞棲

井榦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複道相通雞標棟榭櫺

榭榭類榭榭也榭柱也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

龍也紆曲屈刻儼浮首虎頭之儼儼也澗游瀨減菱杼紆抱

屬皆淫飾也儼讀儼然之儼也儼也澗游瀨減菱杼紆抱

文章鏤雕畫也玉曰琢皆巧飾也澗游瀨減菱杼紆抱

澗游瀨減菱杼紆抱澗游瀨減菱杼紆抱

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澗游瀨減菱杼紆抱

楚言杼紆讀紆結之紆抱讀岐嶷之郁嶷芒繁亂澤巧

為紛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皆采色形象文章貌挐

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肆極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

之際積牒璇石以純脩碕飾治也牒累純緣也以玉石

旋石切以牒累流水邊為脩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抑止

在衡業難浙本作強

在衡業兩數字浙本皆作疑

在衡業難浙本作疑

注有譌

鳴珂業業字顧校用異字筆出而未改

在衡案回浙本作迴是

抄宋像

在衡案羊浙本作羊誤  
在衡案梁浙本作梁是

在衡案字浙本作字是

當作大

注宋多西字

在衡案經浙本作經是  
在衡案謂浙本作讀

在衡案歷浙本作歷  
搜抄宋作道

在衡案雜浙本作謀

在衡案元浙本作元注同

在衡案正丈捶字莊一本作唾

怒水也瀨急流也而抑曲拂迴以像渴活迴轉流也  
 止故激揚之波起也二國多水江湖環之故多象  
 自遠迴故法而象之也渴讀愚慙之愚也達言按錢  
 別駕云渴靈門水名益樹蓮菱以食鼈魚樹種也蓮藕  
 渴邢國水名亦通鴻鵠鵠鵠稻梁饒餘龍舟鵠首浮吹  
 皆可以養魚龍舟讀蓮羊魚之蓮也  
 以娛此遁於水也鵠鵠鵠鵠類也一曰鳳之別類龍舟大舟  
 頭故曰鶴首舟中吹簫與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樹  
 竿以爲樂故曰浮吹以娛與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樹  
 之隆設施也樹立也積土高丈曰臺加木曰榭也侈苑囿  
 之大以窮要妙之望侈廣也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魏  
 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會加擬於崑崙然故曰魏  
 厦大屋也曾重架材木相乘脩爲牆垣甬道相連  
 架也其高與崑崙山相擬像也  
 甬道謂甬道布之道也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經  
 甬道謂甬道布之道也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經

歷遠直道夷險接疾也徑行也道之終曰馳驚而無蹟  
 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  
 華蟲疏鑿以相繆紵書曰山龍華蟲藻火寢兕伏虎蟠  
 龍連組兕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焜昱錯眩照耀輝  
 煌錯雜也眩惑也照耀偃蹇參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  
 鍛錫文鏡乍晦乍明雕畫也綠錯錫鏡文如脂膩不可  
 也一達吉按鏡說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籜條言劍  
 文解字作鏡鐵也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簞纏錦經  
 美沒滅其瑕文鏡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簞纏錦經  
 竹簾籜條韋取其邪文次叙劍鏡若此也纏錦經  
 冗似數而疏錦似數如疏文鏡美眩人目此遁於金也  
 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荆楚言二  
 之而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埗以銷銅鐵也橐擊  
 窮盡之而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埗以銷銅鐵也橐擊



在衡案治浙本作治是

此亦梓 王有

在衡案侯浙本作侯

隅差又見後作隅皆  
齊俗訓

在衡案修浙本作修

在衡案充浙本作充

△

治鑪排橐也。埵銅橐口鐵筒埵。靡流堅假無狀足回。遇  
 入火中吹火也。故曰吹埵銷鑠。靡流堅假無狀足回。遇  
 按盧詹事去無。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幹長枝也。柘  
 是申別本作足。山無峻幹林無柘梓。桑梓滋也。柘  
 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白素也。  
 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盡也。殄此五者一  
 足以亡天下矣。則足以滅亡也。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  
 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  
 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明  
 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宣其令。謂之明  
 堂。其中可以昭穆。謂之太廟。其制半天子。謂之宮。  
 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宮。  
 土事不文也。質木工不斲。琢不雕。畫也。金器不鏤。不  
 鏤舒文飾也。鏤讀婁之婁。遠吉。按婁之者字從毋中  
 女。即婁處子義也。此讀從之。孔戶部。纒。滙。疑。句。有。脫。字  
 必。未。衣。無。隅。差。之。削。為。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冠

無觚羸之理。觚羸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干也。言無者  
 堂大足以周旋。理文。故曰周旋。理文。政事。文書也。靜  
 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孝經曰。宗祀文  
 上帝。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  
 也。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  
 本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金木水  
 陰行。火為陽。行木為煥。行金為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  
 則樂。欲得無違耳。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  
 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  
 哀。有憂難也。喪亡也。傷。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  
 手足不靜。泣。靜寧也。蹕。踊哭也。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

宋元

卷之三

十三

盧校 宋王

宋哀最是

但抄宋作相

宋非

△ 恚 有王 見地形

注有謫

見精神

△ 在衡業感浙本作憾注同

△ 在衡業強浙本作強注同

抄宋於

在衡業齊浙本作曾

充人血有充有侵犯則怒盛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

則有所釋憾矣憾釋也故鐘鼓管簫干鉞羽旄所以飾

喜也衰經苴杖讀曰崔有實者衰哭踊有節所以飾哀

也故曰飾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

質乃為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

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

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有道之世人得其志故生者不恨天

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貶故聖人為之作

樂以和節之夫人衆人也但中心相樂無以發其恩賜

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

耒耜耨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計人

也稅歛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

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贅從嫁也愚夫蠢婦皆有流連

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瀾漫失其職業也悽愴傷悼之

乃使始為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

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給足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

其慈子竭其孝竭盡也善事各致其愛而無感恨其間

無感恨也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非強行致孝子之

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三年之思慕

自絕于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

疑怨尤充育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被衰戴經戲笑

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本在古者天子一畿諸

在衡案候浙本作疾下同

侯一同方千里為畿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分猶有不行  
 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  
 不行言不行上令者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  
 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有賢者受惡  
 社其墓若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是也祭卜其子孫以  
 代之卜類以事類祭之也詩云是類是禡也晚世務廣地侵壤  
 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  
 聖之後辜罪也民皆帝王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  
 之牛馬侯人之子女侯繫囚之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  
 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  
 也言兵為禁暴整亂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

在衡案注本喪浙本作本傷是

言兵討人之暴亂非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  
 所以自為暴亂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  
 人之邪志存人之正性政其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為  
 偽也喪踊哭泣所以盡孝子之哀情也故事親有道矣  
 而愛為務愛道孝道務在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容朝廷之  
 也父子主愛君臣主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禮三年之  
 禮也論語曰喪與其易也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術數  
 寧戚故曰以哀為主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  
 可誰能去兵兵之所來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亡廢興  
 存亡昏明之術也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也  
 故曰以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也  
 喪也故曰道廢

淮南鴻烈解卷第八

戊午九月十一日元和管慶祺臨

光緒九年癸未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新建粥廠放振數張鳴珂料并記

末葉後八行

淮南子卷八

淮南子卷之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子卷九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在衡業辨折本作辨是

疑衍三字

王術訓王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教令也謂不清  
 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成辨  
 自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  
 也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相儀耳能  
 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謀也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猶  
 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為天下人所法則也進退應時動靜  
 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  
 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已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

樹玉按文選馬季長長筒賦云六器者猶以二皇聖指難

在衡案蓋浙本作益

改 在衡案少浙本作小顧校味未

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邃筵也下自目故曰蔽明也天子玉縣十二公侯掛珠九卿點珠六伯子各應隨 黠續塞耳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黠讀其命數也 天子外屏所以自障屏樹垣也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外故曰所障也 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 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奸也賊敗也 天氣為靈地氣為魄反之元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元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 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言釋神安靜不躁動也 智不出於四域信身在中懷其仁

在衡案蓋浙本作益

在衡案成浙本作誠

宋湯最是  
可訂前

在衡案復浙本作很

誠之心懷思 甘雨時降五穀蕃植蕃茂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穀新穀也薦之明堂嘗也 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人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倘伴也其民樸重端 慤端直也慤慤成也 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省約也煩多也 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幽冥東至暘谷暘谷曰西 西至三危三危山西極之山 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其俗同 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

長笛賦鱗魚噉於水  
喬注引淮南子水濁則魚噉噉當行注楚新本作前

人當有噉噉魚出頭也蓋許慎注

樹玉按水濁則魚噉  
政苛則民亂二語  
出天子韓詩外傳淮南王並襲其語噉字雖說文所無而與噉同音亦絕不相近不

態  
能抄

噉又見繆稱同

又見說山上句同  
又秦族云而魚已噉矣庚辰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注同

移風可證後

又見道應訓

過抄宋通

在衡業人浙本作仁是

在衡業修浙本作臥

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

治、削薄其德、會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

來、鳥、擗稅而狎犬也、亂乃逾甚、逾蓋一達吉按稅說文

執稅以罵曹操亦是、夫水濁則魚噉、魚噉氣出口於

枝、此擗稅義當從之、言無聊也、達吉按說文解字噉魚口上見

苛則民亂、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噉噉延頸歸德蓋

亦眾口上向之義、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十字出韓

詩外傳淮南之文、博采通人信而有證、此乃改噉為噉、

字無即異文與、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

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

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救上多事、則下多態、上

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

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堞塵

楚人謂之堞、堞動、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贍

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

德、推誠、實、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

本也、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

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

志之所在、踰于千里、過猶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

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人物歸陽夏日猛物、故至精之像、

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

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

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也蓋乘馬

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其害、故郢市南宜遼、弄丸

吳都賦引

此行之

此行之

二頁

忌抄宋極

見原道 抄宋於

宋有反

在衡案乎斯本作平是  
宋也誤入注首藏則  
非

△ 有誤原辰  
靜也與下之風  
同義文字亦作  
蓋其誤已久矣

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姓也召熊勇士居楚市  
 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晉西台之為  
 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子  
 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  
 乞不從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  
 故不從舉之以劍而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  
 能從子為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殺兩家雖  
 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鞅韜鐵鎧瞋目扼擊  
 也。遼吉按應云宜遼名也姓熊鞅韜鐵鎧瞋目扼擊  
 本或作擊者非。其於以御兵刃縣矣。縣遠也此于券  
 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德也待目而照見  
 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遼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  
 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遼伯玉衛大夫遼瑗也子  
 子弟也。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簡子晉卿趙鞅也史  
 還報曰遼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賢也其固塞險阻何足

以致之。致猶勝也故臯陶精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  
 言者也。雖瘖乎獄理訟能得人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  
 亂政有貴于見者。也。雖盲而大治晉國使無故不言之  
 令不視之見。不言之見師曠瞽也此伏犧神農之所以  
 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莊公  
 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齊靈  
 公之子光崔杼齊大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  
 夫也亂殺莊公也。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  
 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  
 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極故君人  
 者其猶射者乎於此豪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  
 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



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微鶩彈也威王齊宣王之女也春秋後微讀紛麻縷車之縷也

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哀威王也縣樂孔子也

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

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甯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公悟之用以為相至精入

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

子學鼓琴於師襄師襄魯樂太師也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

明矣論教教之鼓文王操也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

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於竝世

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

雲濛千里之雨至濛會也或作蒸蒸升也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

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

憎忘於外形見好憎情欲以充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

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貫通壅塞橫局四方

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况於執法施

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

暴虐亂也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衡也繩之於

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

故可以為命夫權輕重不差蠱首蠱首猶微細也扶撥枉撓不

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

所立立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為治者不

與焉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

也木擊折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

抄宋無也字

抄宋正

提行

疑少銓字見齊  
扶撥可證前篇  
鍼抄宋歲

繫庚可證

疑輕

之巧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拙也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於物也兵莫憊於志而莫邪也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小小意精誠伐人為利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故以莫邪為下也寇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為大故以枹鼓為小也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言無所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曰無廢道也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理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本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也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日大舟也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驪馬而服駒駉黃馬白腹曰驪詩云駒駉不能與服也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山居者所習故孔墨不能也阻或作塗志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内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脩伸鉤索鐵欵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脩角也索絞也欵讀協一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脩作脩注云舟脩推作推儀作戲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焦或作巢一達吉按焦與巢古字通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

美作塗是也  
偏誤同原道  
後無偏

在衡案橋浙本作禽

在衡案強浙本作強

能與胡人騎驪馬而服駒駉黃馬白腹曰驪詩云駒駉不能與服也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山居者所習故孔墨不能也阻或作塗志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内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脩伸鉤索鐵欵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脩角也索絞也欵讀協一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脩作脩注云舟脩推作推儀作戲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焦或作巢一達吉按焦與巢古字通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

宋少力

△△在衡案蒐浙本作蒐後同

在衡案蒐浙本作蒐後同

△在衡案驚浙本作驚注同

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培井之無龜鼉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駟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殊與鳴夜撮蚤咬。察分秋豪。晝日顛越。不能見。崑山形性詭也。謂之老覓也。鳴鳴也。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豪。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獲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疾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苦讀。監嫚。捕器。嫚讀。慢。緩之。慢。夫責少者易

此行之字

高不注。空。星。恐。有。誤。字。或。校。遊。指。雷。星。以。當。之。未。為。的。也。

疑衍 在衡案修浙本作修

儻職寡者易守。寡少任輕者易權。權謀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戾。戾欺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儻然元默而吉祥受福。故尸不言語。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不飾。爲美。亦一人被之而不衰。衰大。萬人蒙之而不褊。褊。小也。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通猶爲惠者。尙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處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慎也。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風化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

五頁

宋取據

宋襲據

△ 在衡案論浙本作喻  
見原道

修疑亦當作循

在衡案善善惡惡莊一本作善  
惡善惡誤：又案強浙本作強  
有謬

△ 為之抄宋之為  
在衡案傳浙本作傳是

因法而行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誅者不怨故不怒也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贖於君贖物是故朝廷燕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能之人皆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桔臯上衡者有此行也俛仰取制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百官得脩焉於也以諭君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

不足以大寧者小惠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如此人者欲譽堯而毀桀以成善善惡惡之名人猶有強知之人爾不如掩聰明而本修大道成清靜無為則天與之名之速也人君之道亦如此也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地生之財天與之時湯武是

宋據字

也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為之謀若伊尹為湯謀神農后稷也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為基建立也是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也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通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眾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

六頁

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

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

姓謂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

而弗厭尊也推也奉也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涯

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

無方者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

故君臣異道則治不易奪同道則亂君所謂可臣亦曰

曰君是問也莫相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

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

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

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

宋非前志

任抄宋任

舉抄宋季腕抄宋服

見精神在衡案注詩上浙本有足字

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也勝殷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

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秦

其力使舉大鼎腕脫而眾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

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乘眾人之

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眾力強以天下為禹決江疏

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

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

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推雖神聖

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

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之善御臣也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

當作无見後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

△

△

△

事抄宋爭

當作直

在衡案修浙本作注同

追遠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

拂戾也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

說遠也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眾智之所為無不成

也聾者可令嚙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

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

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

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

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木

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營則讒佞姦

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中入

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

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

者譬猶雀之見鷓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

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

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

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傷病也得失

之道權要在主是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事治

治之使宜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

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車

之所以莫撼玉石而撼瓜瓠者何也石堅瓠不無得

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

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

在衡案錄浙本作飢是

按此行俗字

本篇刑罰不足以  
移風 道應訓以  
此移風 詮言訓  
文王脩之政周而  
天下移風

堤行

在衡案他浙本作它

在衡案錄浙本作制是

參五見韓子疑衍  
之字

偏疑衍或作偏(運)  
字下運照本經訓有

逆疑衍

宋為是  
王

宋人之

△

民有殺食自饑也靈王楚靈王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

爭處越王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為

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

不足以為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

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也

實真偽是故處人以譽尊虛人隱居也以而游者以辯

顯游行之人以顯達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

利害之地而賢眾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然如言事者

必究於法而為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

守其業事以效其功效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

羣臣輻湊莫敢專君專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

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

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中羣臣公

正莫敢為邪公方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

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庶是以勇者盡於

軍盡力於亂國則不然有眾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

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

辯脩行者競於益也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

禁則犯之非邪非為智者務於巧詐為

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

上國雖若存古之囚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

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驟

抄宋無而字

在衡案捨浙本作舍

在衡案侯浙本作侯

在衡案擒浙本作禽

虞校  
德義宋德義  
民抄宋氏

計句絕宋最是藏本夫誤  
宋市最是

疑臣

提行  
主術訓下

駢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加猶止也。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之下，身死為戮。國分為三。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為厲，吞炭變音，擲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

九頁

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義德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市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蹶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

爵祿下疑  
否則上  
可衍死  
節唐



在衡業荒浙本作荒注同

人見時則注  
又見說林注

在衡業強浙本作強

在衡業剪浙本作剪據浙本作  
椽斷作斷均是

在衡業大浙本作太

在衡業美浙本作美

### 疑衍四字

在衡業却浙本作卻

### 提行

盧校 宋漢

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

死是故人主好鷲鳥猛獸珍怪物金玉為珍詭異

躁康荒康安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

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

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

玉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五彩具曰繡也則賦歛無度而萬

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

位也以為百姓力征強凌弱眾暴寡引吉按太平御覽

寡相暴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

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大路不畫大路馬車也

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越越席不緣越結蒲也

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敷敷細也巡狩行

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

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憊衰老也舉天下而傳之

舜猶却行而脫蹤也言甚易也遠吉按文衰世則不

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

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

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芻

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

百姓黎民黎齊顛顛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不得安其

正性也正性也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

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

春秋傳  
曰糗食  
不毀字  
林引作  
毀見釋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

穩

宋皆是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修作脩  
又案畧浙本作略注同

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  
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  
木也制裁大者以為舟航柱梁舟船也方兩小船小者  
以為楫楫修者以為欄棖欄屋垂短者以為朱儒枅櫨  
朱儒梁上戴蹲跪無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  
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鳥然而良醫橐  
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  
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  
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跋也及其  
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  
以捷巧畧行道也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木物有

選兼也 宋事

在衡業論浙本作詔

在衡業剪浙本作剪

提行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

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豪釐之計  
者必遺天下之大數遺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  
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  
亦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  
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閨閤之禮奧窔之間或佞巧小  
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  
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理是猶以斧斲毛以抵木也  
斲剪也斲讀皆失其宜矣適宜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  
驚攢之攢也驚攢之攢也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  
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聞猶百官修同羣臣輻湊羣臣  
若輻之湊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懼失是故威立  
故曰輻湊

△ 疑充

在衡案猶浙本作偏是

△

在衡案猶浙本作難

當作賞

在衡案貴浙本作貴是

△

可證前

提行

而不廢通吉按本皆作聰明先而不蔽法合察而

不苛察明也耳目達而不聞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

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

不徧羣臣勸務而不怠怠懈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

性生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已之才者

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楫者不能

游而絕江海絕猶過也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

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忠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使

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猶賤當也故

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

可用人君謂國君也掄出策謀也言言之而非雖貴罰也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

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差其

位不差其位其言可行不責其辯閭主則

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

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

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音濁

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

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

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言平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

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公正也私邪

古之置有司也有司蓋有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恣

放

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專法籍禮義者此行之字

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

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

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

於景此度之本也稷禾穗稷字通頭芒也十稷為一分

丈政謂之本也遠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

聲之宗也宗亦本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

此治之要也要約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觀於要者不

惑於詳惑也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

還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有諸已已有聰明也無諸已

不求諸人言已雖無獨見之明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

在衡業修漸本脩誤

宋非

提行 抄宋於

在衡業修漸本作脩

人主所立法禁于民亦自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不事

不獨行之于身言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

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等是故人主之立

法先自為檢式儀表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

民矣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

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

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節策內得於心中外合

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也而旋曲中規曲取道

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

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



宋貴富

疑有誤

持其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而  
 弗用不用智謀贊反以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肯為謀故轉任其  
 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  
 好自為之不任用臣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  
 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  
 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  
 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阿曲有司枉法而從風風賞不  
 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  
 主阿曲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  
 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

怨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  
 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  
 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  
 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為羽翼也資才是故君人者無為  
 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無所私好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  
 起諛諛之人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  
 之桓公襄公諸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釣胡王  
 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誘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  
 制制也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  
 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  
 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局外邪不入謂之塞局按

減抄宋滅

在衡案浙本作泰注同

在衡案浙本作強  
抄宋小大

在衡案浙本作備誤

在衡案浙本作就

抄宋於

許慎曰鷓鴣鷓鴣也  
依事列傳索隱

外欲不入謂之閉據下中局外中局外閉何事之不節  
閉云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  
 外閉中局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  
 為之精神勞則越越散耳目淫則竭竭滅故有道之主滅想  
 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  
 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道常以奈何為寶寶道  
 無形無形不可奈何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  
 道之所以為貴也守言不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  
 也衛君出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管仲輔相桓公晏嬰  
 也公輒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  
 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  
 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

十五頁

此行之

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約要也所制  
 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  
 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  
 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風化而為  
 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事役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  
 儒墨矣徧猶盡也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  
 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楚穆  
 子旅也使申舟申舟不假道於宋無畏曰宋必襲殺  
 我王曰殺汝伐宋見屏而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  
 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兵殺其使者亦亡也遂  
 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成軍宋城故曰權柄  
 也重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文王楚武  
 也冠趙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武靈王出  
 冠趙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

此行之

莊有子卷九

十五

在衡案挽浙本作棧是注同  
又案棧浙本作棧

抄宋無而

在衡案候浙本作候

具飾帶胡服為鷩讀曰私鉞頭口字三音也曰郭洛帶  
位銚鑄也達吉按藏本如是本或作曰郭洛帶係銚  
鑄也文義皆難使在匹夫布衣雖冠解冠帶貝帶鷩  
通疑有誤字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  
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  
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繩正故握劍鋒以離  
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  
伯休父宣王命以為司馬因為司馬蒯賁其後操其  
也周衰適他國蒯賁在趙以善擊劍聞應循擊也操其  
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觚劍也今使烏獲藉蕃從  
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  
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  
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撓刺船棹也資用也天

以行少  
去頁

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  
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城水城也塘堤也皆所以  
畜水達吉按唐市塘注故  
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因其勢也桓公立政去  
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桓齊紂  
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斲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  
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  
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眾也害一人而天下離  
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  
舉錯不可不審三舉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人主  
之網再舉殺比干斲朝涉之脛也人主  
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饑僅有餘不足  
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



○依注疑弱  
○詮言社

抄宋林  
在衡案錄浙本作慘

△

在衡案錄浙本作脣

踏 雨

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

不樂其大麗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

口者則明主弗甘也肥醲也匡牀藟席非不寧也匡安也

也細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

其匡床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

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歲登民豐乃始縣鐘

鼓陳干戚登成也年穀豐熟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

言皆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金鐘石磬管

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

效善也致效衰經管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此皆有

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充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度

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

求事治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

今無儲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

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

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

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

之時有涿旱災害之患涿久而有水潦也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

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

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

年而有六年之積積委也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涿

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

此行之  
支頁

在衡案植浙本作殖修作脩

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閼急閼憂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捷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境高下各因其宜卑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蔬有核曰果無核曰蔬秋畜疏食菜蔬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為民資資用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故先王之法收不掩羣掩猶不

此行少

在衡案下浙本作也是

在衡案用浙本在得下是又案疏浙本作蔬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取麋天麋子曰麋麋子曰麋不涸澤而漁涸澤漉不焚林而獵為也豺未祭獸置孚不得布於野十月之時豺殺獸四面祭獸置孚不得布於野陳之世謂之祭獸也未祭魚取鯉四面陳之水邊也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谿谷立秋鷹擊未立或作鷹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九月草木節解未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十月蟄蟲解不得伐山林也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十月蟄蟲不期年不得食皆為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發禽獸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春之後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陰降百泉則修橋梁十月昏張中則務種

六頁

雜術子卷九

五三

注中星當再考時則訓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疑不當重

盧校 宋即

在衡案修浙本作湊諭作喻

在衡案圓浙本作員

抄宋知 在衡案圓浙本作員

穀三月昏張星中於南方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  
張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  
四月建巳中虛中則種宿麥虛北方元武之宿八昂  
南方菽豆也虛中則種宿麥虛北方元武之宿八昂  
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昂星西方白虎宿也季上告于  
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  
遠者其道備矣實滿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  
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肢  
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  
利之也故堯為善而眾善至矣桀為非而眾非來矣善  
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極至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  
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  
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詩云惟此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此之謂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齊殊俗并覆  
翼翼昭事上帝聿志欲大者兼包萬國齊殊俗并覆  
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轂轂以諭王達吉  
云穀善錢別駕云道德經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河上本  
作穀注云不穀不為輻所湊也又別一解與此穀以諭  
王之注正同知古兩義並有後人但識穀善而不知有輻轂之訓矣智欲圓者環復轉運  
終始無端若順連環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竝興  
莫不嚮應也應和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撓弱素白而不  
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肆放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  
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擊掌也無不畢宜也  
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  
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故心小者禁  
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容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

淮南子卷九

三

禹疑与上文  
宋無文  
有王

在衡案崇莊一本作崇願校以  
墨筆寫崇字于旁  
又崇崇浙本作崇

此引詩以下皆已見  
前注大可疑庚辰

疑當作稿

當篇作繆

在衡案崇浙本作略  
盧校  
宋聞

在衡案圓浙本作員

者有不為也非正道也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事鮮者約  
所持也約要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警箴  
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  
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也湯有  
司直之人司直官名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過  
若豪釐而既已備之也備具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  
不舉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  
然天下而南面焉背屏而當此之時馨鼓而食馨鼓王  
樂也詩云樂也詩云奏雍而徹雍已食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  
言其率德蹈言其率德蹈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至  
政無求於神政無求於神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至  
之可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  
貴也

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  
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  
一說鉅鹿漕運之橋鹿臺紂錢藏倉名也紂  
府所積也武王發散以賑疲民紂父也封比干之墓比干紂  
諫紂之非紂殺之故武紂父也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  
王封崇其墓以旌仁也紂父也朝成湯之廟成湯殷受命之  
穆稱篇又云老子業于商紂父也朝成湯之廟成湯殷受命之  
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紂父也朝成湯之廟成湯殷受命之  
相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武  
宗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武  
鮮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  
也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  
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  
文王周也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  
者皆著於明堂著猶於是畧智博也以應無方由此觀  
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

推衍子卷九

三十四

此符少一

當有脫

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聖人之非義不行非仁義不敢履行也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

此行少一字

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周大夫敬王

孟賁足躡郊蒐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萇也號知天

賁勇士也孔子皆能招舉也以一手然而勇力不聞不

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

勇力也伎巧不知有伎巧其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

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

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

歌不輟匡宋邑也今陳留襄邑西匡亭是也孔子曰天

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懼分亦

明矣

犯猶遭也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為魯定作為

△ 盧校 宋有有

△ 在衛案捨浙本作舍

宋 或可證後前精神

鳴珂案智字顧校墨之而未改 在衛案智浙本作手

疑脫不

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

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

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

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

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

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

不察也六反謂孔墨萇孟賁吳起偏知萬物而不知

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

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

忍之色可見也不忍智斷割之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

聞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

△

原道有公見

△

宋非

△

疑有脫字

、在衡業修浙本作惰

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小教之以正故大有存也小責之以義故大有寧也非正義則不存非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眾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備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忤而後合愚者始於

示頁

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旦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旦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黻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身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眾

△在衡業知浙本作智

在衡業注中棄下浙本有驥字  
顧校于棄旁殊而未添注

在衡業塘浙本作唐修作修

疑有脫字

在衡業修浙本作修

抄宋修  
在衡業悅浙本作說  
篇末似非主術文恐有  
錯簡  
在衡業功浙本作效

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亂也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習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外野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與假人也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主掌國有以存人有以生也國有以存若魚得水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桀紂是也人無善志雖勇必傷論語曰勇而無禮則亂亂則傷也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亡傷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之危是上術也

得為也釋已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說親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友不能說親朋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已先脩其本也不脩其本而欲得悅親誠身之名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未也故不能得之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九

咸豐戊午九月廿七日元和官慶祺臨

光緒九年冬十二月二十六日刻於西江天甯寺中張鳴河公東記

淮南子卷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問話當考

抄宋無卷字

在衛黃証術本作證

宋乙

△、提行  
下同

在衛黃証術本作略

淮南子卷十

問話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達吉校刊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故曰繆稱

篇四注又簡畧蓋亦不全者也但各本皆同缺無據証並仍其舊不敢妄有增加也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

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礙挂是故體

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寤物來而

名事來而應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

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

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

同畧事同指上下壹心無岐道旁見者過障之於邪闕

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言能

同人大道至于野則可以濟大川大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

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眾適

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

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未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

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

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

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

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就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

之使之不終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

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

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

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一達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

在衡案侯浙本作矣

盧校 宋與 與其下交 宋有交

欺抄宋斯 注有謫

廢抄宋藏

遁遁求同乎已者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

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

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此二獸非未嘗

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

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

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

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寢謂卧關上之不安

不休死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論乘

乃止也。故有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

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

困慰者也。慰可蹶也。一曰慰極。一達吉按困慰人主以

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剗材無所不用矣。剗疏勇士一呼

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戴意志聲

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丑天下者。求諸已

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

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說之粗不如容貌容貌之所不

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

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照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

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

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妙中行

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

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

注中關抄宋開  
在衛案曝浙本作曝卧作臥  
宋連非當考

照認見後有注  
又見下篇  
在衛案照浙本作昭

宋者

得可證前

在衛業修折本作脩

盧校宋斯

消澤未詳  
正文昭注照前  
作照

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  
 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  
 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  
 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  
 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  
 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  
 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  
 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  
 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以玉祭之者質也文不  
 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鏹不可以驅馳  
 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楨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慝乎其

所結結要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教目  
 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誌昭道誌誠也不在混  
 冥之中不可論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  
 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言雖叫呼大語不  
 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  
 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  
 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  
 有悔仁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  
 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  
 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子之言體中君子之  
 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于戚舞於兩

△

疑衍一字 王有不專出 易和耳

宋尊

階之間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鷹翔川魚鼈沉禹以德服  
三苗猶鷹翔川飛鳥揚鳥見鷹而揚去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知其情實  
 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  
 甘甘非正為蹠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為之臣之而蹠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蹠蹠也  
 焉往言蹠乃往至也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論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正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  
 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為苟簡易行之義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念也仁念父母不樂子之如此  
 然不能止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太上皇德之君其性自然也

△ △ 見本篇

盧校 宋殮

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如此故我治之如彼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  
 滔滔然曰狐鄉肆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穗垂而向根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已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間羈負  
臣晉重耳出過曹負羈遺以壺餐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免其軀活靈輒後免其難也禮不隆隆多而德有餘仁心之

此行之字

買

主術訓無意字

當考

廣新按至至見列子  
揚朱篇本三見

在衡案昭浙本作照

疑衍

美抄宋美

感恩接而憐怛生故其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  
 為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憐於意志莫邪  
 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  
 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蹢躅  
 焉往生也言非為冀幸故至至不容至道之人故若昧  
 而撫昧芥入目也撫捫之若跌而據跌仆聖人之為治  
 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驎不  
 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言  
 見昭用瞽者曾闇而無動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故  
 為人而治事用思也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物剝落積薄為  
 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昃昃以至

辱其消息也離采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  
 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尋憂故詩曰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  
 蕪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  
 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  
 人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  
 自官也無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自召也貌何自怨乎人故堯  
 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堯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子產練  
 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虛而能滿  
 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  
 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也之美芳也繼

死抄宋无

可下抄宋有字

在衛案競浙本作棘  
見本篇

在衛案競浙本作競是注同  
小權

當作精 依注如此  
盡抄宋靜  
當作備 更辰

注非正文意

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

死所歸也故蔡演直仁而立死蔡演衛懿公臣狄人攻

剖腹以王子間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間為王

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

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

憚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

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已也故至適

之人不可遏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人之欲榮也

以為已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

於已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

而伯夷獨舉以貴為聖乎則聖者眾矣以賤為仁乎則

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

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

言自少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已不自隱身之

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競其容獨梁一木之水橋也

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身難情先動動

無不得免不得則無若發著而後快言人君以精動導

也無若結發動也雖若結快民也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

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

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而國治聖人之行無所

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

脩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

在衛業知浙本作卻

在衛業知浙本作註注同

在衛業知浙本作援

宋非

翰子陽未詳

注有謬

織者日以進織帛者進耕者日以却却謂耕者却行事相反成功一

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母乞食

於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艾陵之戰吳王夫差

與齊戰於艾陵也夷謂吳陽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

加以句也庶幾也適吉按陽吉也本或誤作告也收

易陽為吉陰為凶故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

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

非也閑子鑿三年之喪畢授琴而文者所以接物也情

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

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翰子陽

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矩鑿之中固無物

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同

材而各自取焉自從也矩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

治法也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

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吸於不已知者不自知

也吸急也一達吉按急字從及矜世生於不足但驕也

不足下心此作心旁及字本同耳矜世生於不足但驕也

也自樂為之非吸吸也熊之好經經動夫有誰為矜各任

如鴉自好為聲耳熊之好經夫有誰為矜各任

非徒矜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而知物化矣號而

哭噉而哀面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倨知情偽

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

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且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

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崇侯紂時諸侯也惡有其世



疑還

宋顯是

當作謂  
抄宋人有

綱抄宋綱

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

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

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

辭也。臣道左君。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讓字

讓也。左君。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故下右之君讓也，君讓字

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故下右之君讓也，君讓字

儀，斯頤。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騰辭，騰傳也。

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

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受命于人

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形見也。先見大刑於寡妻，至于

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故戎兵

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伐小。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

焉，而不勝。萬物載之。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

於人，斯得諸已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

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

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

言懷其情而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

子曰：鈞之哭也，鈞等也。子曰：予柰何兮，乘我何其哀則

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

情抄宋清

未詳

手抄宋於

在衡案鐵浙本作飢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疑有乎

照疑詔  
或即詔之借字

疑知

人或有鑿穿或有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跡而亂生  
填也言用心異也

焉也其載情一也也施人則異矣施于人故唐虞日孳

孳以致於王桀紂日快殃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

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

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

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多憂

害智貪憂閉塞多懼害勇故害智也嫚生乎小人嫚蠻夷皆能

之嫚蠻夷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誘美天下弗

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

錫不消釋則不流刑法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八頁

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所以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

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晉文密

而不舉晉文有小節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閭

修而境外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閭內亂而水下

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

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虞齊桓秦穆受而聽

之聽用二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照見日而寤矣衛武

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蓋年而羸我羸劣有

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

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

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

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也天故君

此行少

此行少

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若堯以天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御覽此下有注云。以賢人而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不知其用也。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不知用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腍者。厚腍厚切肉也。必其甘之者也。

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表立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孤竹君之子。讓國與弟。不食周粟。故餓也。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得仁而福之萌也。繇繇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

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怒。以趙所獻酒圍邯鄲。一曰。趙魯酒。楚王以為趙酒薄。而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已也。以為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共

在衡案美折本作美

△ 乙 盧校 宋乙

在衡案附浙本作部

楚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越踰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謝謂遣其雍也莫勉之也周政至至于殷政善善施教未夏政行行尚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乎泰山蓋七十二君也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已之禮可為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孝已殷子也蓋放逐而不失禮不能與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其次勞而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在衡案保浙本作保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烙見椒真

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貪其食今人貪而弗味孔子魯人之學也歌之修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易俗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歌長其音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治化之至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如此即其化也欲如草之從風草上之風必偃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紂拘文王於紂紂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不可傷故聖人不為物先

△ 宋有所

△ 宋不見主術

伎可證後

△ 在衡案與浙本作爲

抄宋劾

在衡案嘆浙本作歎注同

險可證前

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犬鈴也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後狄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以勇死死衛侯難衰痠以智困欲以術困周人殺之能以智智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不冥人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爲穴暉暉暉鳥也知晏暉暉鳥也天將晏靜暉自先鳴也暉暉暉鳥也知晏暉暉鳥也字鳩運日也廣雅雄曰運日雌曰陰諸晏無雲也當是蕃字封禪書陰諧知雨陰諧暉自雌也爲是謂人智不作燕重固

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論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孺殺簡公齊君也以柔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也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雖清濁失和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噤噤噤也知象箸必有人葬而孔子嘆偶人相人也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

在商案分浙本傳公是

在商案經浙本傳注同類文經受  
味之而未改

在商案經浙本傳

在商案經浙本傳

宋為

靖者必吃也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為秦孝分  
之以罪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治國譬  
若張瑟大絃也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  
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  
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  
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  
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  
不可以無罪蒙也素修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  
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為小不善為無  
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  
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

宋無非  
宋有於

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  
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  
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  
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  
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  
德廣人君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  
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  
焉者亡昔二皇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  
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  
不施亦仁道無為而民蒙純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  
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

在衡案歷浙本作序

在衡案函浙本作函

在衡案得浙本作得

宋有而

在衡案歷浙本作序

在衡案常浙本作嘗

伎可證後前已有

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謂律歷之數也欲知

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

利欲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纓纓萬物將自清

言治天下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

可與言大猶蟬不知寒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

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日唯無形者也驕溢

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把

也把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

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穢聖

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

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

天福由已發禍由已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誅正身直行

眾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眾是與俗儷走而

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也故聖人反已而弗由也道之有篇

章形埒者埒埒兆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

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張用之不節乃反為病

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

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

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

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

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

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

淮南子卷十終  
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裁制也  
度其伎  
能而裁制使之  
覽引作兼覆而并有之無益字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

戊午九月十九日吉也臨

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放孫敦敏於天甯僧廬張鳴珂記

淮南子卷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卷宋所有音皆非高注



淮南子卷十一

武進莊達吉校刊

漢高誘注



齊俗訓齊壹也四宇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命爲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

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

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

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

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

之爲禮者恭敬而伎伎害也音真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

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謂以權

盡而交疏盡而交疏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定之獸

見原道

淮南子卷十一

三



△見原道

前作蓋 主附

△在衡案據浙本作健

宋掘最是

依注疑禮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在衡案青浙本作蜻顧校墨○改而

宋有聖

在衡案改浙本作孝

主術訓福禍之始萌微

故民嬖之唯聖人見其

始而知其終 庚辰

烙前有

自穴作食肉疑匪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  
 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  
 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  
 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為銖頓即鈍字故頓頓即頓鈍是連吉按其歌樂而無轉  
 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  
 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  
 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  
 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  
 垂綬大路天子車結駟連駟則必有穿窬拊捷拙糞踰  
 備之姦抽掘也備有詭文繁繡弱緡羅紈羅縠紈素也  
 必有菅屨跣跡短褐不完者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也故

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鶉  
 也水蠆為螻螻青蛤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  
 入陽從夫胡人見麇麇麻子也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  
 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  
 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  
 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周公問  
 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  
 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  
 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  
 而亡魯去公室至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  
 始微言故糟皁生乎象楮紉為長夜之飲積糟炮烙生

見天文抄宋於  
在衡案新本作美

在衡案他浙本作它

乎執升庖人進羹升行紂熱升以為惡升以熱升子路擦溺而  
 受牛謝殺之趙國可以殺殺人故起炮烙殺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  
 贖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孔子曰魯國  
 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贖讓而止善孔子之明  
 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  
 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  
 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厦闢屋  
 連闈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  
 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龍  
 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  
 帝顓項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

在衡案統浙本作狀

宋無所  
照臨見前卷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在衡案舊浙本作舊後同

在衡案鈔浙本作鉛

在衡案錄浙本作錄注同  
又案潛浙本作潛

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  
 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  
 覆載日月之罔照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  
 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按太  
 平御覽引篋不可以持屋篋小簪也選吉按馬不可  
 摘作刺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鈿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  
 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  
 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  
 其於以酌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  
 不若黑鯨黑鯨神蛇也潛於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  
 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

搯當作  
字

△ 宋固

在衡案標當依浙本作標

在衡案標當依浙本作標

疑木 有虛

△ 見繆稱

在衡案是浙本作舉

在衡案宛浙本作於

在衡案宛浙本作穴

在衡案隣浙本作鄰

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角觶刀劍羽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楮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楮草野宜窮廬一達古按錢別駕云大馬四載本皆異說文解字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櫟澤行乘輶志山行乘櫟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澤行乘輶徐廣史記注又作山行乘櫟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塗用楮又有沙行乘輶呂不韋書山用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楮又有沙行乘輶呂不脩務訓又云山行乘藥水行乘舟沙行乘輶皆標字之別與此而七其字各殊攷之標為正字藥標皆標字之別也肆字音與標相近通用標為正字藥標皆標字之別聲磔乃駕馬大車橋即俗橋字也鳩車聲相轉然古別有一種車名鳩蓋小車輶楮楮三字同類輶輶輶三字同類周禮曰孤乘夏軒又下棺車亦曰輶古字無輶楮乃以關楮借用耳為孔傳尚書本不足據其見故老子于諸書者因以別駕所傳攷而附詳之如是

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阜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簫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狖得茂木不捨而穴狙貉得埤防弗去而緣狙狖豚也埤水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

在衡業卷新本作无注同

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  
 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  
 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  
 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  
 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  
 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  
 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  
 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滅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  
 也堞堞也堞堞翟嬰兒在皆同聲堞堞戎氏南夷堞及  
 其長也雖重象狄驪象狄驪也象傳狄驪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  
 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徒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

忘下抄宋有其字  
在衡業他浙本作它

宋非

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  
 殘以為膠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  
 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枝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  
 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  
 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故日月欲明浮雲  
 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濺吉按太平御覽作沙壤濺之人性欲平嗜  
 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  
 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  
 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  
 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  
 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

宋非

在衡案浙本作敦顧校味律出  
宋智昏

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物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植璽印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昏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

四頁

疑喻

在衡案浙本作偏下同  
在衡案浙本作瞻

見覽冥

疑殯見前

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澹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謂市平御覽引用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燈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滅虞虢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

取古文作適  
此行少

曾參抄宋魯子  
陳抄宋魯子

盧校  
有之 宋有之

在衛案卡浙本作弁  
疑矩

宋施

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

也魯參事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敵血也所由各

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親

按太平御覽引契作齧列子釋文仍作契引許慎注云契剋臂出血也敵御覽引作啜啜敵之別字也

苗鬢首羌人括領中國冠弁越人勸鬢其於服一也

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鬢以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

今之國都男女切躋躋足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儉狃之俗相反

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

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勸髮文身無皮弁

搢笏之服皮卜以為爵冠也搢佩紵笏拘罷拒折之容

拘罷圍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

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施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

裾哀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謂禮乎鄒孟軻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人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

揚抄宋楊  
疑注誤入正文

廉

生死抄宋死生  
飾抄宋節

宋弗

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  
 容也併色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  
 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  
 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  
 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緘之服五緘謂三年春九悲  
 哀抱於情葬葬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  
 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  
 升降槃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  
 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  
 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  
 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

此行少

糜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紐也綸組束也束縛也追  
 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葬  
 足以收歛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梧葬冷道軌山不煩市井也所廢禹葬會稽之山禹會羣臣於會稽葬山陰之陽不煩農人  
 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  
 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誅  
 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  
 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  
 義而亡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知義而不知宜  
 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

六頁



疑行六佾 唐長

在衡案德金浙本作金德

盧校 宋護

在衡案疎浙本作疎

疑有謫

在衡案托浙本作託

在衡案裁浙本作財誤

在衡案遂浙本作遂顧校旁用  
殊△未改

土為社祀中霤葬成田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  
 帝樂九韶也其服尚黃舜土夏后氏其社用松皆所生地  
 之所祀戶春祭先戶葬牆置夏其樂夏籥九成  
 宜也祀戶夏木德也葬牆置夏其樂夏籥九成  
 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為行列其服尚青  
 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祀門秋祭先門葬  
 樹松其樂大護晨露大護晨露其服尚白金德故周人  
 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葬  
 樹栢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火德也  
 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  
 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  
 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覆形從

宋壞字

此行少

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皆之  
 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之  
 鞵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  
 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  
 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  
 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  
 以行則從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  
 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  
 則塞而不入小則窅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  
 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  
 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為

九

長有論當義

籍抄宋作籍

宋絹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

宋正文無始  
宋始在注最是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  
之抄宋知  
宋有而

在衡業修浙本作注同

顏抄宋頭

則抄宋即

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元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

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

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

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

芻狗束芻為狗以謝文以青黃絹以綺繡御覽絹作繭

纏以朱絲尸祝初絃有純服絃也大夫端冕端冕以送迎

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剗而已剗吉按太平御覽

奇夫有孰貴之言弁之不貴也一達吉按故當舜之時

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

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皐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

尸而行武王伐紂伯夷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海內未定故不為三

年之喪始武王也禹遭鴻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

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

今之修干戚而笑鑿插鑿所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

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

棘下樂名一絃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

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

一儀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

是故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

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

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

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



內抄宋納

在衡案瀉浙本作鷹造作導

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  
 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  
 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  
 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  
 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元眇上通雲天  
 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  
 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也爲柏  
 人令得道而仙赤誦子  
上谷人也病癘入山道引輕舉假上也一達古按俗  
 本赤誦作赤松蓋誤改之古字誦與松同聲通也  
 帝三玉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  
 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  
 道不得其清明元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

通與松

行之二

同上

二得字抄家俱作中



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  
 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  
 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  
 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  
 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  
 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  
 鉗且得仙道升居崑崙山一達吉按莊子大宗師篇堪  
 坏襲昆侖陸德明釋文云堪坏神人人面獸形淮南作  
 欽負是唐本鉗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  
 山海經云是與欽鴉殺祖江于昆侖之陽後漢書注引  
 作欽駮古駮鴉本一字錢別駕云古不與負通故尚書  
 不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不與負通因之從丕之字亦與  
 欽亦同鑿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  
 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  
 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  
 巧工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

淮南子卷十一

十一

△在術業漸浙本作樹  
文業漸浙本作樹注同

△

△

呂覽觀表自冥風氏相  
口齒麻朝相頰子女腐  
相目術忌相髮許部  
相脈投代相相背脊  
管青相臍胸陳惡相  
股脚素牙相前贊君  
相後

本經訓作削

在術業形浙本作削  
治抄宋治

在術業漸浙本作削  
在術業刀字下浙本有可字顧  
校刀下用硃△而無添注

宋有削  
歲談今兩字入注  
石抄宋也

△在術業漸浙本作弦下同

當作目

△

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  
受水鈞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  
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梗柶豫樟而剖梨之  
剖判梨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櫨披解也撥析  
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  
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  
於體伯樂韓風秦牙善相馬者管青四子皆古所相各異其知馬  
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  
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  
之所以爲治故削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  
埴坊設鑪橐埴皆治非巧治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

此行少  
字

解九牛而刀以剃毛

屠牛吐齊之大屠剃截髮也

九頁

詘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

詘庖丁齊屠伯也

何則游乎衆虛之間

衆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鈎繩者此

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

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

曲師文徒絃則不能悲

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

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鑣運開

陰閉眩錯連鑣鑣發也連

獨閉也眩因入於冥冥之眇

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

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

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

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

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

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

可以平直者

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

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

宋有者

宋非

疑彼

疑中  
挽抄宋梳

獨抄宋猶

疑倒

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  
 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而寂寞者音之主也音微  
 生於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  
 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已  
 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  
 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已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  
 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  
 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  
 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  
 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  
 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

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  
 勿數撓裕饒也為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晉平公出  
 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在宮壁跌在至平公衣在中宮壁左  
 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  
 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回  
 韓子韓公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  
 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賤也子者賤也賓出賤也子曰子  
 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  
 是返也引語作論返作販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  
 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  
 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

視之異也。通言按太平御覽引自作從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  
 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  
 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  
 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  
 所居高也。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墮。面形不變其故  
 有所員有所墮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  
 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  
 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  
 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  
 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  
 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

聆聆。聆聆意也曲而辟。辟也小邪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

終身隸於人。辟若佞之見風也。佞風者也世所謂五

覩作統見作侯許慎注云統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

古完與見因字形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

德明又作莞爾此字義當作統為是無須與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

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有為治世之體易

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

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办

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

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

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鑿者使之深。強脊

者使之負土。脊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偃者使之塗。

在衡案修浙本作脛

使當作使

唐長九月

再校得此

任抄宋在

在衡案宏浙本作弘

當作析注同

宋以

偏人墜地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  
 因其儻也言民不以已求備于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  
 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  
 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  
 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已求備于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  
 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汚於俗  
 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剗無迹  
 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長宏師曠先知禍  
 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  
 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不可與  
白馬不得合為一物離而為二也不可與  
 眾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  
古隱士也  
 非舜非其德之衰也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

銓衡可證前

在衡案乎浙本作平是

在衡案宏浙本作免注同

△ 媯前已有

△

△

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  
 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挈舉輕重不失銖兩  
 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  
 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乎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  
 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  
 驟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驟褭良馬飛兔其子褭  
走蓋皆一日萬里也  
 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  
古好女也然非待  
 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竝用之夫騏驥千里  
 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  
 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  
 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

在衡案趨浙本作趨下同



見主術  
指笏又見後

在衡案趨浙本作趨

在衡案比浙本作比是

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也于求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  
 姦何力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嘯獸窮則羣人窮則  
 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  
 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  
 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  
 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  
 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  
 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  
 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摺笏杖及杖受木以臨朝武王既沒  
 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東宮太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  
 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放蔡叔誅管叔周公克殷殘

此行少

此行少

此行少

商殘商誅紂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  
 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  
 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  
 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  
 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  
 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而不肯使人以幣先  
 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為天下顯武楚人謂使遇商鞅  
 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  
 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  
 騏驥馳駛馳駛比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

維新子卷一

六



宋勢是

△

在衡案趨浙本作趨下同

處也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賢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智伯臣安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賢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

責

在衡案趨浙本作趨下同

在衡案趨浙本作趨下同  
 炭以與灰異浙本誤  
 在衡案鈞浙本作鈞  
 見終稱

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從車百乘志尙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胡飲水數斗而不足胡胡澤鱖鮪入口若露而死鱖鮪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智伯三晉智中行地林類築啟期衣若縣衰林類築啟期皆隱士意不慊皆隱士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鈞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

在衡案疑浙本作趨

抄宋於

在衡案疑浙本作歷

在衡案疑浙本作飢

強抄宋力

在衡案疑浙本無下

在衡案疑浙本作趨

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蹠至謂之成人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佹辯久積而不決無益于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

西頁

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邱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牯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噍噍吳國也芬珍也鐘鼓箏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詢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挈澆淺澆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馬飾傅

此行之字

△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職作飢  
見原道

在衡業由是浙本作是由

在衡業饑浙本作飢下同

盧校  
宋未之

△

爭抄宋事

△

平抄宋乎

宋仁

△

瞻抄宋瞻

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  
 夏被褐帶索覽引吉按太平御覽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  
 熱引支作止一引仍作皮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  
 吉按太平御覽兩引仍作皮一冬則羊裘解札  
 有注云解札為裘如鎧甲之札言其破壞也當是異本  
 故兩引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御覽引注作煬炙也向  
 竈口自溫煬讀高尚之尚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  
 解讀甚精當是今本脫也  
 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太平御覽  
 覽引論作喻有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  
 注云喻猶方也  
 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未  
 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  
 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

寒之原也夫饑寒竝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  
 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  
 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  
 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  
 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  
 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  
 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仁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  
 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  
 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  
 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  
 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

此行少

也。生子殺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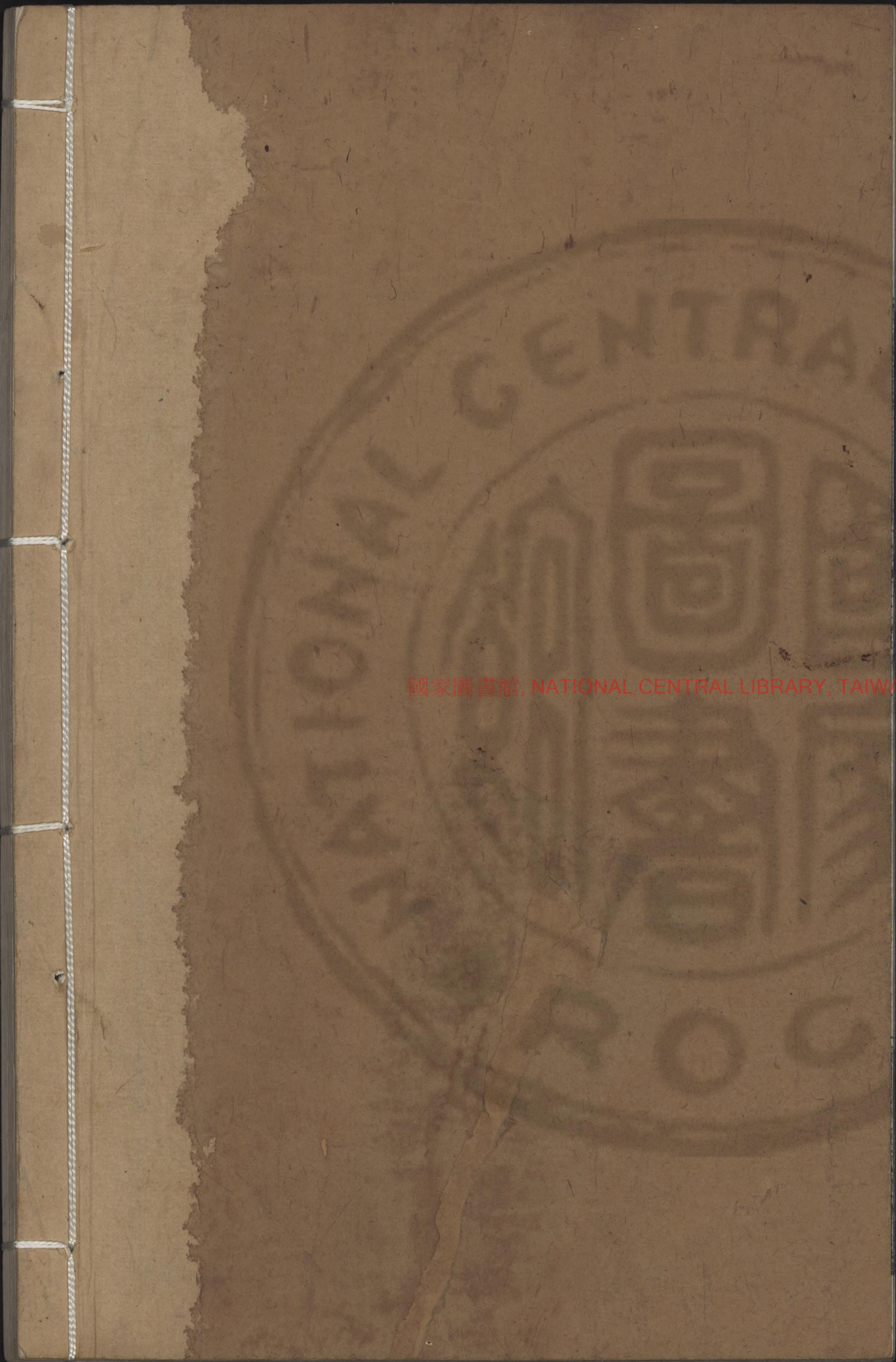
戊午九月廿八日元和管慶祺臨

光緒十年太歲杜閼逢泥灘春正月二日戊寅放振畢張鳴珂校錄

淮南子卷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子箋釋

卷十三之十五



淮南子卷十二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遠吉校刊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

太清元氣之清

者也無窮無形也

又問於無爲無爲有形而不爲也曰子知道乎無爲曰

吾知道

無爲有形故知道也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

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

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

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

於無始

無始未始有之氣也

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

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



△

在衛案嘆浙本作歎

△

二河上公章句  
後同

、提行  
後同

在衛案嘆浙本作歎

△

列子唯王

列子淄澠

七十

△

△

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  
 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  
 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  
 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  
 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  
 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  
 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  
 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  
 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孔子不應知白公有  
 白公怨而欲復讐故問微言也陰謀故不

也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  
 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  
 而知之苗澠齊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  
 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  
 言也不以言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  
 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  
 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  
 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  
 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  
 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  
 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



△

五十七

田

宋無

十四  
在衡案時浙本作聯

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  
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存禮不在  
文辭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  
道術說齊王田駢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  
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  
政譬之若林木無林而可以為林願王察其所謂而自  
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  
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  
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  
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米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

在衡案時浙本作纂後同

宋乞  
主術訓注其臣  
石乞

在衡案時浙本作禽

九  
在衡案時浙本作鳥注同

在衡案時浙本作保後同

在衡案時浙本作恥

人七日

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

石乞入曰

石乞白不

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母

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

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

公乃發太府之貨以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

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白公殺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

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

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

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

以襄子為後董闕子曰無郵賤今以為後何也董闕于趙氏臣

無郵襄子之名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襄子能忍

耻也異曰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

史

見地形

在衛案德浙本作障

十

晉語在八中人  
列子五人中人

呂覽慎大老人中人高  
誘注今盧奴西山中  
老人中人城也

宋有者  
列子有持之其難者  
也向上有  
呂覽有

列子拓釋文本作  
招

四、列子盡

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而擊之疏分

軍二百人為一隊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飲器

一筵古按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韋昭說飲器榼榼也皆為酒器非溺器也

疑此酒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齧缺問

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

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

女居翫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

讐夷讐夷熟視不言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

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

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

此字

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

尤人終人亦作去人

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

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飄風暴

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

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

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得之者其難

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

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

子勁柳國門之關柳引也古者縣門下而不肯以力聞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

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

三頁

孟當作

勢

躐足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為上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止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

七人即所謂七友也注誤

者抄宋馬

說文屢

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契伯夷惟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鼯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蛩蛩馱馱取甘草以與之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鼯有患害蛩

△

三九

△

△

△五十二

誤

曰子抄宋在注之下

宋有家

蚤駮，驢必負而走。通吉按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  
有難叩叩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駮  
西方呂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同  
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  
大相負其行土俗名之為駮鼠錢別駕云周書王會篇  
稱獨鹿叩叩距虛獨鹿即涿鹿史記五帝本紀注徐廣  
曰一作濁鹿古字獨濁涿相通故借之廣武涿鹿地  
居西北相遠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也解字歷作歷從  
虫駮驢作巨虛叩作蚤字為正然則作叩者省作距者  
借作歷及駮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  
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也衛嗣  
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  
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  
衰分為西東各交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  
自立其君也  
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

此行少

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物罷

此行少

宋無非

吳抄宋

九地

于抄宋

呂覽勿躬實遊注  
實成  
修補作實成  
記論訓作實成  
主術訓實成  
齊俗訓實成

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  
自到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

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狂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

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爇炬也從者甚眾甯

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適吉按疾太平

御覽一引作疾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

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

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

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

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

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

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意所以用之

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

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直父居邠翟人

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

以財物為也大王直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子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

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

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為

號下大王直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

廿五

宋子

△

十三

馬爰也  
下屬最是今  
老子誤

在衡案托浙本作託

宋無非  
藏

五十五

五十二

△五十四

在衡案人浙本作扁又顧校人旁  
殊  
宋有書

△

試抄宋誠

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托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江海之上言志在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則輕利。重生已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已當縱心意則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已神無怨也

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

六頁

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

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輪扁人名問作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

淮南子卷之二

八

宋六

抄宋危安

宋制專

三十六

韓子喻老王有

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  
 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  
 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  
 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  
 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  
 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  
 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  
 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  
 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

七頁

五

在衛案讀下浙本多飲字

魏策而望崩山左  
江而右湖以臨傍惶

三

在衛案讀浙本作羈下二字同

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  
 書故舞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  
 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置酒也莊王許諾選吉按太平御覽引下  
 王不往明日共十三字當是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  
 脫文京臺即強臺下並同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  
 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也果誠意者臣有  
 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  
 方皇料山名方皇水名也一日山名左江而右淮其  
 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  
 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  
 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驂脅使釐負羈之妻謂釐負  
 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

在衛子卷十二

九

此符之

前作殮

廿三

在衡案直浙本作正

△在衡案直浙本作禽

廿六

△

也之屬 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  
 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  
 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人釐負羈之里故老子  
 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  
 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  
 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  
 干遂先馬走也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  
 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  
 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  
 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  
 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

廿

宋請

抄宋無天下二字

△

△

列子經王有列子阜

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  
 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  
 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請秦穆公謂伯樂伯樂八頁  
 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  
 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  
 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  
 轍轍絕塵不及也弭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  
 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僮糴采薪者九方堙索  
 也九方堙人姓名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  
 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路穆公曰何  
 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驅穆公不說召伯



△

宋有其是

四十五

△ 曰字抄宋在注之下

△

衰讀如差次也  
乙丑十月

△

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

此行少字

此行少字

本未詳注同

宋刑

四 又五十六

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起爲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起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意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刑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

九頁

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  
 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選吉按太平王御覽無三定王  
 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  
 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  
 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  
 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  
 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  
 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  
 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  
 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  
 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

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  
 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存三賞君今  
 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  
 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  
 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  
 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  
 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  
 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  
 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  
 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  
 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

宋無

二在衡案夫浙本作天誤

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  
 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  
王之將踰  
 越勝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  
圭謂之執圭比  
 附庸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  
 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  
 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  
 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  
 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  
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  
 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  
 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  
 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

廿一  
廿二

宋無

七

四十四 于抄宋於

在衡案始浙本作如

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温  
予文公温相連  
 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淮南讀  
吳與今  
 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  
故魯博  
 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  
 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  
 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母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  
 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  
 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日知足不  
 辱狐卑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  
杖于人者人有三怨子知之  
 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  
 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

三九 宋有故  
在衡案鈎浙本作鈎下同

三

未詳

在衡案目浙本作日是人案二作  
三 尚書大傳取美馬  
駝身朱鬣難目  
者取九六馬  
尚書大傳青翰注  
翰長毛也

烙前有

六

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  
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鈎  
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芒捶鈎擊也大司馬日子巧  
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鈎於物無視也  
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  
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  
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脩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  
也文王三分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  
天下有其二也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  
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  
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  
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

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  
里地名在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  
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元玉百工二  
為一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元豹黃羆青豸豸胡地白虎文  
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紂見而說之乃  
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  
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以待紂之失也紂  
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  
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  
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吾何德之行  
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

兼抄宋齊

疑當作齊虛有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義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注云士有術者無不備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按太

平御覽作臣願以技齋一卒齊備卒足也選吉按太  
楚市偷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  
備也卒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選吉按太平御覽作偷則  
夜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選吉按太平御覽作明夕無又字下明日今日皆作  
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選吉按太平御覽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

選吉按太平御覽

十五

此行少

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也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

薄薄造吉按太平御覽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

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

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非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

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

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仲

尼造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

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

而夫子薦賢薦先也正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

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

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

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

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

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

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

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

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

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備必先成不可襲也

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

曰先軫晉大夫也晉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

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

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

此行少一  
同上

在衡案橋浙本作禽

七十一

師遇於穀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

△ 五十二

王充論衡道虛篇作深目之準

論衡樊然

在衡案梨浙本作梨注同

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返也經乎太陰入乎元闕太陰北方也元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元鬢淚注而鳶肩水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願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樊然止舞也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

十四頁

此行少

論衡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

△ △

汰抄宋沃地抄宋也

謂倨為倦龜殼龜甲也蛤梨海蚌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適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淪解也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齟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參奧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所行比之則如參奧也若我南游乎岡寘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窅冥所也方言東開鴻濛之凭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與天之際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沃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

淮南子卷十二

十七

△論衡九域之正

△論衡心不急狂

盧校 宋 壤

△廣雅朝野摩母也

李善辨命論注引 朝秀王

△此條似脫去引老子文不然

△宋夜

十三  
又三八又七三

在衡案注中兩四字浙本皆作 罔

注有謫

在衡案及浙本作極

明抄宋名

四十三可證 宋有於

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吾不可以久駐。

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止其所。極治。楚人謂恨不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駕之車。極治。得為人謂恨不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

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也。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尺。十寸為尺。

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

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狀似蠶蛾。一名孽母。海南。

謂之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貂。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

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而巫馬期綽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

易容貌往觀化焉。微以視之。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

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

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所得者小魚，是以

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

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止嘗問

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

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晷也。曰：照照

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

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扶桑受日且澤出之

也。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

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

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照照何足以明之？

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



在衡案曜浙本作耀是

△

四三 原道有  
出於

在衡案願浙本作願下同

四十七

脩

當行也字

廿七

有光曜可見而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于無  
物故問果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  
乎其無有也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  
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  
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及其為無無又何  
得未能殊無形也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  
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父復讐起罷朝而立  
兵亂因思慮之也倒杖策鋹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血流至地  
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  
死鄭人預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  
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

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  
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  
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  
若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  
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  
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  
者設軍士護之也柴即俗寨字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  
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  
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  
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  
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中夜夢受秋駕於

此行字  
十六頁

宋有將

十六

在衡案肯浙本作官管慶祺曰抄宋作肯

⑤

疑少一字

師秋御之術駕善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  
 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  
 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  
 三夫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  
 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  
 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  
 飲非得寶劍於干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為莫邪洞鄂之形也還反度江  
 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二  
 之主飲非謂樵解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  
 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瞋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

七十五

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  
 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  
 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  
 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  
 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  
 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  
 若然從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  
 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  
 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  
 鼎著倕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  
 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

冠少故曰云云不然

周期也

△在衡案嘆浙本作歎

与上文不合

故抄宋固

△在衡案鳥浙本作鳥注同

△投抄宋於

宋肯之

△誤分

△宋恪是

△

在衡案房浙本作庚疑誤

燕抄宋而

門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學

也衛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東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

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

至因見子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嘆

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

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掩猶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言為梟飛而維繩者士者

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

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

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

六將軍韓趙魏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

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

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

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晏子往見

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

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

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容星也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

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

六頁

管子掩作  
此行少一  
字  
家君曰鳥  
飛維繩見  
管子而合  
篇鳥錄第  
准誤維高  
以不知而  
強解之

在衡案浙本作款

疑衍

抄宋齋下有而字

于抄宋乎

宋有頗  
疑即頗字之複衍

半抄宋字

韓詩外傳作抑而損之有

在衡案武浙本作代疑誤

故抄宋作是以字

有盧代疑代

宋無

疑今

疑脫一字

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子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蹇重舉白而進之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也罰君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德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君而君見殺亦何如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也盡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也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左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也半卮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盈而損之曰何謂盈而損之曰夫

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其創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替而載十九頁

督注非

在衡案筆浙本作字

依齊俗訓當有節束二字

移風可證前

三十七

之木也督被髮也木驚鳥冠也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弁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

戊午九月晦日慶祺臨

光緒七年甲申春正月初五寒甚公之東鄰丐天甯僧名

淮南子卷十二終

末葉九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卷後半有模糊處



張載魏都賦注引曰古者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為德生而不殺

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夫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注務讀為冒拘与句同

在衡案疑浙本作讓注同

曲領下抄宋重曲領字

疑脫山處云一向庚辰

淮南子卷十三

漢涿郡高誘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武進莊述吉校刊

汜論訓第三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生法

古者有整而綰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

知制冠也綰領皮衣屈而紕之如今胡家章襲反其

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子民財也不奪天下不

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呵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

時節萬物蕃息無天折也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

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褻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謂方

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

古者民澤處復穴崖居也復穴重窟窟一說穴毀隄防

△

△

△

勝複皆指織具  
勝疑勝

△

在衡案並浙本作竝  
無盧校宋無

△

之復應 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霧露 遇吉按太平御夏日則

不勝暑熱蚤蚤其齒之齒也言采 聖人乃作爲之也作起築

土構木以爲宮室木相乘架也 上棟下宇以蔽風雨屋棟

穩也宇 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 伯余之初作衣也

伯余黃帝臣也世本曰伯余 紵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

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 網羅恬然不動之恬 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

而民得以撓形御寒撓蔽 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利

也耜耒屬蜃大蛤摩令 木鉤而樵抱甄而汲讀濟陰句

陽之句武爲甄幽州曰 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

耨鋤斧柯而樵桔臯而汲耨讀曰優椽塊椎也三民逸

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

窬木方版以爲舟航窬空也方並也 故地勢有無得相

委輸輸所無 乃爲韞躄而超千里肩荷負擔之勤也韞躄

勤勞也而作爲之椽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

勞代負儋故 爲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

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以兵刃備

爲人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

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

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 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

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 舜不告而娶

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 舜不告而娶

日舜不告 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

鳴河按  
僭當是  
棟字

抄宋本數從申起  
生伯邑考云云

梓抄宋柳

抄宋於

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  
 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  
 武王非法也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己女從子數右行  
 二十年亦立於己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  
 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數從寅起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  
 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  
 天國嗣也二而備故國君十一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  
 重國嗣也二而備故國君十一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  
 正寅亦陽正也庚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並詳王逸楚  
 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難經曰男立于寅寅為木陽女立  
 于申申為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阼階下小斂于  
 金陰亦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阼階下小斂于  
 墓也于阼階猶在主人位未忍以賓道遠之殷人殯於兩  
 楹之間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  
 道之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夏  
 后氏聖周夏后氏禹世無棺槨以瓦廣二尺殷人用柳

用柏為槨厚之周人牆置娶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  
 宜以棺為制也故牆設娶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  
 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  
 閭於室中中殷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周人祭於日出以  
 朝于日出時祭於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也舜九  
 韶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是也禹大夏也湯大護也周武象武  
 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  
 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  
 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  
 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槩獲之  
 所周者也架方也獲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  
 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新命養已者此大夫之  
 妾士之妻爲之女母禮爲總麻三月

案記云以  
朝及閭淮  
南讀朝為  
朝廷

此行少一  
字

此行少  
字

同上

二頁



昭公獨練言其記 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

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

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先王之制不

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

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治國有

常而利民為本本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經常也苟利

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

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亡謂桀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

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化易衣服

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

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為宗百

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治業事也以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

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詩春秋學之美

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

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

之時失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

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

也本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得之口不辭以言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也深隱幽真不可道也周

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事無由已請而身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

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可

此行三

同上

同上

此行三

此行三

△

△

△

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

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圖籍也政治也平夷狄之亂夷狄猶

之誅管蔡之罪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

公誅之為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辰而朝諸侯負背也辰戶牖誅賞

制斷無所顧問決之威動天地聲懾四海懾服也服可

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

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請而後為復而後行

每事必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可

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

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位行其所好

憎其所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

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

制曰不能中權權則因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

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磬也故

却故絃有數急柱有前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

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具也非

必中也在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

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

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天下豈有常

法哉隨其時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

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醇厚

為詐也工麗器堅緻也商樸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

絃抄宋終 琴抄宋聲

柱抄宋往

曰改

巧

其下才上抄宋有身

人抄宋氏

在衡業交浙本作突

宋非  
在衡業協浙本作協

宋時之

宋柔

在衡業浙浙本作整

在衡業開莊一本作關是浙本亦誤開

抄宋本下字下有也

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

是猶無鏑銜糜策鏑而御駉馬也鏑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

也鏑揣頭箴也駉馬駉馬也達吉按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慎注云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與此

義解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繩以治也唐虞有制令

而無刑罰有制令無法乎其有文章也其政常夏后氏不

負言言而信也駉人誓誓亦不違周人盟盟盟者殺牲歃血

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作此書時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

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詞讀夏后之后也

字詁或作詢此用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

或字故讀如后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

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

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檐以守

讀領如蟻螯之螯也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尖壤之渠漸也一曰甲連弩

以銖銷車以鬪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

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

引作幼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伯成子高今

之所以為辱也為鄉邑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

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

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廢神農伏羲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

兩階之有苗服從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

暴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

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

宋達辱  
此當再考

疑衍一字

疑脫成

從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制法也民不可與遠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音意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繼行但言之而已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

此衍少一字

同

此衍少一字

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敬能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也本原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私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望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

五頁

此衍少一字

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敬能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也本原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私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望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

墨子非儒云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宋育於同上見閩抄宋開元

之抄宋一

疑少一字

正文吳起二字衍注大誤魏策韓非難一可證也庚辰

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嚴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人無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

一狂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也。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羣黨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

此行字

此行字

身而無所定趨。趨歸也。定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淫也。轉讀也。清之則燥而不謳。燥悴也。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也。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潛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潛讀澆水之汶，潛王田常之後，潛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潛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見戰國策。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謀奭。

此行字 六頁

提行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注同

地形作八頃

有抄宋自

提行

名康公善理民物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孫叔敖楚

伯益子或曰童子也有術以御之也天弦歌鼓舞以為

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

而墨子非之非猶兼愛也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

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

時而行是以非命皆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

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殺骸毛以利天下弗

孔子之意塞揚墨德教詩書趨捨人異各有曉

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

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

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

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修股之民在西

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

非彼之非也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八寅也於諸夏之

寅所是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禹之時以

五音聽治禹顛項後五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懸鐘鼓

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道和陰陽鼓一論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

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語寡人以憂

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有獄訟者搖鞀鞀亦訟訟一辨

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以勞天

下之民勞猶憂也勞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

長抄宋其

稅抄宋其

是也

在衡案莊一本作漢陽是也張鳴珂曰顧校于是也二字旁用殊筆加之縣二字以殊墨二筆鈎入

在衡案宋浙本作揀

△

見本篇

也當此之時不致其忠是為無有其善效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

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

放寫其形鑄金人以發適戍入芻橐戍守長城也入芻

象之翁仲君何是也似箕然歛民財多取意也少府

也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似箕然歛民財多取意也少府

官名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西之縣洮水

今司農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晉在

山禪於會稽是也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

會稽或作洽海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楊原蓋在

人以溝量言滿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

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也舉天下之大

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

之命祈之于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材過

為萬人為為萬人為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

以爭天下之權讀仍代之代也奮武厲誠邇吉按太

誠作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

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

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

之貌冠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日委貌冠一達

始生竹皮為之即劉氏冠也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

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

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當此之

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楯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

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怪也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

在衡案牆浙本作牆

宋植

仁字抄宋有

感抄宋昌

當有紂也

△ 見叔真

△ 在衡案牆浙本作牆

△ 見地形

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故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施行民悅其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遷吉按太平御覽引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

八頁

亡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故聖人見化以觀其

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

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

令終古及向先去之也。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

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

藝先歸，文王替年而紂乃亡。武王滅之紂之終古，故聖人之

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

湯伐桀禽於鳴條武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

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

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

皆能論之。蠢亦愚無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

此行之



在衡案據浙本作禽注同

存抄宋有

晉之地擒襄子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潛  
 伯之軍獲其首以爲器故曰以三晉之地擒也  
 王以大齊亡所殺也田單以卽墨有功得七十城唯卽  
 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卽墨市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  
 民以擊燕師破之故曰有功也  
 恃大猶是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小不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  
 可輕伯是  
 王天下故曰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以爲  
 不在乎大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  
 積必亡故曰周也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于周也  
 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  
 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  
 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

在衡案據浙本作禽注同

△ 居行也字王有

雖抄宋誰

在衡案據浙本作彊

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行之惡而悔不殺湯於夏臺桀  
 或作紂紂於宣室而不反其過悔而悔不誅文王於美  
 里美里今河內湯陰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  
 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君也疆  
 非也假令能修仁義之道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  
 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三光日月星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一達吉  
 之心按文選注引作三光日月星也無辰字以爲許慎  
 注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今不審其在  
 已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乃天下非一  
 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  
 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見  
 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

提行

在衡案之浙本作也是

稿抄宋稿  
在衡案于浙本作于是

在衡案擒浙本作禽

維

人

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

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

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廻

也廻迂難也廻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

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為于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

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

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可

不相濟也上言者常也為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謀

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

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葉公子高謂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凡

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于梁下水至溺

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

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

幣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

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

而却之以存鄭國非君命也稱君命曰矯酒肉曰享

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故事有所至信反為

過誕反為功信為過者尾生是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

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

一達吉按古聲陰駟同故以駟潘阂養由基黃衰微公

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衰恭王懼而

△ △ △

疑居句二字合為局

失體威儀不如常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

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大禮謂舉借蒼吾繞娶妻而美以

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

則愛矣而違親近曲顧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

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

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

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

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

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至其溺也則

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也一遷吉按太非敢驕侮

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

宋與

在衛案合浙本作命是

父兄乎故溺則捽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至也勢不得不不然也此權之所

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也道仁義

之善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未可與權

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

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于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

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

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也是故

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

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

莫之能非矣結猶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

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則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餓息不知當醉以

禮記音義禽獸  
虛本作走獸

此抄宋且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在衡案歷浙本作曆

在衡案歷浙本作曆

疑章

在衡案麻浙本作歷是

山東約

記論訓下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在衡案擒浙本作禽

以抄宋故

在衡案疆浙本作疆

擒其身故曰乾鶴知來而不知往乾鶴喜鵲也人將有來成引作  
不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于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此修短  
日不知往也乾讀乾燥之乾鶴讀告退之告  
之分也昔者萇茲周室之執數者也大夫數歷術也天  
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  
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飯其君也周  
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極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  
周為殺萇茲以釋之故曰不能自知車裂而死也蘇  
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韞躋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  
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羸籠囊也蓋  
武安君初帶羸囊躋步蓋麻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  
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諾者故曰  
服諾諸侯不自免于車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  
裂之患說在詮言之篇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  
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于

此行少一  
字  
成引作  
鳥  
在大射  
注

世修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大夫種輔翼  
國亡也七諫篇曰荆文誤而徐亡是也大夫種輔翼  
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  
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種也句踐報怨于吳王夫差獲千  
以死屬鏹利劍也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屬鏹  
施鹿盧鋒曳地屬鏹而行之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  
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茲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  
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  
種知忠而不知謀身謀也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  
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究內之尋常而不  
塞不究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使天下荒亂禮義絕  
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  
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  
生蟣蝨乘加也攘平除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  
蟣蝨不離體也

淮南子卷十三

五

三頁

也處猶巢也而乃始服屬與之貌也謹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

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

乃始立氣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

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疆疆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

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

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

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

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

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

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誠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

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其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

誅管蔡也齊桓有爭國之名自昔先入殺子糾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

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

北面為臣故曰以義補缺也匡之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

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

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河上之凶冢不

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河上本非凶壘之處有易之地

少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

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者多也昔者曹子為魯將

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列

頸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

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

累絕抄未縛  
在衡案侯浙本作侯

其抄末無

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

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

難不死子糾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

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以為益友也人君不以為

為義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

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

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

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涔不能生鱸鮪涔雨也

滿牛蹠迹中言其小也故不能生鱸鮪也鱸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

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為龍先師說云也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

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

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誠其實若其大略非也雖有

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

今屬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

駟驕懼一曰駟市僧也言魏國之大駟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

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達吉按古孟

芒同聲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

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季

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

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居於陵也不能存亡接絕者何

小節伸而大略屈仲子居於陵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

呂覽注卷  
賴

淮南子卷十三

十七

詩系未自獨俾臆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下同

類可證前

△ 宋乎

宋注

在衡案左浙本作位是  
桓公抄宋無

容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舉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日訾毀也，行有毀缺者，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踣距者，舉遠疏長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隆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下子丹舜有卑父之誼，謂瞽瞍降湯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朱也南巢周武在庶人也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於人，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

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牛也珠玉也，考夏后氏之璜取玦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類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鈞之困衛人也，商旅于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于桓公桓公夜出迎客，問之舉以為大，在道應諷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信知夫發于鼎俎之間，伊出于屠酤之肆肆，肆列也謂太解于累繼之中，累繼所以束與于牛領

在衛案被浙本作被注同

在衛案君浙本作合是

在衛案它浙本作蛇  
在衛案靡浙本作康張鳴珂曰  
宋作慶

△ △ △

宋或

在衛案修浙本作脩

疑衍 宋如

宋也

之下也興起也謂伯里合洗之以湯沐被之以燿火立之

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

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

符勢有以內合于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

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

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

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于朝何則

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求賢也

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

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嫌

肖象牙也碧盧似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愚

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

不知畏危難有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

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

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故劔

工惑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玉工眩

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砮硃猗頓

情也不失其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

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

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劔而利鈍識矣薛齊

燭庸氏子與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

知矣與兒易牙皆齊之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

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肆終不盜刀鉤廩盛齊邑今屬

合當作

此衍少

十五頁

疑類

此衍少

此衍少

此衍少



在衡案本浙本作未疑誤

在衡案侯浙本作侯

宋刀非

疑脫字

虛校宋足

宋貨財

此當再考  
宋人

孔子以言末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許由讓天子終不  
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  
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  
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於封侯也  
故未嘗灼  
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  
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  
見其有所害也  
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  
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  
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  
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  
財貨以論其心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  
善賞者費少而勸眾趙襄子行之是善罰者刑省而姦禁  
齊威行之是善取者人多而無怨  
也  
善子者用約而為德秦繆公行之是  
齊桓公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  
行之也

十六頁

賞當依上作費  
庚辰

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  
求地于趙襄子不與  
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  
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  
之力也故曰高  
赫無大功也  
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  
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  
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  
者眾也  
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  
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  
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  
姦禁者也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  
失馬野人得  
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  
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

淮南子卷十三

三十一

△在衡案論浙本作駟

國語注屏屏皮也

五月當考

而抄宋以

收抄宋取

在衡案論浙本作駟管慶祺曰抄宋作論

毀抄宋殺故抄宋欲

△

壯

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年也晉惠公夷吾晉秦納已之賂秦納已之賂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秦與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由靡扣穆公之駮獲之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有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訟而不勝者出隨罪輕重有分兩也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之御覽引辨作竿是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刀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人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

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賞至刑不濫刑當刑不傷善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其名也魯之誦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鄭析說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惡也傳曰鄭國用之不以近論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以人廢言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為所謂為善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也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籥也金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閉藏也篡弒下謀上也矯

淮南子卷十三

五



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論若

紂無道術度量，不得爲匹夫何尊樂之有乎。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不以爵祿累其身也。荆伋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閭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拚其氣也。拚，奪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醜，蜃山生

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

百日則爲燐，遙望燐若燃火也。山出梟陽，梟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而笑。遼吉按梟陽見爾雅，程敦云說文解字作梟羊，陽與羊古字通也。嚴忌哀時命又作梟揚，山海經謂之贛，巨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人，脚一足不食五穀也。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禳祥而爲之立禁。禳，祥吉凶。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大高，祖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射其肘。



在衡案官註一本作官

也讀近其枕戶櫛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

急察言之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為上牲者非

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

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

以藏者非能具綿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

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

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資用也相讐忌也

戲以刃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

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

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櫛

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元化則不待戶牖之行

選吉按太平御覽引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孔虛

作不待戶牖而行是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

竅也一選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無履也無能字故託鬼神以伸

風氣者陰陽相掎者也離者必病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

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

府者也故以禴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

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禴祥而狠

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

筭曰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

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且至食時為終朝也赤

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

△

△

在衡案兩托字浙本均作託  
兩字字於宋均於

在衡案并浙本作棄

疑脫立  
當

宋或

救疑致  
在衡案如莊一本作加又顧校于  
加旁殊筆添如字復用墨筆圈去  
造疑造 庚辰

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  
 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  
 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炎帝神農  
 以火德王天下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勞天下謂治水土之功也  
 死托祀于竈神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功也托祀于后土  
 之神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稷周也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  
 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其左目風伯壘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竅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託祀於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此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  
 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  
 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  
 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

子頁

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  
 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  
 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  
 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  
 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  
 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  
 之佩玦而逐菟為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豫  
 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鷗目大而  
 眦不若鼠蚺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  
 若少者及至夫疆之弱弱之疆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

淮南子卷十三

五

狹疑衍

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劔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螽蟴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戊午十月三日管慶祺臨

光緒十年孟陬十三日新建獬廡啟振敷張鳴珂辭錄

淮南子卷十三終

此卷有模糊處  
又少二頁當無  
可補



淮南子卷十四

武進莊達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詮言訓第廿四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微事  
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曰詮言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總萬物者

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

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為萬

物莫能及宗謂及已之性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

皆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

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者造稽古太初人生於無還

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也稽古太初人生於無還

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形於有有形而制

於物下吉按太平御覽此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





為抄宋以

△

提行

說山說林注慶忌  
吳王僚之子也

由抄宋猶

△

在衛案統浙本作統

△

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為名尸尸主

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

朕兆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

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

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

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

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諫行有迹。則議。故聖人

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為。王子慶忌死於劔。王子慶忌

之弟子闔閭弒僚慶忌勇健亡羿死於桃楸。楸大杖以

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人

以擊殺羿時是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人

以來鬼畏桃也莫不貴其所存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

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蝮

虺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

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

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人性之無以通命之

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

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

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

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

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

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

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

同上

一頁

此行之

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

此皆之字

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已力同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

三頁

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秦王直父處邠狄人攻之  
 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  
 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  
 宜乎。四世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為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  
 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也搔  
 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  
 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  
 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已用  
 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  
 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  
 一謂張之一謂歛之。持舟撒者謂近岸為張也再三呼而不應

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  
 虛已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  
 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  
 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  
 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  
 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  
 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  
 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  
 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  
 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攘却  
 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

移風可證前

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  
 闕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  
 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  
 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  
 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  
 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  
 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尚未牢  
 也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到  
 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爲也  
 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故秦  
 勝乎戎而敗乎殺秦穆公勝西戎爲晉所敗於殺楚勝乎諸夏而敗乎

栢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栢莒故道不可以勸

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

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備來者弗迎去者弗將

將送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

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

道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

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

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衆人之所觀也爲

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

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

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

見原道

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四頁

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

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

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

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

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

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

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息止也。人章道息，則

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

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

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實，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

偽抄宋為

宋非

在衡案貨浙本作背是

屯原道

抄宋無以

美抄宋善

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

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

責。更償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

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

探籌也。提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天下非無

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

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已之鑑見

其醜，則善鑑。鑑鏡也，鏡見人之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

則免於累矣。形而不與已若鏡也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

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好憎也。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

寒炭不熱，為論故曰貿也。蘇秦善說而亡，蘇秦死國由其道則善無章。

△ 見原道

疑衍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下同  
聖賢抄宋賢聖

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  
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  
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捨邪  
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  
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  
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  
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  
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  
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  
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  
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

五頁

△

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  
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  
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  
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  
而反無日反背也雖割國之錙鍾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鍾而無  
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  
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  
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敬教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  
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  
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所道行者同道爲義之不能  
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壹民君執一則治無

△

宋昌

在衡案身浙本作人

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矣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自負自恃也辭助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

六頁

見原道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  
在衡案生浙本作主

止抄宋之

△  
在衡案三官浙本作三官注同  
張鳴珂曰顧校兩官字殊△

嗜當作者句絕  
也二字另為句與下  
文以義為判者句絕心  
也二字另為句與下  
唐於九月病中再讀得

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為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衆人勝欲心欲之而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

機抄家紀

△

當作珥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下同

鈴未詳

形疑重

△

謂食視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已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受一特也。鼎也。崑山之玉璜也。崑山崑崙也。璜式也。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

七頁

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鈴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強取。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言已不能使敵國遇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用人者。使人不能用人。無智力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言已不能使人無智力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



△

△

△

見本篇

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事  
 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爲，故老子曰：虎無  
 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  
 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  
 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  
 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  
 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爲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  
 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鶴鷹一舉  
 千里，則形如塵。斨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  
 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

△

見本篇

△

在衡案注托浙本作託

者若邱山，崑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爲期也。直已而  
 足物。已已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爲百姓故生之也。不爲人贖用之者  
 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子也，故無奪也。日月  
 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子者必善奪。唯滅  
 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而  
 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  
 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  
 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  
 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  
 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  
 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托也。不知道

△在衡案時浙本作持

循可證原道

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遠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已，非旁人也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時無所監所監者非元德故為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服衆不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觀視也。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

解構見前

傷當作遽

按能載皆衍

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為不解構耳，豈加故為哉。豈故者遭時宜而制禮非故為也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強為悲麗善博者不欲牟。博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駢者不貪最先。駢競馳也一達吉按駢即駢字省文孫編修程文學皆說如是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

鳴珂案錢坫說文解詁云羊矢腋穴名一破前人凡說此書為獻之所校不應復沿沈氏之誤在衡案暇下浙本有也字

宋宮當作琴廷琴

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遑雖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不能達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為七絃也南風遺樂之風周公殺彘不收於前肅前美也一適吉按史記龜策傳曰取前足肅骨徐廣曰肅臂說文解字云肅臂羊矢也吳人沈彤云解字誤豕為矢令人難解蓋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謂羊豕之臂耳夫百晦一守夫百晦之田一婦守也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遑暇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

此皆之字

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無害者可以為尸也不能御者不可以為僕無害於為佐佐君位也故位愈尊而身愈佚官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爭并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遷吉按吳處士江聲云應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參之下文當是攷明中立四子本本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知傳刻原有異同但藏本如是兩人相鬪一羸在側羸劣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

莊子卷十四

十三

十頁宋誤後

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  
常易故以知要遮邇則自非中則以為候閤行繆改終  
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

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買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  
有謂古禮純羔麋鹿止成文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  
取其跪乳羣而不黨

以將眾蓼菜成行有蓼菜小皆瓶甌有堤堤瓶甌量粟而  
春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

而飲浣而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  
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  
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衽柔弱也

蓋前作匡主術訓  
社前作藉社抄宋在注同夕

在衡業字浙本作字是  
宋性最是

死當作无衍有字性  
有以如樂也亦无以如  
哀也如相對為文  
庚辰九月

一縣之際必有誤

汎注非即蔡字假借蔡  
守見莊子樂下文不足以  
概志可證  
傲真訓无所樂於志也  
精神訓何足以樂志也

菰飯物牛弗能甘也菰胡也琴瑟鳴竿弗能樂也患解憂

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性有以樂也死  
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

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  
樂恬而憎憫憫憂有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

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  
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

慶而無漑於志慶隱也既離也已自隱故雖賤如貴雖  
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賺大勇

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防道也庶幾軍多令則亂  
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

△

于抄宋於

微劉音言

疑沈有虛

至抄宋致

遠抄宋遠

△

疑珍

△在衛案錄浙本作標

△

宋走是

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

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

之間反生鬪爵所以飲爭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

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

樂之失刺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禮之失

責施無往不復有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

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

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徵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

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

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

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

也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

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

先藿尊藿之先所從生出樽之上元樽樽酒器所俎之

先生魚祭俎上有豆之先泰羹本豆謂之豆所盛此皆

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所祭先本

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

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鑠

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

也言人質不聖可變于火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

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

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有道者不失時

七頁

宋項

此行少

康抄宋東

地形訓釋  
納抄宋內

在衛案修浙本作脩

與人失時失其時非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  
 命其時以與人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避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  
 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  
 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  
 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  
 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  
 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身以上從已生以前至于荒自死  
 而天平無窮爾滔矣。從已身死之後至天以數雜之壽  
 雜匝也從子至亥爲一匝。適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以  
 數匝也之壽有注云。而猶至也。或作卒。卒盡也。言垂盡之  
 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猶泣不能使。憂天下之亂。猶憂  
 水多也。與此本既不同。注義又異。憂天下之亂。猶憂  
 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故龜吐故納新。浮游不

過三日。浮游渠略也。生三日死也。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  
 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  
 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  
 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  
 故不悔其行。內修極極中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  
 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  
 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曠野之中。  
 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神貴於形也。在人神  
 形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形勝則神  
 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  
 而身全。謂之太冲。冲調也。

淮南子卷十四

十五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四

戊午十月初五日元和管慶祺臨

光緒十年春正月二十有二日小病初起粥飯放振數條雨灑空嫩寒  
惻、枯坐天甯僧廬焚香料讀嘉興張鳴珂記

淮南子卷十四終

前半卷有模糊處至八頁以下無無可補同前

在衡案畧浙本作略



原道牛歧號而戴角本經訓的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脩務含牙戴角前爪後距

在衡案畧浙本作筋

淮南子卷十五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兵畧訓第十五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畧謀解論至論用師之意也故曰兵畧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得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鑠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

此行少字





當作世

未詳

在衡案據浙本作禽

烙前有

△

△ 見齊俗

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坤絕謂若殷  
 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  
帝戰於阪泉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為帝  
黃帝滅之太平御覽引下有觸不周山一達吉按  
天柱折也四空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  
鹿在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舜伐有  
上谷苗有扈禹之子啟伐有扈于自五帝而弗  
苗有苗三啟攻有扈甘甘在右扶風郡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  
 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  
 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  
 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  
 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

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  
 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  
 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  
 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攘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  
 海內之禍此大輪之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  
 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  
 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獫獮獫之類養禽獸者必去豺  
 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  
 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  
 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  
 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挾墳墓毋焚五穀焚

在衡案侯浙本作侯

疑衍

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選吉按太平御覽此  
國民為採取無收其六畜以自饒利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選吉按太平御覽引  
其作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  
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  
天之道帥民之賊者選吉按太平御覽引帥作為身死族滅以家聽  
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  
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  
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  
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漸漬唯恐其不來也此  
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  
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

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選吉按太平御覽  
作至於不戰而心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傅堞而守傅守也  
堞城上女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  
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  
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  
事以為人者眾助之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  
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  
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  
者體圓而法方選吉按太平御覽背陰而抱陽左柔而  
右剛履幽而戴明選吉按太平御覽變化無常得一之原  
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

△ 見傲真

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通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象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通吉按太平御覽引無之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悛沮瞻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

此行少一字

△ 獲疑有誤 見原道

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也五度五行也至末莫不有序是故人小而不偏偏迫處大而不窳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豪之末或曰宇中四字也六合六合內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潏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樞質也的射準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鼓之日謂陳兵擊鼓關之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軔車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

此行少一字

此行少一字

抄本本字下有而字

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鬪，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闖，要遮者，斥候也，鬪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梓招杼，船捷疾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得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已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已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詆要事也。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

在衡案相浙本作和是

△ △ △  
見原道  
疑履

附百姓相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鐔鐔于未至兵大鐘也。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政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縮而鼓之，縮貫枹係於臂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塲，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戢軫，戢衆也，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

在衡業秘浙本作祕

論抄家為

△

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資之數。奇資陰陽奇秘

之要 通吉按說文解字云：該軍中約也。又漢書有五音奇咳史記倉公傳作奇咳古字資咳咳皆應作該五音奇咳兵家書也。故許慎以為軍中約。

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慎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眾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吏謹慎也，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尉鎮衆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此候之官也。軍候候，軍候也。隧路亟，軍隧也亟言治行輜道。賦丈均，賦治軍壘尺丈均平也。處軍輯，并竈通，此司空之官也。司空補空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輿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

△ 見繆稱 抄家投

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二水名，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郟淮，巴蜀郟淮地名。潁汝以為洫，洫溝也。江漢以為池。

在衡業淮浙本作邱注同入顧校淮旁殊△

淮南子卷十五

六

買

△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在衡案新浙本作翦

△

子抄宋年

在衡案鐵浙本作飢

右

垣之以鄧林鄧林沔縣之水上險險極也以方城縣落也方城楚北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深不見景也地利形便卒民勇敢

蛟革犀兕以為甲冑修鍛短鎗鎗小齊為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也錯車衛刃疾如錐矢錐金箭也合如雷電解

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地名衆破於栢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齊也背社稷

之守而委身強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亥也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

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賈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

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秦皆發閭左民未及發而秦亡也收大半之賦貴民

而稅二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逮應召也肆刑極刑輅輓輦

也橫木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若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憖憖賴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

臂祖右陳勝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浦蘄縣祖右脫右臂衣也稱為大楚而天下嚮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

矜棘棗酸棗也矜矜矜也周錐鑿而為刃周內也然矜以內鑿鑿也剡擗荼奮儻

為之麋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

伐紂東面而迎歲太歲在寅至汜而水汜地名也水有大雨水也至其頭

而墜共頭山名在河曲共山墜墮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

△

雖抄宋雖

正受注不合必有一誤

地抄宋之

在衡案掃浙本作掃

△ 繆稱訓義之所加者  
淺則武之所制者小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疑有求

鳴珂案勢字顧校殊△旁用墨  
筆書者字  
在衡案勢浙本作智

前作公

△ 見原道  
詐以宋計

偃句可證前

△ 耀抄宋耀  
遠抄宋遠

△

可以掃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  
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  
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  
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  
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  
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  
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  
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  
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  
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  
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  
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敗兵先戰而後  
乃戰湯武是也

求勝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

此行之

者禽無數倖等也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

六頁

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

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

埒者天下訟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

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

則不可制迫也也不可度量也也不可巧詐也也不可規慮也

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眾見者人為之伏

器見者人為之備備動作周還偃句誦伸可巧詐者皆非

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元逐進退詘

此行之

在衛業鐵漸本作飢

當云與觀往與息來  
莫知其所之與與條  
出與聞入莫知其所集  
入集今本皆誤觀即義  
也 庚辰再讀得此條

△ 見本篇

疑電

鼓抄宋棘

杓

口抄宋已  
敏抄宋敵

龍魚也飛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  
之疾者也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  
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  
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聞入莫知其所集卒如  
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  
圍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  
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  
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  
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疾雷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  
若鏜之與鞀鞀鞀鞀眩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  
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

此行少

風炎之若火陵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

所為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地天下孰敢厲威

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

杓所擊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方分則

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鎔銖有餘不能分人之

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

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

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

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

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

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肢體親刃心疑則肢體撓

此行少

七頁



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蚺之足蚺馬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眾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眾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選吉按太平御覽引權作鈴下知權事權同程文學云鈴當作鈴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破路津關選吉按太平御覽引峽大山名塞龍蛇蟠屈也却笠居選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法

△ 在衡案錄浙本作飢

△ 在衡案注摺摺浙本作摺摺又案卧浙本作仆顧校卧旁殊

△ 在衡案據浙本作踪說文據一曰踪也

△

却輒覆也羊腸道選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法羊腸一屈一伸此二注別本亦或有注發笥門發笥竹笥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暵推其○擠其揭揭揭排也摺摺欲欲也此謂因勢善用間謀言軍之反間也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盛曰蔚隱匿其形選吉按太平御覽作隱遁其形出於不意選吉按太平御覽意作虛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撚揉也選吉按太平御覽撚揉作踞注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眾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

此行少

在衛案凌浙本作凌  
宋阮是

在衛案閩浙本作問誤  
見詮言

於必勝之攻也。週吉按太平御覽攻作戩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眾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木之，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

有見所為，彼持後節。

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已。

與之推移，彼有所

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

右陂，西也。

敵潰而走，後必

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

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鉞車不及轉，轂兵

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眾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

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

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

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放蟠

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

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

填填，旗立，牢端。

容未可

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

吻休人間訓改  
唐庚辰

△ 見天文

當有誤此疑口口  
時僅存時字也

以虛應實必為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  
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絀網羅魚鼈不動不擾唇攫吻物未  
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  
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  
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  
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  
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  
之一搥也搥搥萬人之更進也更代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  
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  
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  
楚之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

九頁

榼益益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  
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  
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  
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  
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  
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  
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  
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  
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  
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  
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為人禽矣由此

此行之



△ 編細抄宋鶴網

在衡案筋浙本作筋

疑遠

疑勢

宋鳥

中脫

在衡案水浙本作水

當有誤

在衡案於浙本作如

幟緝細也腐荷之增荷蓮華也猶矢也遠吉按太平  
然猶不能獨躐也躐引吉按太平御覽假之筋角之力弓

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

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

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

敢在於上者詭卒也雖卒然合與天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角亢為龍參井為白虎星

張星此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

左牡而右牝高者為生下者為死所謂人事者慶賞信

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

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

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

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屬屬如夏湫

漻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

此行之字

在衡案斷浙本作斷

在衡案經浙本作經

△

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  
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  
 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  
 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  
 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  
 以柔而迎之以剛通吉按太平御覽此示之以弱而乘  
 之以強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通吉按太平御覽此下  
讀如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  
 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  
 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  
 故勝可百全與元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

此行之

△

當作義

在衡案上浙本作土誤

△

宋事

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  
 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竝行是謂  
 至强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  
 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  
 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  
 則下視上如父通吉按太平御覽此視作事下上視下  
 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  
 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通吉按太平御覽親作視則不難為  
 之死下通吉按太平御覽此視作事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  
 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  
 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

此行之

此行之

○下文云飢者能  
疑行食之勞者能息

在衡案饑浙本作飢下同

疑丘

然抄宋而

△  
宋育  
藏無誤錄後此

△  
提行

△  
在衡案凌浙本作陵

貪抄宋食

應敵孫子名武吳王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  
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  
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  
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  
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  
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  
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  
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  
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  
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  
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雖大人雖眾兵猶且弱也若苦

此行之二

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  
必賞死事以軍事死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  
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者致也投高壺  
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  
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  
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蹊隧所謂  
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  
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  
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  
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  
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盪於辯

此行之

十三頁

謂吉按太平御覽引鹽作濫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  
 於窈窕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銓言必合數動必順時  
 解必中揆揆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  
 害若合符節疾如彊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  
 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  
 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  
 後求勝脩已於人求勝於敵已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  
 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  
 為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化為埴陶人復變工女化而  
 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  
 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鸚鵡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

化抄宋作

在衡案鐵浙本作飢

在衡案榆浙本作禽

當有誤  
否則有脫句

故靜為躁奇有出治為亂奇飽為饑奇佚為勞奇奇正  
 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  
 以應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  
 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  
 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  
 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  
 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  
 地山陵阜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  
 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  
 疾如風雨擗巨旗擗卷止鳴鼓而無形莫知其端  
 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

在衡案下卷十五

七

此字少

此字少



△

衍王有

當有誤

在衛案鐵浙本作飢

提行錄

輕邊利在邊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

脩行陳者也明於奇音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

策禳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

珍恠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塌柴小

埃塌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祥者也錄鉞牢重固植而

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充盈翰者也翰強

也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

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

地形者也因其饑渴凍暘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

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

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隘則用弩隘可以為

書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

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

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

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

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

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積怨不

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

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

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

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

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

淮何子卷五

六

西頁

此行少

字

字

晉抄宋智  
在衡案檣浙本作禽注同

在衡案檣浙本作禽

提行

宋耳

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  
 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悻悻遂過  
燒勇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  
 擒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  
 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  
 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  
 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  
 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詩子將而應之將  
 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  
 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  
 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

十五頁

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  
 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  
 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  
 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  
 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  
 而行乃爪鬚鬚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在於閭冥故言明鑿  
 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乘將軍車載旌旗  
 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  
 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  
 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  
 此則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騫是

此行之字

未詳

于何宋於

辭抄宋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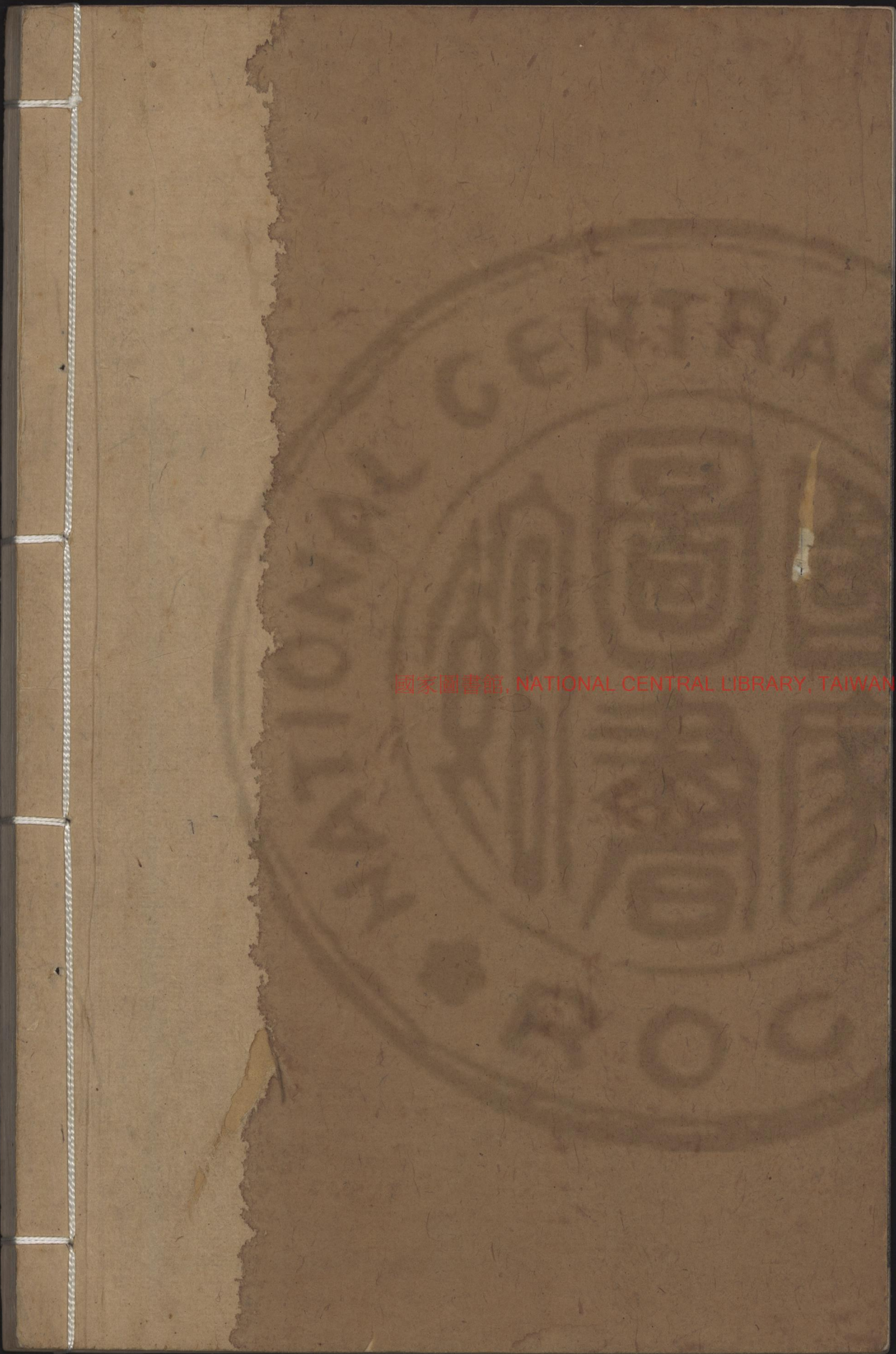
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  
 官益爵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斷于軍中言有罪而  
 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  
 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  
 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  
 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  
 天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  
 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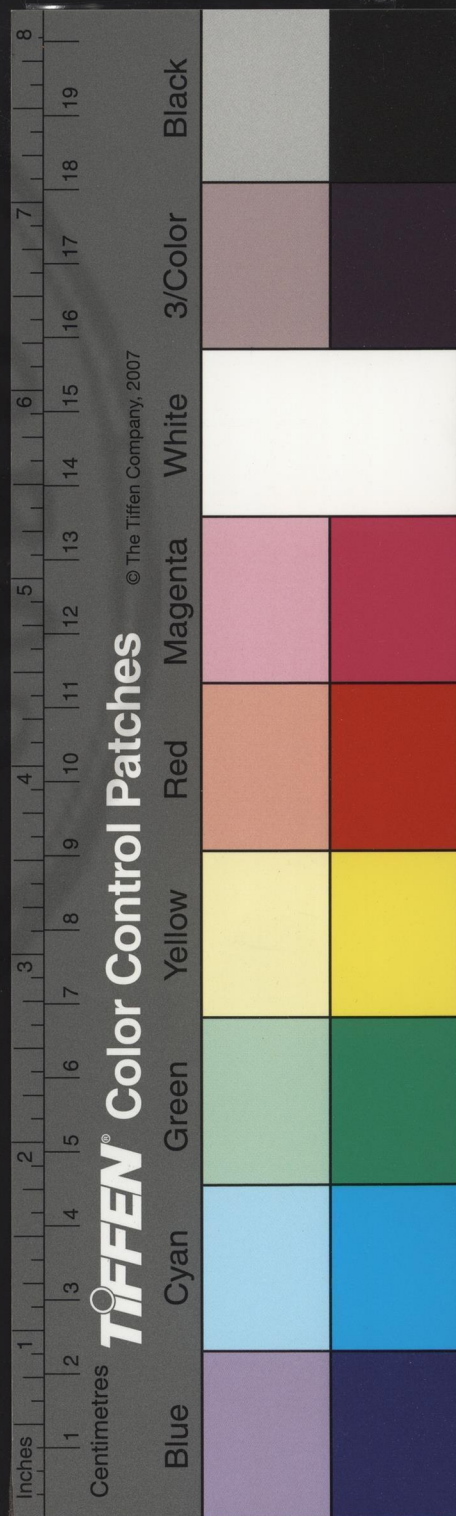
戊午十月初八日吉也臨

光緒十年歲次甲申孟臘月二十八日窮臘放振畢午臨晴霽變  
香校錄嘉興張鳴珂記于德勝門外天甯寺中

淮南子卷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子箋釋

卷十六之十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手抄宋於

淮南子卷十六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達吉校刊

說山訓 山為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

鬼問於窺曰道何以為體 窺人陰神也窺人陽神也陰

等形體也 窺曰無有有形乎 窺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引作窺問於鬼下窺鬼並互異 窺曰無有有形乎 窺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也 窺曰無有有形乎 窺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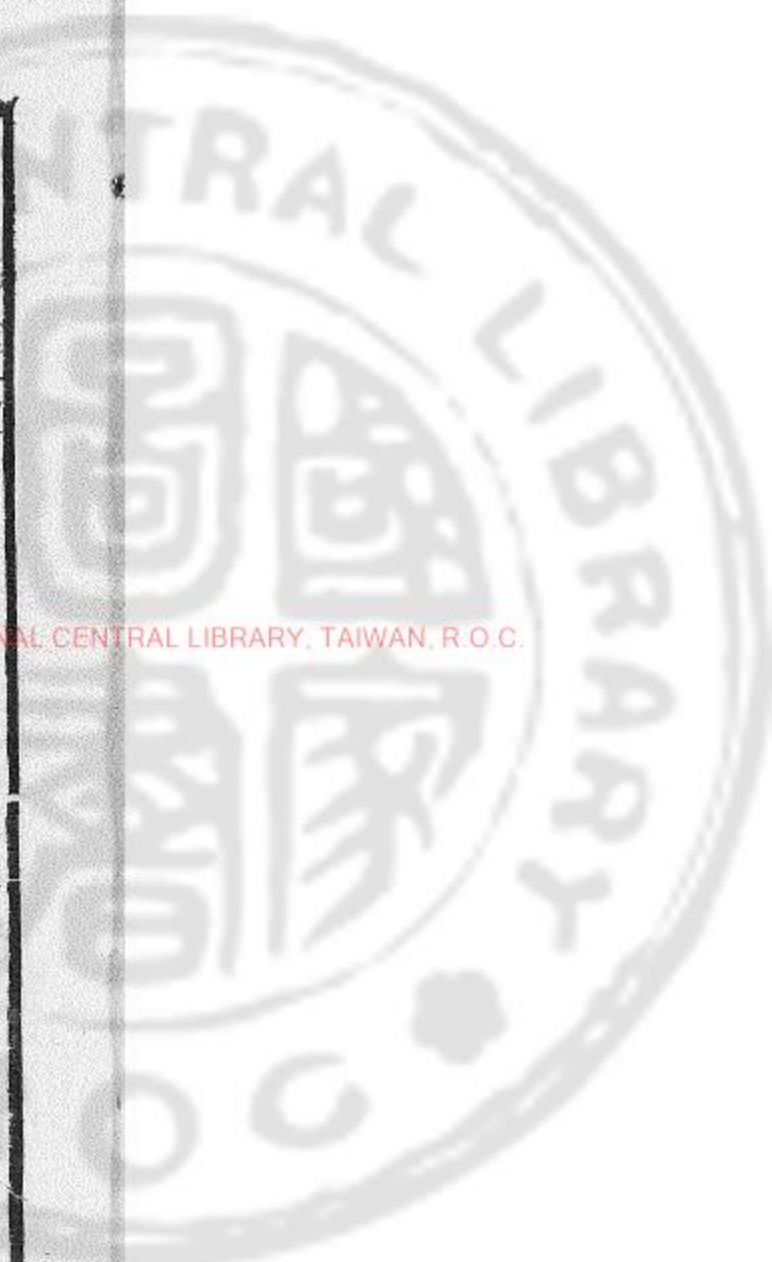
以可得也 窺曰吾直有所遇之耳 言遇也 窺曰凡得道

而知也 窺曰吾直有所遇之耳 言遇也 窺曰凡得道

之無聲謂之幽冥 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 窺曰凡得道

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 揚或作象也 今汝已有

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 窺曰言者獨何為者 子尚無形



見傲真

約宋作鈞

疑噴

在衡案論為喻之壞字浙本作喻

何故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將鬼反顧鬼忽然不見  
 不見也鬼也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鬼也而自存亦以入  
 有也人人不小學不大迷小學不博不能不小慧不大愚小  
 不能通物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  
 故大愚也沫雨潦上覆瓮也澄止水詹公之釣千歲之鯉  
 蕩也沫雨潦上覆瓮也澄止水詹公之釣千歲之鯉  
 不能避詹公詹阿也古得道善釣者曾子攀柅車引輻  
 者為之止也會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柅車而挽者  
 輻也輻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其申喜楚人也少亡  
 聲感而出視之則其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  
 母也故曰精之至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  
 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無鱗出江中  
 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鬚魚而身無鱗出江中  
 牙鼓琴駟馬仰秣仰謂馬笑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

淫亦作通

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絕糧介  
 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以自論也於是文公覺  
 升雲蛇獨泥處龍以論文公蛇以自論也於是文公覺  
 悟求介子推不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故能潤澤草木淵  
 得而號泣之珠陰中之陽也有蟬無筋骨之強爪牙  
 生珠而岸不枯珠陰中之陽也有蟬無筋骨之強爪牙  
 之利蟬一名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乾也堞  
 人謂之堞也清之為明杯水見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  
 一精專也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  
 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道貴  
 故治也有為則傷無為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為而  
 貴有為也無為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為而道貴  
 常載行為者不能存也能恬澹靜漠故曰不能無為也  
 其無為者不能存也能恬澹靜漠故曰不能無為也  
 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不能行清靜無為者不能大  
 日不能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有言者則傷道貴  
 有為也無言者道不言有言者則傷道貴

龍耳為篇

提行 此宋誤分非 後同

宋亡

于抄宋於

主

效抄宋効

在衛業泰浙本作參注同

故言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致于神載有言則  
 有傷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致于神載有言則  
 傷其神之神者道賤有言故曰傷其神鼻之所以息耳之所  
 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耳中空處也物莫不因其  
 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用也以為不信視籟與竿籟三  
 也以其管孔空處以成念慮者不得卧詩曰耿耿不寐  
 展轉伏枕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去念慮非真無念  
 慮則與物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也忘二者則神內守  
 故至德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  
 非其言者用當所治之言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  
 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  
 長鸚鵡鳥名出于蜀郡赤喙者是是是何則得其所言而

不得其所以言言得其言者知效人言也知所以長故  
 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制其言  
 不能自為長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  
 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  
 也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元王元王剖以卜四方皆  
 故曰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  
 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鈞可以教騎騎可以  
 教御御可以教刺舟順其道故可以相教越人學遠射  
 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習水便舟而  
 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  
 儀射法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一達吉按  
 太平御覽適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躅也其  
 作敵古字通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月十五日與  
 知變也

淮南子卷十六

三



廷塵

抄宋無以

盧校宋宮

而如也  
抄宋本實上有宮字  
周禮司烜氏掌以夫  
遂取明火于日以鑿取  
明水于月注春通隔遠  
也鑿鏡屬取水者謂  
之方諸

見記論

中繩則月食故奪月光也差則虧日出星不見不能與  
 至晦則盡故曰陰不可以乘陽也  
 之爭光也星陰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  
 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鮫魚之長其  
皮有珠今世  
 一說魚二千斤為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  
 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  
 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也上大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  
相持  
 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敗而莫相愛於冰炭  
 漆入膠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而莫相愛於冰炭  
 得水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  
 之壞愈其立也壞反本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泮  
釋  
 反水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雲之千里不見堙堞遠之  
 宗本也堙堞猶席翳也堙讀似堙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  
 故也堙堞猶席翳也堙讀似堙

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小不可為內復  
小于秋毫之末  
 謂無有也無有無形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性  
香舟  
 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性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  
 休性仁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  
揚和也渙乎其有  
 似也似君子也渙讀入謂無內無外不匿瑕穢無內無  
外表裏  
 通也匿近之而濡望之而隳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豪  
 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  
 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  
有情欲能順善以安其身侯王寶之  
 為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凡民之重陳成子  
 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捷齊簡公勇士十六人脅  
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  
 日劫子罕之辭其所不欲不欲玉而得其所欲  
貪為寶

此行少一字

在衛案願浙本作願

△

宋披非

△

在衛案心之浙本作之心誤

在衛案官浙本作官是

△ 宋誤分

宋介  
疑有則

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到杖策傷其願

覺言精有衛姬之請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

故請公殺贖衛之罪也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

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則兒說之為

宋王解閉結也。結不可解者而能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始知終也人有

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

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猶器

性也孟子曰人性拘囹圄者以目為脩當死市者以日

為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

中不平也。中心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

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為妨夫後人不敢娶

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一達吉按故沮舍之下不

可以坐。沮舍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為踏執獄牢者無病

執主也厲鬼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之無外思一說治

畏之故不病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官人也心無情欲之良醫

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治正性神內聖人者常治無

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善閉者

不用關鍵。善閉其心故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也。

髡齊人也告其鄰突將失火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

意失火言者不知豫閉其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

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蔥則

拔之。子行善亦如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

廣韻引  
也作虛壞

疑少一字

于抄宋於

宋有有

在衡案見浙本作充是注同

宋如

疑誤紫芝見傲真

在衡案見浙本作贏誤

抄宋於

主術訓作揖祝

在衡案見浙本作輓

相干二 人二氣則成病邪氣干正陰陽不能且冬且夏

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 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善

自為冬夏自為夏也 月不知晝日不知夜相兼也善

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故有所

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克克大也遠

遠遠不若近者今日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

湍急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無所慈石

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行猶使也不水廣者魚大

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搢

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聖人不先風

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虵

應於下同氣相動動感不可以為遠月盛則羸虵內減故

也精也羸虵亦陰也故曰同氣執彈而招鳥揮梲而呼狗

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

召也召猶剝牛皮鞞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

不若服於輓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

計者不若走於澤言物貴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也

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

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為見

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

者不敢夜揭炬為人保者不敢畜噬狗保城郭居也保

在衡案諭浙本作喻

未詳

抄宋無美字

在衡案兩諭字浙本作喻下  
同

疑祥

詳抄宋祥

淮南子卷十一

噬人雞知將且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也鶴夜半而鳴  
 狗也不能免於鼎俎以諭將軍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當兼五材不可以無權論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言人畏也一達吉按太平御覽  
 為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為墨而朝吹竽不好樂縣  
 名朝吹墨子不人吹等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  
 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闔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  
 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  
 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美名則  
 不得美名也適也而自損則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與無與也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  
 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元同  
 元天也天無所求也人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  
 能無所求故以之同也

五頁

不可以為抗申徒狄賤末人也不忍見弦高誕而存鄭  
 誕者不可以為常而却之故曰誕而存鄭誕非正也故  
 日不可以為常也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  
 之聲曰百舌鳥名能易其舌効百鳥之聲於事人有少言者  
 猶不脂之戶也言其不鳴故不脂之論無聲也一說六  
 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祥善也論多耳目人以爲  
 少誠實比之不詳也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也浮瓠  
 不如一人持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  
 之走便也謂二六一人兩轅六人故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  
 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  
 後成同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猶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是謂同故不可以相治異謂

詳古祥  
浮讀如

不可以為抗申徒狄賤末人也不忍見弦高誕而存鄭  
 誕者不可以為常而却之故曰誕而存鄭誕非正也故  
 日不可以為常也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  
 之聲曰百舌鳥名能易其舌効百鳥之聲於事人有少言者  
 猶不脂之戶也言其不鳴故不脂之論無聲也一說六  
 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祥善也論多耳目人以爲  
 少誠實比之不詳也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也浮瓠  
 不如一人持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  
 之走便也謂二六一人兩轅六人故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  
 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  
 後成同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猶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是謂同故不可以相治異謂

七

也抄宋矣

衰差也見說林注

在衡案宏浙本作弘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宋於是

濟君之可替君之否引之當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  
 道是謂異也故可以成事也免絲其茯苓干歲松脂也免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也上有叢菁下有伏龜聖  
 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喜文非儒  
 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  
 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此六術者皆善之而未純無所適名故曰一槩而未得主  
 名被甲者非為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  
 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為道里言相遠也  
 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楚王莊王旅也援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  
 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殫盡故澤失火而林夏夏暵  
 引作林木憂按太平御覽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  
 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上有一善下有二譽

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躡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大夫  
 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自為越所殺也葛宏知周之  
 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亡為周所殺也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強  
 也近謂其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辟旁懼車之覆也不敢乘  
 是以虛禍距公利也虛空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  
 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范氏之敗有  
 竊其鐘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孫范鞅獻子之子昭子也敗者趙簡子伐之故人  
 知伯滅范氏也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  
 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悖或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  
 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  
 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裹猶升在斛之中

抄宋於

行抄宋趨抄宋

疑弓

夜在歲之內也。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縷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日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縷土籠也。上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審知水濁而魚噉，魚短氣黃噉。形勞則神亂，神亂也。治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禮之衝車于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此之謂也。魏文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媒人以禮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必至。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詩所謂室遠人遠也。海水雖大，不受鬻芥。日月不應非其

七頁

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氣相應也。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倅之手，而愛已之指。倅，讀詩憐憐，其栗之端也。不能以倅巧，故愛其手也。謂倅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也。鉤，鈎鈞也。有美珠，不為已用，故不愛。以束薪為鬼，以火煙為氣，以束薪為鬼，竭而走。夜行見束薪，以火煙為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為吉凶之氣。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此先事之人也。如此不巧者，善度知者善豫也。豫，備也。死，桃部不給。躄，慶忌死，劔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夏之子，逢蒙所殺，不及。躄，巴而射也。搏，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要離為闔閭刺之，故死。劔不及設其捷疾之力。云桃，楸大枝，以桃木為之。注義，匪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誣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

給弓各字通

卷之九

九

疑不

此當作勢之致勢

盡也唐辰

在衡案暴新本作暴

又案夏新本作夏又顧校夏旁

行宋皆已誤

呂覽別類

潔抄宋絮

疑為醜肉二字似

唐辰

在衡案暴新本作暴是

疑雖唐辰

堞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止言當以默止事當以下今以  
塵愈起抱薪救流言雪汗。警猶以湍拭素也。除也湍黑  
火愈熾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  
 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猶矢于三百  
也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夏世不能  
盡勞力而以辟土。非境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太知  
并兼人國為賢也之類也。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得與大馬同類  
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也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以  
潔白為汚辱。警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篋。楚人謂  
之薰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  
 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

鼠割唇而治。齷桀跖之徒。君子不與。舉事所趨如是者  
與不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  
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寧百  
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  
一句餓。饑食不足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楚人謂蹟  
也。隧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  
乃其母也。適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  
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故小人之譽人。反為損。損  
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  
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社讀雖。夫欲  
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曹見窾木浮而知  
 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  
窾穴讀以非義為義。以非禮為禮。譬猶僕走而追狂人。  
曰科也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  
 之。鑊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斃截玉。斃馬尾也聖人無止無  
 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愈猶勝也言今歲勝於昔歲。今  
 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磬諸而成器。  
磬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磬廉或直言藍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  
 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  
 不藉明於其前矣。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謂四極之內天地之間故天下莫不借明

磬說文作廔

盧校宋者

前有在齊俗

在衡案諭浙本作喻

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  
 出嶓冢。已說在地形也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  
 一。一同也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  
 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  
 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了了言迷解也背而不得。不知凡  
 要。背而不得更復也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  
 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  
 也。至深微廣大矣。未有天地生天地也雨之集。無能霑待  
 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其至未能有斷。矢之發。無能  
 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眾。止止論矢止乃能穿  
物一曰止已情欲

九頁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在衡案密浙本作密

酌

強秦前有

並

疑廷見呂氏春秋

記論作基

乃能止歸眾物令不得已乎因高而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芻狗也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一說土龍待請雨之所得食酒肉者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荷水菜芙蓉其莖曰茄其本曰密其根曰藕其花曰芙蓉其秀者曰菡萏其實曰蓮蓬之茂者花中之中心曰薏幽州總謂之光荷讀如燕人強秦言胡同也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方出蹠至桴筏一曰瓠言非其所宜也欲無窮不可得也楚王有白鰲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鰲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養姓調張

矯直擁抱號呼幽通賦有先中中者也有先未中必中曰養流睇而鰲號是也高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不時謂夜也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生氣者人形之有生氣故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眾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後中恭然後得故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曰康子肥贖定公而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專其政傳曰祿之去公室

注非

疑朽  
注有謫

疑衍

在衡案備浙本作稱

△ 柱抄宋柱

在衡案妻下莊一本有是字顧  
無校筆

在衡案番浙本作躡是

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  
直順其謀而從往勿遂大與同小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眾曲不容直  
 眾枉不容正故人眾則食狼狼眾則食人欲為邪者必  
 相明正欲為曲者必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  
 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託寄若麗姬欲殺  
獻公然後得行眾議成林無翼而飛太子申生先僻之  
其害其類也凡人信之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  
以為實然也市非虎處而人信以為有虎故  
曰三人成市虎一里之人皆信以為有虎故  
成市虎一里之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  
 求沐浴已自疑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水  
 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居  
故水中故曰不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  
疾失其常也

此信之非也尾生魯人與婦人私期橋梁之下故尊其  
 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禮庶子喪出母葬孔氏子  
之子也子白之母出卒外記曰子上之母死不喪  
門人問諸子思曰先君無所失道也隆從而隆道汚從而汚  
何也曰昔我先君無所失道也隆從而隆道汚從而汚  
及則安能及乎是不為伋也妻不為白也母孔氏之不  
喪出母自子思始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子非樂  
 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  
 為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必有  
號啼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惡其象人而用之知後世  
也故聖人見霜而知冰見微霜降大有鳥將來張羅而  
 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  
 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

△

在衡案新本作猶注同

高見前注

疑鹿麋此未確當再考

在衡案新本作謚修作脩

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屯犁牛既擗以糝，決鼻而羈。髮屯醜牛貌犁牛不純色牽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沉諸河。犧者牲也尸祭神之沉曰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詩曰采芣采芣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可以不戰，屈人之兵也。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高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也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言有高山我仰行我則而行之，故見彈而求鴉炙。彈可以彈鴉鳥而見日鄉者其人也。

卯而求晨夜。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見其卯見廢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廣麻之有實者可以為布因求其成故曰雖其理哉亦不病暮有蜚不為災之蜚，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利猶取也死而棄其招簣，不怨人取之也。招簣稱死者浴牀上之柩績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所不利若子罕不利玉績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玉以為寶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異以不溺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國今下邳徐偃是偃謚居衰亂之世修行仁義為楚文王所滅，滅者多以不義，故曰亡國不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

按說林訓注作蜚

按宋十二

宋有者是

小抄宋少

抄宋五音正樂正得夫

在衡案鳥漸本作鳧

引詩又見原道注

在衡案兩字漸本作烹烹

必忠也。比干以忠諫紂而誅世之見誅者故寒顛懼者

亦顛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顛異者寒與懼顛讀明月

之珠出於蛇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蛇中簡圭大圭

美玉出於石中。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其龜為

大蔡臧文仲。萬乘之主冠錙鍾之冠履百金之車。六銖

八銖曰鍾言賈值小物有賤而牛皮為賤正三軍之衆

鼓聲氣故可以在下車或作履也。齊三軍之衆也。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徵南方火

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也。此皆

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

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

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蟬魚

歸明火香餌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

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繳大綸

繳所以繫者。繳射之注。好魚者先具罟與罾。罟細網傳

飛鳥詩云弋鳧與罾也。未有不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

而能得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轆。轆所以所

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為

也。烹羹不與鹽不成羹。故曰敗所為禮記。桀有得事。謂

作互以蓋屋。堯有遺道。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

下有不慈之名。嫫母有所美。故曰有容儀光艷

西施有所醜。未必貞正。故曰有所醜也。故亡國之

在衡案

五

此行之

在衡案弊浙本作弊  
見齊俗

在衡案貧浙本作貧  
盡抄宋罷

在衡案飢浙本作饑

宋利

在衡案雜浙本作雜注同

注非  
然抄宋猶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注同

在衡案座浙本作座  
癩

在衡案蚤浙本作蚤

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隨猶嫫母有所美有可非猶西施有所

所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弊簞

甌甌在研茵之上雖貧者不搏甌甌帶搏取也甌甌美之

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世

能賤者喻賢者在下位卑汚之處世春貸秋賦民皆欣

春飢而予秋豐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

而收故民欣也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鰲賜者非負而緣木

縱之其所而已喻爲政官方定物能文者居文官能武

按太平御覽者居武官故曰縱之其所而已達吉

縱其所之而已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粹猶駮駮

莫惡於無常行無常行猶論語人而無恒有相馬而失

馬者失猶不然良馬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夭壽骨法非

知也能相不知故曰在相

之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盆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

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

之木郢楚都在今江陵北而人子車轂跪而度之巨雖

可而修不足巨大也修不足言其短又臣字作太遠

伯玉以德化伯玉衛大夫蘧瑗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黯

化也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公孫鞅衛公子叔莊之

相坐法故曰以刑罪秦封爲商君因曰商鞅秦相孝公制

京兆東南瑗以德化鞅以刑罪故曰所極一也病者

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藉藉所救鈞也醫師在男曰

石針所抵彈人雍座出其惡血精米所以享狸頭愈鼠

雞頭已瘻鼠齧所以療病求福祚故曰救鈞也畜散積血

斲木愈齧此類之推者也推行膏之殺鼈鵠矢中蠅亦

彈宋不

三頁

殺爛灰生蠅腐爛漆見蟹而不乾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

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

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

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也喻學刀便剃毛至

伐大木非斧不尅尅截物固有以尅適成不逮者視方寸

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遠

多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不四目小馬大目不可

謂大馬大馬之目眇眇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

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或斷臂而顛活顛類不可必

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柔濡擊鐘磬者必以濡木穀強必

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

疑或吾則下脫  
疑有誤

抄宋無也字

釐截玉言柔勝剛也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詐也

立懂者非學鬪爭懂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

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倖廉倖辱積不可不慎者也

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

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起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

者不鳴者也無聲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日

鑊日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溼故炭重以小明大見一

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

論遠論知也一連吉按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戶不容

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足屣地而為迹暴行而為

影此易而難屣履也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莊王誅

△ 一當作十

可證前篇

未詳

但讀為

十四頁



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瞽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郢楚都鬻買也。食養也。一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而無多苦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介蟲魚鱉之屬。動行也。合曰。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腰蜂螺贏之屬。無牝牡之合。曰。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搏也。熊羆多力。故。兕牛之動以舐觸。兕獸名。有角牛也。犁牛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鑄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劔屬。撤不正而可以正弓。撤弓之掩。非讀曰。檠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檠。正者弓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為以利，不利者砥利者金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為

上齊讀壘之壘。勝之同。遲為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剡靡勿釋牛車，絕麟。剡切楚人謂門切。麟車行其上則斷之。廢六藝則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不擇于事。曰勃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七

戊午十月初九日元和管慶祺臨

輟業數月矣。去夏法于役，餘于下榻官廨，暇明几澣，夏出料錄計三

日數一卷四月十五日張鳴河記







淮南子卷十七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說林訓第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遠

其舟桅言刻也船板也墮劍於中流刻手船板

居鄭地也居鄭地也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

其所刻桅下故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

莫大焉隨一隅之迹刻桅之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

也譬若早歲之士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土龍

兩芻狗以求曹氏之裂布蛛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

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

燒以傳蟻蛛瘡則愈故蛛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發衆

抄宋無也字

在衡案或浙本作惑

識宋璜

△

疑有脫

在衡案疑浙本作免

在衡案疑浙本作燕下同

可證前

△在衡案疑浙本作離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注同

卜疑止 抄宋下

國家之寶故曰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  
 非夏后氏之璜也言其深微廣大天地至深微廣大足以履者淺矣然  
 待所不履而後行履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履而後行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以成明矣游者以足  
 蹙以手插不得其數愈蹙愈敗猶益也及其能游者  
 非手足者矣而不用手足也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  
 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蹙  
 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也章甫冠越  
 有柄不能自楮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為  
 而不能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取  
 自為也也顧反也肥則也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尺  
 之故近其死也

此行少

日何非聖德君不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  
 故曰莫之能致也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蝕于詹諸殆猶畏  
 殆於螂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蝕于詹諸殆猶畏  
 蛇不敢動故曰殆于螂蛆謂之蜻蛉之大腹也上蛇  
 一達吉按殆太平御覽作困鳥力勝日而服於離禮能  
 有修短也鳥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離禮爾  
 者鴻鳥皆畏之故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生寄死  
 日能有修短也故曰以爲壽彭祖蓋楚先壽兩百歲不  
 去所寄歸所安故曰以爲壽彭祖蓋楚先壽兩百歲不  
 早歸故以爲天論語曰竊比也我老彭蓋謂是也一說  
 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言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  
 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不  
 以盛大非其任也任讀勤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不  
 乃是怒不爲視於無形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  
 乃是爲也言皆易恤無至味不嫌至言不文至樂不笑  
 其所聞矣聲故得有聞至味不嫌至言不文至樂不笑  
 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慊快叫譟呼  
 慊快叫譟呼慊不斲不自

一頁

引作嘆

在衡案新本作族

雜家  
前有未詳

△

宋湯是

入抄宋一

在衡案兩論字浙本均作喻

皇

宋無是

在衡案唐浙本作錯

在衡案宋浙本作免

斷削豆簋簠籩豆之器大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  
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鬪也

更改

以瓦銚者全以金

銚者跋以玉銚者發銚讀象金之銅柱餘之柱銚者提  
者刺跋走發者疾迅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重

謂金與玉掘律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嗜慾在外則

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之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

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

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遠可舞者舉節坐

者不期而辨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陽谷入于虞淵莫

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人莫欲學御龍而皆

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

不益世用故以御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白人之從事

或時相似或有地相水火相憎鑊在其間五味以和鑊

鼎又曰鼎無耳為鑊鑊讀曰替骨肉相愛讒賊聞之而

父子相危楚平王晉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

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也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

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

屋之覆不若其無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璧瑗成器

璽諸之功璽更為土歸於本詩云他山之石鑛邪斷割砥

礪之力互力亦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烹

殺藏猶殘喻不復用也車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

淮南子卷十七

三

在衡案鐵浙本作飢

在衡案荒浙本作荒注同

列女傳武王罷朝而結綠綵絕

見道應 在衡案感浙本作感

水抄宋雨

在衡案濕浙本作溼

一抄宋無

在衡案免浙本作免

疾抄宋妄

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荒大不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匿猶川竭而谷虛虛無血夷而淵塞夷平塞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夕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絺冠則戴致之絺則屣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物不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危無能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涉不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疏遠喻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鄉仰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涔多江

水之原淵泉不能竭竭盡蓋非椽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椽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塊塞江也選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許慎注云塊塊也蹙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輒也輒讀輒濟之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椽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椽動動則得魚任者輦也詩云我任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蛇牀臭麋蕪謂許由無德鳥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也奮厲以兔之走使與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

三頁 吳君高 越紅錄 曰浸易 助是錢 當作錢

宋無

△

在衡案兩鼻字浙本均作鼻

在衡案辨浙本作樊注同  
鳴珂案休顧校莊本作體顧用  
墨筆圈去旁用硃筆改朽字  
此當作休為是體或作休即休  
字之誤也

△

在衡案辨浙本作嬰是

在衡案辨浙本作工入顧校區  
旁硃△

△

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  
人之時化生陰陽  
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

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  
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蹠彘顛亦骨也

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  
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敖倉古常

滿倉在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香芳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  
榮陽北鼓造蓋謂臬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臬羹亦作

望蝦蟇羹言物不當為用一達吉按造即臬字故臬然  
改容亦作造然毛詩臬施說文解字舌之與齒孰先確

也確也錚之與刃孰先弊也刃先弊錚讀頓首之頓  
繩之與矢孰先直也矢今繩之與蛇蠶之與蠟狀相類

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蠟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說在齊俗篇也

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聾者不譏無以自樂盲  
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藝事觀書者忘其

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  
今無蟬圍蟬圍車類讀如孔子射于矍相之矍一達

言言簞椽也郭璞注所以絡絲也然則蟬圍收餘者也方  
即簞字矣依義推車之推字亦當為繼使但吹竽使

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無其君形  
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

謀謀或作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尊重享仁義之名重  
於治飯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  
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使響濁者聲也響濁則情

宋棟字

四頁

此行字

在衡案梨浙本作梨  
疑衍一白

口抄宋已 調抄宋謂

于抄宋於

說山有而  
在衡案濕浙本作溼

可證前 說山訓  
三哀

疑倒

泄者中易測。不問其情欲發泄于外華不時者不可食

也。故華實皆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此之類 蹠越者

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互文耳一同也佳人

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美佳梨橘棗栗不同味

而皆調於口。調適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

者貧者未必廉。蒟蒻類絮而不可為絮。蒟蒻秀楚人

戰之敵幽冀謂之蒟蒻也廣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廣麻之有實者廣

災之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直繩亦弄之所

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

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于海復隨溝輪復

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羊肉不慕螳螳慕於羊肉羊

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

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

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日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

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

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邇吉按

覽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為是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

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治鼠穴而壞里

閭潰小炮而發瘞疽。炮面氣也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

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

者託堦防便也。堦坊高處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

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湯

在衡案傑浙本作契

鏡未詳  
宋非

在衡案故浙本作放人作兒

在衡案章浙本作轉非

疑魚前教此

過抄宋過  
在衡案雖浙本作謀

在衡案華浙本作正是

見原道

為抄宋從

注疑有豹

宋非

在衡案饒浙本作飢

放其主而有榮名。湯侯後十三世主癸之子履放其 崔  
 杼弑其君而被大謫。注謂伐桀為民除害故有榮名也 崔  
 其所以為之則異。所以為則異湯微君也 呂望使老  
 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  
 奮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  
 自矜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  
 射虎豹以有文章。射來使人射取之 蝮狢之捷來乍。蝮狢屬仰鼻而長尾  
 使疾擊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  
 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 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  
 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擿船以篙渡江  
 惑也。漁者走淵之漁讀論語 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

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走讀奏豹裘而雜  
 不若狐裘之粹。粹純 白璧有考。考考 不得為寶言至純之  
 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筮。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盜賊  
 之。醜醜也 吠狗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  
 求福。無祀不禋于神而卒祀之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  
 精明也。不可見也 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  
 察聰也。不可見也 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察心也。不知  
 不夢見像無形察目也。目初不見也 像故蝮蛇不可為  
 足虎豹不可使緣木。益甚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 馬不  
 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秦通峭塞而魏築  
 城也。魏徙都于大梁開秦通峭塞而魏築 饑馬在廐寂然

淮南子卷十七

七

六頁



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  
也也發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  
也也遺也也也遁關不可復亡狂不可再也也遁逃狂獄也也  
也也日權不環可以喻員不可也也輪條可以為總不必以糾  
也也糾亦總也也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  
也也轉數也也也鷲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也也  
也也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  
也也其理若其當也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  
也也奉之也也奉助也也蠹眾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  
也也隧墮也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也也弛落也也一達吉按說文解  
也也各聲釋名朕枝也似木之枝格也此言人之四朕如枝  
也也格又朕格也苟有格解字言戟有枝兵也此言戈戟如

枝格史記始皇本紀或走或格之者輒也也魯連傳曹子  
也也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枝格殆假義歟漢書梁孝王  
也也傳義格如淳注格者枝閣不得下枝閣當凍而不死者  
也也亦即枝格二字高無注義因為推廣之也也當暑而不喝者不亡也也適  
也也不失其適故曰不為適也也也當暑而不喝者不亡也也適  
也也亡之迹未嘗適亡也也其適也也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蟻蝨相  
也也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也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  
也也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也也柳  
也也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  
也也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牡門戶籥也也也一達吉按柳下  
也也惠義藝文類聚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  
也也以為許杏注也也食三十日而脫也也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  
也也死蠶食之而不饑也也十申能殺鼠也也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  
也也而肥也也類不可必推也也推猶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

△ 竭渴也  
在衛案提浙本作投

△ 堞抄宋堞下同

抄宋無不字

材抄宋林

△ 宋曾足

在衛案提浙本作檢是

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揚堞而欲弭塵被

裘而以翼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堞土塵也楚人謂之堞也

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也

病人之寶也以自疾故大蛤中有珠象牙還

之者乎人之利欲為病無人寶為酒人之利而不酷則

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儻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

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酷隣之

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於情色故

是也然如西方之僕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在同也保國

一膊炭爨一膊也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爨去之十步而

不成為百石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

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

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眾

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

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難經晉不絕繩釣者靜之

蹶者扣舟罩者抑之望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以蹶者

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聲藏柴下壅而取之

罾讀沙參今窺州人積柴水也搏魚為罾幽州名之為

罾也一達吉按罾據爾雅說文解字當見象牙乃知其

大於牛見虎尾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

越至會稽獨獲骨節專車見一小國不關於大國之間伐

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關於大國之間

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按太平御覽作雷霆所

△

在衡業撰浙本作脩  
見本局

在衡業撰浙本作壤

在衡業撰浙本作經注同  
見道應

△

△

閩抄宋附

△ 馳字衍王有 見兵略  
下趨當作趣  
注當補有字  
合正又兩句而釋之

抄宋本  
△ 上也 是無其術故  
於抄宋故

或謂冢或謂龍或謂筮或謂簞頭與空木之瑟名  
 同實異也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蓋  
 蔽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  
 之為墮武也墮廢也武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之  
 也紐係土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者播植嘉予拯  
 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視  
 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  
 之類猶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裸之也不  
 出戶而塵裸屠者羹蠶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  
 處狹廬為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  
 也寵穀立三十幅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幅獨入眾幅

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  
 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  
 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田中之潦  
 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千里之言謂  
 知之語曰欲人蘇秦步曰何故徐行也趨曰何趨趨  
 不知莫如不為蘇秦為多事之人皮將弗覩毛將  
 有為則議多事固苛故見議見苛也皮將弗覩毛將  
 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長始畏終中身不畏欲觀九  
 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  
 上則難無其術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為眾所  
 若鳥不飛獸不走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  
 提安時故為人射也一達吉按鄭康成儀禮注曰  
 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也辱也故與白對注家皆未得其  
 以白造緇曰辱辱者汗辱也

曰何趨  
其徐也  
曰何趨  
其疾也  
趨趨顧

內抄宋文

當有焉

其下抄宋有所字

宋袖是  
注可證前  
在衡案解浙本作弊  
宋善是

義未嘗稼穡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

之必橫海不受流齒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齒有不

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岳也王者旁光不升俎

所封禪處不令神亂小人得上其上也純色也中夏用簞

旁光也俎豆之實唯駟駮不入牲犧牲以

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

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

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滿堂之坐視鉤

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類與環帶一法也獻公

各異其滿堂坐人視形於環帶一也類與環帶一法也獻公

之賢欺於驪姬殺申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故

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

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君子有

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人性便絲衣帛

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不便以得所便便利輻之入轂

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

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

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雍

恐失民若屨薄冰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若入

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善用人者若蚡之足衆

而不相害渠蚡馬蚡幽州謂之秦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

而不相敗毀也清醞之美始於耒耜齊醞清酒周禮

也菴黼黻之美在於杼軸赤爲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

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宜善猶鞮鞞在

在衡案以浙本作似

△

△

△

△在衡案早浙本作早

皆當作待

注有謬

在衡案論浙本作喻

在衡案論浙本作強

頰則好在頰則醜醜者頰上室也室繡以為裳則宜

以為冠則識詩曰衣衣繡裳故曰馬齒非牛蹏檀根非

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別也猶石生而堅蘭生而芳

少自其質長而愈明猶盛也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

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頰

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

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

時落胥時落不待毋曰不幸既終不墮井抽簪招燐十頁

有何為驚秋時而零落也汗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

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不可言見虎一文不知其武

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蠱為蠱子為蠱子為蠱水蠱化為蠱

子孫結蠱水中到兔齧為蠱兔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為

名齧蟲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怪惑也銅

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麝燭掬膏燭澤也燭光掬澤諭光

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

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冬冰可折夏木可

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

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

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雖欲謹亡

馬不發戶麟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麟戶也楚雖

欲豫就酒不懷薦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

其勢也孟賁勇士探鼠於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伏苓

在衡案漸浙本作連

抄本無已止字子像空格  
想是漏寫已未也

在衡案是浙本作免

前蟬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誤分

曰抄宋云  
鳴珂案揚旁願校墨  
在衡案揚浙本作楊

誤分

掘兔絲死所生者一家失燹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

暴骸論語曰惡利口之覆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

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勢然湯沐之

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一

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

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

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蟬

蟬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修短各紂醢梅伯文王與諸

侯構之構謀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狂馬不觸木

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愛

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

飲酒而敗故心所說毀舟為杖心所欲毀鐘為鐸鐸大

曰非其道也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子

鐸杖舟尾讀詩有杖之杜也杜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

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卒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

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

之溺得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

其利也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不敢加足畏其沉詩

曰汎汎揚舟載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

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

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駿

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

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

如抄宋若

在衡案蛇浙本作就非

宋固

陽霜韵

洛神賦注引云并  
入注非元文

在衡案捨浙本作舍

林抄宋本於抄宋于

原抄宋源

千抄宋十

盧校宋谿是

特相往來赤肉懸則鳥鵲集鷹隼鷺則眾鳥散物之散聚

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

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

以解暢達不得達至解則臨河而羨魚不如歸

家織網願明月之珠蠅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

之利而我之害人我猶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

人欲讞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

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

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

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

有迹故衆人行之也不可合於一體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

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捨茂林而集於枯不

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圖謀也真與無壑泉原不溥

言汚小潦水名真真之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言有

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

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木譬若懸千鈞

之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

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謂一人

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不能耕而欲黍梁能織而喜

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

者必有麻言有盛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

誠也鳥大也也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

此行少二

責

惜抄宋楷  
于抄宋故  
在衡業楷折本作楷  
題倒 故抄宗

抄宋無也字

出死千乘不輕夫志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  
也輕之蝮蛇螫人傳以和董則愈和董野物故有重而害  
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  
忍人居亂世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  
忍以待涼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  
同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  
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解平繩直之人能平直舟覆乃  
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嚼而無  
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  
思之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  
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游於野見大蛇斷  
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傳斷蛇得愈去後銜大

銷未詳

盧叔宋匠  
在衡業巧浙本作巧工

未詳 止抄宗也

珠報蓋明月之珠因號逐鹿者不顧兔决千金之貨  
隨侯之珠世以為寶也言在大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  
者不爭銖兩之價不顧小後求良勁強馴人先信而後求能不非信陶人棄索車  
後求良擾人先信而後求能不立也陶人棄索車  
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  
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也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  
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太山之高背而弗見  
秋豪之末視之可察用察別言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  
自食人生事反自賊物賊也言也巧治不能鑄木工巧  
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性自然故跬步不休跛躄千里尺累積不輟可成  
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躄千里尺累積不輟可成  
卑卑止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

淮南子卷十七

十五

此存之一



△ 前育 見覽冥 王有 鑿  
在衡案新本作義是  
牆前育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盧校 宋苗

△ 欄玉案 阮疑之 臨  
在衡案新本作阮注同

△ 宋是

在衡案新本作效  
抄宋無也字

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數之則弗中數  
疾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  
虧枉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楊子  
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達別也一達吉按太  
平御覽作楊朱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  
黑練白也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  
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鳥不干防者雖近弗  
射鳥燕之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酤酒而酸  
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  
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袞而救火毀瀆而止水  
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

十四頁

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聖人者隨時而舉  
事因資而立功涔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擢對貯水器  
物臨蓄淄之女織紉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備齊都室有  
美貌容繒為之纂繹不密緻志有感故纂徵羽之操不入  
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抄和切適舉坐而善抄轉也  
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  
正樂故舉坐而善之  
墳所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晉陽處父伐  
楚以救江故解粹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佞批擊也仇  
也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下蹠巨者志遠體大者  
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也  
也賊害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効信於婦人信之  
失隨牛弦高君命為

淮南子卷十七

十六

誕以存國故不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況常不  
如隨牛誕也或作一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論語曰父母唯其  
猶待也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幸也

廿八日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七

戊午十月十一日和管慶祺臨

末葉後  
九行

光緒十年夏四月十八日積雨<sup>初</sup>生嫩寒如水公之束斛數記



淮南子卷十八

武進莊達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人間訓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窵。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



△ 見覽實

宋堙

猶宋由

△

見本篇  
疑倒王有  
加疑行王有

宋有以非

疑有誤

宋有是

△ △

地抄宋也  
呂覽異寶亦作機  
列子說符亦作機  
在衛案莊漸本作莊疑誤

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一適古按突隙當作突隙。突音式。滅切。與夫出。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穴中之突字。蹟，蹟也。唯藏本作蛭，依義作蛭，為是。是故人山而蹟於蛭。蹟，蹟也。唯藏本作蛭，依義作蛭，為是。晉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倦，劇也。雖有扁鵲俞附之巧，猶不能生也。俞附，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

此行少一字

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孫叔敖，楚令尹也。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寢，今汝南固始地。前名醜，有垢谷。後有莊邱，名醜。荆人鬼，鬼，事也。越人機，機，祥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

一頁

機說文引作蠶

△ 祿當作錄請以宋謂

△ 在衡案却浙本作劫是

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無縶縶威服四方而無所誑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無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卑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

△ 在衡案擄浙本作禽注同

△ 在衡案歎浙本作嘆

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于晉陽為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尊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邴吉按太平御覽引邴吉按太圍三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頤邴吉按太矣陽虎將舉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我將

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左持劍  
右提戈赴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祛祛  
 薄腋祛祛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  
 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  
 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  
 者被重罪吉按太平御覽作以為傷者戰鬪者也不  
 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吉按太平御覽何謂欲利  
 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恭  
 王傷而休晉人射恭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  
 而進之豎小使也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  
 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

△

△

△

盧校宋溫

△

宋論是

人抄宋又

癡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  
 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  
 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穀無與復  
 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僂故豎陽穀之  
 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  
 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  
 喝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  
 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道者之所  
 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  
 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  
 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

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

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

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

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

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

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

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孟孫魯大夫也使秦西巴持歸

烹之。麇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

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

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

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弗忍

在衡案印浙本作印

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

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

君也為秦伐魏欺魏公子而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

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

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

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

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

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

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

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

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

在衡案秦浙本作秦

此行之

在衡案補浙本作禽

宋或  
前有

△

△

見本篇

△

△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在衡案修浙本作鑿

在衡案諸浙本作譜

在衡案兩樹字浙本均作樹

列子作孔子

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苟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

四買

此行少一字

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選吉按太平御覽慎作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選吉按太平御覽辨作別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謂夏殷周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爲秦相趙高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

此行少一字



宋有之

△

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人生者也以享鬼神神白犢純色可以為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六月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遷吉按太平御覽作

五頁

△ △ △

強抄宋經

呂覽別類高陽應

北塞之人馬無故亡而入胡。遷吉按太平御覽作其馬無故亡入胡人皆有善道者。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遷吉按太平御覽作此何知乃不為福下為禍為福二句。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遷吉按太平御覽作胡夷大出塞丁壯者引弦而戰。遷吉按太平御覽作控弦近塞之人。遷吉按太平御覽作塞上之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雉。或曰高陽雉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

敗邇吉按太平御覽作後必將敗高陽魍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蚡然善也蚡猶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謁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熙戲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鈞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

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

宋戴

宋若

在衛案秦浙本作秦

盧校 宋有亦

宋有於

在衛案秦浙本作秦

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奈何？』邇吉按太平御覽作爲之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

信邇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邇吉按覽此下亦有利字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而後咎犯，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邇吉按太平御覽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

盧校宋弗  
在衛案潛浙本作潛注同

△ 盧校宋乙

△ 在衛案潛浙本作潛

△

△ 宋非

存危弗不能安無為貴智士也臣請試潛行潛行伏見韓魏  
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  
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  
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  
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  
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  
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  
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  
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  
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  
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

△

抄宋注有西門字

△ 宋君是

宋非

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  
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  
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  
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  
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  
豹文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  
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  
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邕吉按太平御覽不能將  
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  
庫今也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穡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  
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

也抄宋夫

在衡業八漸本作八誤

△

未詳

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  
 至輦駕牛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  
 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  
 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  
 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  
 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  
 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  
 文侯曰民春以力耕適吉按太平御覽暑以強耘秋以收  
 歛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適吉按太平御覽負輓而  
 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  
 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

宋有而

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餽聞  
 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  
 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  
 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  
 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  
 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  
 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  
 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適吉  
 按太平御覽作又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  
 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

注三年下抄宋有泰  
將字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提行

宋已

△

△

△

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

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

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吉

按太平御覽功作賞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

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者弗為也以

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

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修愚

人之思發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

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

莊王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守大夫畢賀申叔時

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

討之吉按太平御覽九軍作六軍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

不賀吉按太平御覽無獨字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

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

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吉按太平御覽作舉兵而征

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

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

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

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

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

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

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

臣有子卷下

十三

此行之

此行之

九頁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

所抄宋而

△

疑稱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提行

復抄宋從

忌抄宋忌

△

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

國行文德者王國告按太平御覽湯武是也萬乘之國

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何也非其名者勿

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

就人之名者廢何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

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

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

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

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

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

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

十頁

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

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

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

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

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

夏也在諸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

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

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

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

左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十三

此行少一

字何古認

天下抄宋有此字  
宋非

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尙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

在衡案浙本作梁又顧校茶旁殊△

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選吉按太平御覽正作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讎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

疑彼



當有脫原長  
疑是疾於走三字  
與馳通於步對文  
徐疾於走承徐行  
言之馳遲於步承  
步馬言之

未抄宋珠注同  
在衡案博浙本作博是

提行

縹煙二字疑有誤  
見覽覽 煙抄宋烟  
虛被 有之宋有之

在衡案博浙本作譜  
在衡案於浙本作于

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  
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  
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  
帝亡其元珠使離朱捷剗索之離朱明目捷剗疾利博  
臣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  
善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禍乃不  
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  
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塘  
漏若鑿穴一堞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  
臺孟諸宋大澤雲永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眾  
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

此行少

浼者多矣浼汚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曰陳成  
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臣恐其構難而  
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  
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  
魯季氏與邠氏鬪雞季氏邠氏邠氏介其雞介以芥菜  
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  
怒因侵邠氏之宮而築之邠昭伯怒傷之魯昭公回毀傷  
也也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  
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  
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眾三  
家為一三家孟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

此頁

宋叔是  
在衡案李浙本作叔是

△

△ 見主術 宋氏

△ 在衡案濕浙本作溼

△ 在衡案濕浙本作蠶  
見原道

宋得非

△ 在衡案濕浙本作蠶下同

盧校云  
藏本耳 宋且

△ 在衡案兩堤字浙本作作隄

使邠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邠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雞定及至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唯藏本作定定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題也疑藏本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公懼止之公怒師大侵楚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邠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蠶蚩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

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骭脇使之袒而捕魚鼈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鼈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絳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箠也且塘有萬穴有萬穴也塞其有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

△宋蚤是  
在衡案密浙本作密

△在衡案密浙本作危

△

盧校宋沮  
沮

宋其

提行

夫抄宋孔

列于牛缺者上地  
之大儒也下之耶  
耶耶遇盜於耦  
沙之中

也抄宋無

之壞也於隙。劔之折必有齧。齧缺聖人見之。密故萬物  
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  
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  
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  
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  
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  
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  
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獵。獵六翮之未也凌乎浮雲，背負  
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  
之間。選吉按各本皆作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沮子之  
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衣而越也。

及至其下洞庭，驚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  
波濤。波者涌起，還者為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  
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  
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  
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辨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  
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  
子役，何也？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  
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經  
於山中。牛缺隱士也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掩其衣被。掩奪  
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  
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

知抄宋如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類

西抄宋臣

在衡案羸浙本作羸是

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敵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錄圖也秦博士盧生使人海還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也楊翁子秦將將築修城西屬流沙

賈

起隴西北擊遼水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珠璣赤雀翠青雀為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鐔城在武陵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渠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縷考成羸弱服

此行少

在衡案舊浙本作豐是

宋有而

宋桃

在衡案有浙本作右是

此亦當作噴

後漢書隗囂傳

解構當考又見做

△ △

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於會以箕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遷吉按太平御覽作烏鵲識歲之多風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哀公作色而怒左有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傅名姓

上頁

此行少一字

一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曼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平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畢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

註解子參下

注

抄宋書言下有猛字

△ 見本篇

盧校宋也  
也  
盧校宋有此  
提行  
在衛案底漸本作臣注同

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  
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馬者至見  
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  
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  
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  
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  
御覽作延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連  
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  
義者眾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  
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  
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十貢

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也曰王不伐徐必  
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  
厲曰臣聞之大之與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  
啗豚又何疑焉且也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  
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  
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申杜杜皆皆香香草草也美人之所  
懷服也及漸之於滌滌臭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  
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  
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  
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  
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淮南子卷下

十一

疑仁義互易

宋則

宋有為

疑行而亡字東長

宋乙

疑有可

在衡案浙本作禽

在衡案浙本作厄

在衡案浙本作段

飾抄宋節

宋無顏

在衡案浙本作飢

盧校 宋斯

在衡案浙本作脩

疑子庚辰

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  
 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  
 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  
 削魯君代君為墨而殘代君趙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  
 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戟者所以  
 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也  
 盲者得鏡則以蓋扈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  
 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  
 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公以為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  
 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

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  
 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  
 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  
 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  
 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  
 見門閭聚眾必下斯徒馬圉皆與伉禮不終其壽內  
 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  
 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  
 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  
 所以人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  
 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

在衡案浙本作飢

未詳 宋通

在衡案東浙本作東

宋無

宋無

△

乃

在衡案入浙本作人是

逸抄宋佚

貫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  
 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  
 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  
 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  
 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喟然有志焉  
 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  
 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  
 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  
 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  
 曰此螳螂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  
 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

此行少一

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  
 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  
 十國朝昔湯出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文王葬  
 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  
 五大夫武王蔭暍入於樾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  
 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  
 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  
 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  
 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邇吉按太平御覽而灌雩  
 婁之野雩婁今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辨擊劇  
 而勞佚齊辨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  
或白子發辨擊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逸之

資

在衡案入浙本作八

三



疑擾

節是以楚知可為兵齊同也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  
 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  
 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  
 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  
 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  
 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  
 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朝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  
 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  
 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  
 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  
 之而欲流之於海孰也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

在衛案奈浙本作奈下同

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  
 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  
 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  
 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  
 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  
 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  
 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  
 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  
 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以為著龜以上今朝  
 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  
 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

在衛案奈浙本作奈

在衛案著浙本作著注同

報見禮記

莊公二十八年

三

五頁

提行

儵抄宋條

在衡案奈浙本作奈注同

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  
 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魯大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謙  
 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  
 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  
 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  
 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  
 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  
 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  
 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  
 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擲  
 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

無奈何信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鉛之與丹異類殊色

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  
 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  
 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

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

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

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邕吉按列

擊博其上是也太平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邕吉

御覽又作蒲博似匪射明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

樓上博直射朋張中反兩也一達吉按太平御覽反兩

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曰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

列子射朋境張中反兩擗魚而笑

此行少一

此行少一

△ 列子性

當有誤

宋有吾

△ 見本篇

△ 宋居隱

在衛案猶浙本作禽下同

△ 在衛案敗莊一本作破無校筆

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  
下務勢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  
 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  
 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鍵之固大斗斛以  
 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  
 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  
 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  
 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  
 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辭也發得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

之於城下之廬吾端足而怒端足躡曰子發視決  
 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慤於骨髓慤痛使我得其肉而食  
 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  
 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  
 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  
 秋之貢職委社稷効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  
 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  
 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  
 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  
 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  
 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選吉按太

睹未詳

柱

作必先卑體爾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  
 擒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  
 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選吉按太平御覽  
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  
 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戊午十月十三日吉也臨

光緒十年甲申夏四月二十二日張鳴珂斟弓餘干差次

淮南子卷十八終





淮南子箋釋

卷十九之廿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淮南子卷十九

武進莊達吉校刊

漢高誘注



在衡案鼓浙本作飲

脩務訓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

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吾以為不

然嘗試問之矣以為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于聖人矣若夫神農堯舜禹

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耶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古者民茹草

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無為也言不得也古者民茹草

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虺之肉暹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蛙時多疾

病毒傷之害害患也於是神農乃始教民害患也於是神農乃始教民

播種五穀菽麥黍稷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相視也燥

始抄宋如

在衡案漢浙本作澀

在衡案漸本作隰又顧校濕旁墨

△ 提行誤介

鴻抄宗洪

△ 注少一句當有是舜之為也

在衡案漸本作槐

鮪疑鮪

便抄宗使名抄宗谷

在衡案注八下脫百字漸本有衍所字

雒家見前

高陵也下濕也一適吉按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  
 太平御覽作相土地之宜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也  
 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也  
 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也西教  
 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陰氣  
 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放  
 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謹堯使臣也  
 鴻氏之裔于渾敦少昊氏之裔于窮奇窮奇縉雲氏之裔  
 饕餮三苗之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  
 放三苗國民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  
 於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官鯀禹父為  
 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為鴻  
 範日鯀則殛死然則渾敦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  
 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  
 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

死蒼梧葬于九嶷之山在蒼梧禹沐浴霍雨櫛扶風禹  
 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禹沐浴霍風疾風以疾風為  
 力天下一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  
 梳櫛也一達吉按中立府四子本作沐浴霍雨梳櫛扶  
 風太平御覽引決江疏河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  
 無浴梳二字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  
 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鱗魚遊其中上行得上  
 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脩彭蠡之  
 入水故言闕也一達吉按鮪一本作鮪脩治也彭  
 防乘四載隨山乘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治也彭  
 豫章彭澤縣西防隄四載山行用藁水行用舟陸行  
 用車澤行用菹隨循也柴石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  
 禹之所為也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歛以寬  
 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布德施惠以振  
 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野民曰孀寡婦也百姓  
 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



例之為

也抄宋矣

△

△

在衡案地浙本作偏

在衡案錢浙本作飢

在衡案左浙本作佐是

百抄宋伯注同

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燕賁也此五

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解

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一達吉按挈一石之

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

乎選吉按太平御覽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

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

之窮是故禹之為水選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以身解

於陽野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湯旱以身禱

於桑山之林選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正聖人憂

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

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

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

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之齊等

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絕國殊俗僻遠幽

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

立置以為是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

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

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

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

陰陽行其道詩曰實唯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呂望

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望之後四望乃屠手朝歌

故曰鼓刀入周殷而往為文王太子百里奚轉鬻百里

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也

此行少一

在衡案求浙本作吏注同

在衡案秦浙本作營是

在衡案麻浙本作營是

在衡案定浙本作寔是

△

此亦當作勤原道有  
王勤未詳何本

章昭魯語注錄  
助雖不成高亦有  
所因

△ △ △

齊俗訓注沙地宜  
肆

△

提行

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轉行管仲束縛管子仲相齊自賣於秦為穆公相而秦與也管子仲相齊歸齊桓公用之而秦束縛以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管子仲相齊汲於行道也管子仲相齊一達吉按突音深俗本作突字誤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管子仲相齊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之事治也管子仲相齊一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管子仲相齊也甚重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職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管子仲相齊水勢難東流人必事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管子仲相齊加功謂是蘆是蓑聽其自流

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管子仲相齊事成而身弗伐管子仲相齊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管子仲相齊不名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管子仲相齊山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管子仲相齊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管子仲相齊此皆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管子仲相齊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管子仲相齊道也管子仲相齊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管子仲相齊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

△

當行里字

△

宋有為

在衡案段浙本作段

憊名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

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趨走郢楚都今南曰臣聞

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

民頓兵批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

且攻之乎頓罷批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實故王曰必不

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

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高之械設以

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魯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墨

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

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於

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也輟止段于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

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轍有

威武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

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

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

寡人敢勿軾乎勿無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

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

雖以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吾日悠悠慙

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庚

諫曰段干木賢者庚秦大夫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

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

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段

疑景

△在衡案注趨浙本作趨

卷十九

三頁

此行之

卷十九

五

宋超

在衡案驗浙本作驗

脫之為人三字  
今本所添非

宋有超  
在衡案歷浙本作歷

在衡案帽浙本作帽是注同

在衡案荒浙本作荒

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  
 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存國  
 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盂其方  
 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  
 誥也異轉而皆樂轉音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  
 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誥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  
 微應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也感發也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  
 効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也人性各有所  
 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  
 學欲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馬

四頁

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  
 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  
 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齧咋足以嗜肌  
 碎骨蹏蹏足以破盧陷匈咋齧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  
 教之圍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趨壑弗  
 敢辭圍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弗敢違故其形之為馬馬不  
 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龔蟲也也而知而可以通  
 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  
 心積思之貌帽憑而為義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  
 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  
 帝之則沉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是也

同上

此行之字

六

博雅二仇惟頌鳴  
臆朕醜也  
倭傀四子講德論

宋俞 所抄宋無

在衡業蹟浙本作蹟非  
又案論浙本作喻

兩即冊之譌  
原辰九月再讀得此

廢

△

△

正賢師不能化也。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誨爾諄諄聽  
我選選是曼頰皓齒形容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  
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也。圍吉按文  
選注引許春注云陽文也。楚之好人也與此畧異。啗腭哆嚙蓬蔭戚施雖粉白黛  
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也。啗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皆醜。嫫母此佳  
讀楚為氏之。蓬蔭偃戚施。皆醜。嫫母此佳。讀楚醜女嫫讀如模範之模此讀人得風病之靡佳讀  
近也。此佳一說。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  
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諭也。諭導也。而芳澤之所施  
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  
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

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也。躓躓楚人謂躓也言以飽而不食躓而不行論

丹朱商均不可教也。今看良馬不待策鑿而行。駑馬雖

兩鑿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鑿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

用策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

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招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

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眾

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

九頂極高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夫櫛櫛

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眾。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眾。

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

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

此皆少一

五頁

在衡案眉浙本作眉

在衡案傷浙本作傷

在衡案冉浙本作顧

在衡案參浙本作參注同  
又案究浙本作穴

于抄宋於

在衡案鼻浙本作鼻下同

在衡案毋浙本作母是

坵

注有脫當有亮時  
昇非四字餘篇注可  
證也

覽真訓鈞  
齊俗訓均

歲星在寅日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胡人  
 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為本也  
 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駮然亦舉多駮讀似質緩氣言之  
 者在舌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者言訛讀燕人言  
 謂之訛善趨者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  
 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儒家年二十  
 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身長赤帝起成元寶  
 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  
 之色洞達聖道也一言而萬民齊齊無倦舜二瞳子  
 無私無所愛憎也  
 是謂重明舉能知人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為後世  
 有天下煥乎此有文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充  
 章巍巍乎此之謂也  
 摧下滯興利除害疏河決江禹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  
 害之物  
 文王四乳是謂大仁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  
 也

親文王為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舉陶馬喙是謂  
 至信不虛故曰至信皆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察猶禹生  
 於石禹毋脩紂感石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  
 懼背而出詩云天命史皇產而能書鳥跡知著書或曰  
 元鳥降而生商是也  
 史皇或拜左臂脩而善射處士江聲曰拜有窮君不得  
 曰頌皇拜左臂脩而善射處士江聲曰拜有窮君不得  
 云賢者高注非是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  
 此乃堯時之昇耳  
 生以千歲為近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四俊  
 之明聖賢之難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四俊  
 之才難才千人為俊謂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  
 欲躄水也躄履夫純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  
 則不能入純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及加之砥礪摩  
 其鋒剝則水斷龍舟龍舟大也陸剽犀甲也言利明鏡之始  
 也

鈞即鈞  
宋諱缺  
一筆藏  
本蓋出  
也於宋本

此行少一  
字  
六頁

△在衡案元浙本作玄

在衡案錫浙本作錫是

在衡案昧浙本作昧  
抄宋逸

△在衡案治浙本作治

宋黑

在衡案二蚊字浙本皆作跋

在衡案疆浙本作疆

△在衡案街浙本作街注同

在衡案疑浙本作疑

疑脫二字

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鬢眉微  
毫可得而察按太平御覽作砥夫學亦人之砥錫  
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知者之所短不  
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曲明所不賢者之所不足  
不若衆人之有餘凡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治刻刑  
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刑法亂其為  
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蔡國  
陽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相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  
卑今東陽郡雅質亦少女也也  
赤文也一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如今之綬也沒黑耳亦言其巧  
言其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夫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

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蚊行螭動之蟲喜  
而合怒而鬪攫搏也肆極也蚊讀車見利而就避害而  
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就利有不相如  
故言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  
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無稟受  
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故力竭功沮沮盡也夫鴈順風  
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  
不得截螳知為垤籬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芫  
其翼也芫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景以蔽日  
蔽擁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  
僻陋之國鄙小也長於窮櫺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

淮南子卷十九

淮南子卷十九

九

七頁

七頁

在衡案歷浙本作曆注同

在衡案常浙本作裳

疑具知

富有詩

疑脫一字

在衡案錯浙本作鑽

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歷容成黃帝臣造作歷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見世本奚仲為車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封于薛也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各有所不通不通言人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續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

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攬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參彈并弦復徽攬援撥撥標拂敷也蔑蒙言其疾也微讀讀維車之繼攬使未讀屈直木合句欲句此木之句標讀刀標之標也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何則服習積貫之秋毫之未攬撥亦黃帝時捷疾者也攬撥矯弓之所致故弓待攬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林讀曰砥砥厲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磴諸之功磴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是木直中繩櫟以為輪其曲讀廉氏之廉一日濫也中規規員也覆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櫟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用君子

字行之二



見要略

脫

在衡案推浙本作惟

在衡案推浙本作遺

提行

△ 莊子釋文南榮趺  
漢書古今人表作  
南榮疇或作傳又  
作壽淮南作南榮  
疇亦作疇  
在衡案取  
浙本作疇

△ 躄當作躄莊子天  
道百舍重躄釋文  
百舍司馬云百止  
宿也躄古顯反司馬  
云躄也躄音涉其  
反許慎云足指約  
中斷傷為躄即  
淮南王有  
在衡案取  
浙本作躄

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

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所觀以逍遙仿伴於塵埃

之外塵埃猶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羣此聖人之所以

游心若此而不能聞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

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蘇援世事分白

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籌策得失以觀禍福日視

非常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

日觀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遺

功業榮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逮及然而莫能至焉者

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于

推此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庶幾多言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

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

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

為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奉名可務立功可彊成務

勉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勵節亢高以

絕世俗不羣於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耻聖道之獨亡

於已身淬霜露救蹻蹻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救

犯刺棘南姓榮疇字蓋魯人也百舍重躄不敢休息百

一舍躄躄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老聃鄉曲里人今陳國

足眠生南存據在魯南故曰精神曉洽鈍聞條達曉明

鈍聞猶欣然七日不食丈夫七日不食則如饗太牢牲

淮南子卷十九

十二

此行之

八頁

在衡案浙本作略注同

△

疑正文有謬

彊抄宋強

在衡案浙本作昌  
又案繪浙本作繪是

其日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也施延達畧天地也達猶通  
 數察分秋豪明察稱譽葉語至今不休稱譽世傳相語至  
 今不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昭王戰于柏舉莫  
 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大  
 也囂眾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也心楚成得臣子玉  
 之孫彊也謂吳蒙射石矢弩也一日發石也達吉按  
 錢別駕曰莫囂即莫敖能矢石者漢時謂之厥張士戰  
 厥發石張挾弓也春秋傳曰旆動而鼓發石是也  
 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得安遂入不  
 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回軌而  
 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  
 也在車曰士步曰卒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  
 此者一人之功也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  
 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

△

疑正文有誤  
注當作禱持也  
跼立  
虛校  
宋黑

在衡案則  
浙本作得

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羸  
 日不如求救於諸侯覆也一曰囊跌跣不及著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  
 大壑游渡自楚至秦所經由也犯津關獵蒙籠蹙沙石蹙達膝曾繭重  
 抵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獵蒙籠獵蒙籠之山  
 慶僂僂僂記達穿也通賦鶴跼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  
 曰申重繭以存也也鶴跼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  
 死灰顏色黢黢其面色欲速則秦救也涕液交集  
 以見秦王秦王秦曰吳爲封豕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  
 楚封脩皆大豨蛇喻貪蠶食盡無餘上寡君失社  
 稷越在草莽寡君昭王越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  
 處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  
 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卒車五百乘以救楚

在衡案浙本作率

蒲子此未確  
當再詳  
云抄宋曰

在衡案喻浙本作踰是  
又案函浙本作函

宋有之是  
在衡案心浙本作身

在衡案規浙本作規

宋曰謨最是

合喻塞而東塞函谷也一日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

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法烈功憲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

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也一同聖人知時之難得務

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猶怖肝

懼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

兩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

也克勝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成務在於前遺利於後

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

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力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

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烈業侯王懨情後世無名世猶

一達吉按京房易有世應郭璞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

洞林以為身是世身也之證詩云小雅皇皇者華之篇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

人之有所務也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句也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謨難事

通於物者不可驚怪通達也言怪物喻於道者不可

動以奇喻明也非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審

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遜欺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

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

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論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

夫項託下有平字  
在新序五  
在序五

文抄宗夫

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惠施死觀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故絕絃破其琴也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于梁周宋蒙縣人作書三篇為道家之言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問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問事也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君一日謂惠王惠王曰孝公之子也。君一日謂惠王惠王曰孝公之子也之後曰復見逆而弗聽也。是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革也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為苦非味

植

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名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名猶嘗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也出猶作也新曲非雅樂也李奇古奇趙之善諸人皆爭學之。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音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鄙人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說之是也。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

十一頁

十四

在衡案注梳浙本作梳誤  
思元賦李注引或誤

案錠當以七命注  
所引改為錠許慎  
注云銅鐵樓也

廣雅琴名鳴廉脩  
營藍有號鐘

在衡案注浙本作結

選擬四愁詩注引  
後漢書蔡邕傳注  
引傅元琴賦序曰齊  
桓公有鳴琴曰號鐘

在衡案注浙本作略注同

墨抄宋黑  
在衡案注浙本作辨注同

在衡案自浙本作目又顧校自  
旁墨

見人間  
在衡案叙浙本作敘

山之下荆人和氏得美玉之璞于荆山之下獻楚武王  
 是乃泣血證之為寶文王曰先王輕于別足而重今劍  
 或絕側贏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  
 之絕無側贏無文齧卷鉞鈍弊無刃託之為楚頃襄  
 人各飾讀或撥刺枉撓濶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  
 則室爭鼓之撥刺不正枉撓曲弱濶解壞漏越音聲散  
 也側室或苗山之錠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  
 作廟堂也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山桐  
 莫之服帶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  
 之琴濶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奠之鼓也伐山桐以  
 之梓以為腹鳴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通人則不然  
 聲和調唐猶堂營讀營正急之營也  
 通事類不然不服劍者期於恬利而不期於墨陽莫  
 如衆人貴遠慕聲不期於

邪聖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驪騮綠耳鼓  
美劍名也

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勝號鐘濫勝音不和  
濫勝號鐘高聲非

耳所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達畧

物事也頌或作容一達吉按周禮和容杜子春讀作和  
 頌攷古容貌字作頌容納字作容實兩分今則通用之

也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辨別清濁之於耳聽

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是也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

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故夫變

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玉石之相類者唯良

工能識之是也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今

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彭

孔墨之名而或不知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

此行少一

濫勝號鐘當是古琴名

△

注有謫

提行

注有謫  
宋牆是有

在衡業設浙本作設是

見說林  
在衡業設浙本作設是笑作笑  
曰抄宋云

曾梳注非

△

宋憚最是

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  
 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誠得清明之士執  
 元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元水也鑑鏡也皆  
 能見物言反易也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指書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師  
 曠曰鐘音不調曠識音故知其不調也平公曰寡人以  
 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  
 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  
 之欲善調鐘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論上何作書也  
 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彼獨有聖智之實  
 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曾則也我則無聲

巷之人無有知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  
 我之賢何故也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今夫毛牆西施天下之  
 誕謾倨傲悠忽遊蕩輕物也我謂美人若使之術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  
 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  
 其鼻孟子曰西蒙不潔則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  
 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筭婦人首飾珥瑱阿細粉白  
 設筭珥衣阿錫曳齊統筭錫細布統素齊所出粉白  
 黛黑佩玉環揄步體搖動雜芝若籠蒙目視也目治由笑目流眺治也流眺精矐也詩曰美目矐矐  
 也口曾撓奇牙出齶齶搖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  
 也瓠犀是也齶齶頰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  
 無不憚徐養心而悅其色矣憚徐讀慘也養心煩悶也

此行少二字

詩抄宗敬  
在衡案列  
曾梳同前  
浙本作倒  
旋抄宗遠

舉抄宗李

在衡案續浙本作續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在衡案清浙本作清是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誤  
砥監 監即  
砥也

在衡案棟浙本作棟是  
又案棟浙本作栱

吉按錢別駕云憚讀探必非憚字據楚今以中人之木  
辭及馮衍賦應作憚除為是形之誘匪

蒙愚惑之智被汚辱之行無本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鄭神楚懷王之幸姬

善斷攻舞因名舞繞身若環會撓摩地扶轉周旋  
一說鄭重攻舞也

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會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  
按太平御覽引曲作回高身若秋葯被風被白芷香草

注云轉更也回意更回也身若秋葯被風被白芷香草  
弱髮若結旌屈而復騁馳若驚按太平御覽驚作驚

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木熙戲舉援也梧檟檟皆大  
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木熙戲舉援也梧檟檟皆大

媛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媛不復踐龍天矯燕枝拘  
蘊若蟠龍燕枝拘言援豐條舞扶疏木舞扶疏繁躡

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木舞扶疏繁躡  
龍從鳥集搏援攬肆蔑蒙踊躍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功

龍從鳥集搏援攬肆蔑蒙踊躍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功  
龍從鳥集搏援攬肆蔑蒙踊躍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功

龍從鳥集搏援攬肆蔑蒙踊躍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功  
龍從鳥集搏援攬肆蔑蒙踊躍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功

蔑蒙踊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  
之損動中心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徐行小笑被

酸醉其足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而木  
倡衣修擢舞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而木

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而木  
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而木

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淹浸漬漸靡使然也  
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淹浸漬漸靡使然也

淹久也浸漬漸靡使然也言其非能自淹浸漬漸靡使然也  
淹久也浸漬漸靡使然也言其非能自淹浸漬漸靡使然也

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然也言其非能自淹浸漬漸靡使然也  
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然也言其非能自淹浸漬漸靡使然也

有時而修長者令砥礪礪莫見其損有時而薄積時  
言非一日教長者令砥礪礪莫見其損有時而薄積時

化亦然也藜藿之生螟螟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  
化亦然也藜藿之生螟螟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

棟加櫨益也梗柎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  
棟加櫨益也梗柎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

棺舟知猶覺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  
棺舟知猶覺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

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  
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上章說在  
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上章說在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戊午十月十五日吉也臨

光緒甲申四月二十四日積雨新霽凡素生涼焚香斟讀  
方餘于官廨嘉興張鳴珂公出東記

淮南子卷十九終





淮南子卷二十

武進莊達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泰族訓第一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

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

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

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

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

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

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

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縣邊候見虜

在衡案疏浙本作疏  
見覽冥

在衡案濕浙本作溼

在衡案濕浙本作溼

宋乘是極

在衡案感即感之壞浙本作感

在衡案入浙本作人

△在衡案瑁浙本作瑁是

葉抄宋華

道里最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  
 疾者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噦矣魚潛居知雨也  
 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  
 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  
 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  
 心喏喏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  
 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  
 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  
 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  
 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  
 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乘晝冥宵光山崩

川澗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  
 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感亂而虹蜺見萬物  
 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  
 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  
 雨露所濡生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潤  
 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曾般不  
 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  
 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  
 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  
 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  
 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

△ 宋有与

宋曰

△ 盧校 宋有

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sup>期</sup>非<sup>有</sup>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

△

△ 說文榮絕小水也

在衡案兩字漸本均作蟲

△ 宋剖

△

在衡案漸本作脈

△ 在衡案修漸本脩誤 見原道

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阜阜不能生雲雨。澤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sup>氣</sup>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屬也。卵於陵。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sup>中</sup>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sup>而</sup>毛修之哉。聖主在上

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  
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  
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  
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  
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  
扶老負釜餽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  
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  
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  
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  
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長分別長者得多  
而白髮白不戴負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

提行

當可證前

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  
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  
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摠  
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  
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  
民性也循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  
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  
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  
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  
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

刃抄宋刀

在衡業修浙本作脩下同

△

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  
 窳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  
 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  
 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  
 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  
 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  
 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  
 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  
 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  
 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  
 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大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

在衡業統浙本作統

人抄宋王

疑天地人為三  
下文有誤

△ 見脩務

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  
 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熟  
 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  
 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  
 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  
 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彘，故刑罰不用而威  
 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  
 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  
 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  
 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  
 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地理以

在衡案鐵折本作飢

在衡案辨浙本作辨是

五疑伍  
參伍即三五

盧校宋乙  
宋已

殊字雖出說文然說文  
云虞書丹朱如此可見  
自虞書以外凡丹朱皆  
不如此也錢獻之取以點  
竇鴻烈開刊行世既屬  
厚誣淮南且並疑後  
學字乃浮慕好古流為  
夸讚之過也舉此一  
字以例其餘覽者詳  
焉思適居士書

理抄宋聖

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  
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  
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  
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  
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  
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辯長幼之序  
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  
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  
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  
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  
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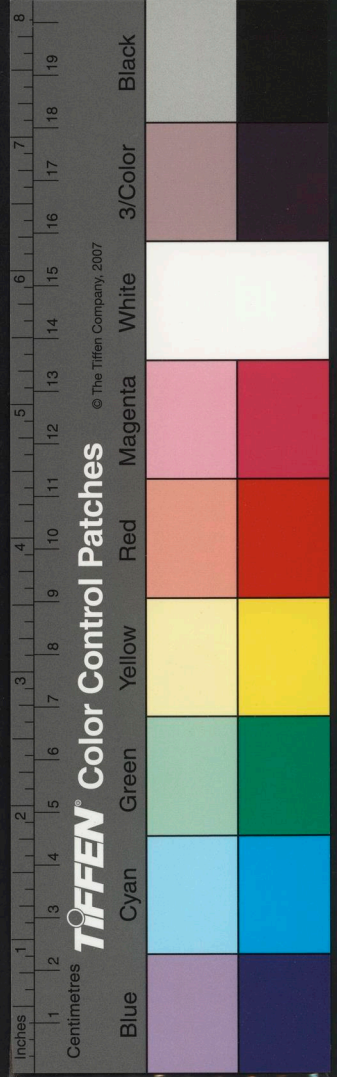
四頁  
此行少一  
字

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  
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  
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昭華玉名以  
為雖有法度而堯弗能統也子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  
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  
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  
也夔堯典樂官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  
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  
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致不忘智者得志遠至其衰  
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  
奉宗廟鮮橋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橋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

在衡案鐵折本作辨是

六

按刻當  
作勅  
庚辰



姦抄宋好

△ △

濟止也似當有注今本脫去耳

△

見詮言

△

亦見詮言

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  
 契后稷臯陶政教平姦先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  
 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  
 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  
 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  
 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  
 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  
 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  
 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  
 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  
 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

頁

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  
 皆適調選吉按太平御覽作六藝異科而皆同道選吉按太平御覽作  
 無同平御覽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  
 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選吉按太平御覽作禮之  
 爲也寬裕簡易者選吉按太平御覽作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  
 選吉按太平御覽作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  
 失淫樂變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也書之失  
 拘書有典謨之禮之失伎禮尊卑尊卑不下卑故伎  
 亂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六者聖人兼用而  
 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  
 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

七

宋以疑飲

△ 宋誅

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實與方轅，  
 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駢服車也帶不厭新，  
 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  
 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  
 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  
 待傅母不至不下，夫人夜失火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  
 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  
 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  
 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蹀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  
 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

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為天下去  
 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  
 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  
 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  
 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  
 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  
 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  
 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  
 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  
 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  
 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



宋有其

宋惠

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  
 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  
 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  
 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  
 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  
 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  
 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開故大較易為智曲  
 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  
 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  
 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  
 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

義

在衡案科浙本作稱

見琴稱

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  
 高陰陽勉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  
 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  
 甌甌有蕙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  
 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  
 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  
 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  
 庖也陳簋簠器方中者為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  
 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  
 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  
 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此行少

七頁

此行少

宋無

按超當作趣  
在衛案修浙本脩

△ 繆稱訓作從天之道

在衛案唯浙本作噪

犬

提行

主術訓注性生也

疑亦性字

而天下治，周公肴膳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之行則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時必有犬禍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汚，生以青苔，青苔水不治其垢也

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汚，生以青苔，青苔水不治其垢也

△

在衡案脉浙本作脈注同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盧校 宋無

亡抄宋止

△

疑亦聖字 宋無

△

盧校 有

兵略訓作衝隆  
詩與爾臨衝音  
義曰辨詩作隆  
鹽鐵論衝隆不  
足為強  
記論隆衝以攻  
原道訓故遠伯  
玉年卒而有四  
十九年非  
主術訓遠伯玉為  
相說山遠伯玉以  
德化

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遷吉按太平御覽掘上有若字茨其所決而高

之茨積土填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雖有腐體

流漸弗能涿也腐體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

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

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

可美也遷吉按太平御覽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

而調藥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

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

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

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

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

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

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

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

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

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

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

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

待渠漸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

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

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

無人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

疑有誤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宋非

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子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劓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劓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尊刑而不刑也。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又案德浙本作得疑誤

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

盧校  
宋可

△ 當作禮義見上文

今抄宋令

使抄宋便

在衛案強浙本作強下同

△

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  
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  
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  
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  
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  
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  
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  
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  
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  
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  
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

十頁

在衛案強浙本作侯

宋已誤

中國見是略

而不用是負鼎俎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  
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  
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  
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  
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  
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  
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  
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此皆欲平  
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  
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  
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曾子架羊架  
架所以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

△

義抄宋文  
在衡案趙本亦作趣

△ 疑通

義抄宋文

于抄宋於

△

後抄宋后

△

見本篇

盧校  
宋所

義抄宋文  
下同

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汚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躡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

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

十一頁

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躡馳百事竝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

△

△

△

見證言

關抄宋閱

王抄宋左

△ △

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過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

十一頁

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遷吉按太平御覽關作閭至浦水，士億有餘萬。遷吉按太平御覽無士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遷吉按太平御覽以作面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遷吉按太平御覽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遷吉按太平御覽德作暨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

卷之二十一

五

△ 宋曾 最是

在衡案閣浙本作陶

九抄本大

△ 見王術

△

△

縱牛馬而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

朝之，得民心也。閻閻伐楚，五戰八郢，燒高府之粟，破九

龍之鐘。楚為尤龍之鐘，以縣鐘也。一達吉按太平御覽

毀十龍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舍昭王之

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

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奮臂而為之鬪，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

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發乾谿之役，吳次於乾谿，外

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

王之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

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

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

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

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

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卑以

歸。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

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

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

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真室之中，雖

養之以縟絮，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

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真

寘見焯焯乎，從真寘見焯焯，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

礼當作禮

提行

△ 尔足叔息也釋文字  
林以為唱孫本作快  
之當作又



虛校  
已有

此當作擊  
宋於

疑之下脫一字  
知屬下

慎抄宋本

坐堂見日月光平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

此行少一字

此行少一字

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子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射金目深目所以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惠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

西頁

此行少一字

△

在衡案修浙本作爲作雁  
在衡案修浙本作齊  
當有則

提行

手抄宋於

在衡案修浙本作構

△

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  
也通古按太平御覽人作之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  
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  
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  
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  
不學之與學也猶疇輩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  
下下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  
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  
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  
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  
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

△

今抄宋令

在衡案修浙本作備

△

△

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  
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  
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  
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  
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  
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  
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  
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  
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  
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  
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

此行少

十五頁

此行少

△ 宋即王

在衡案驗浙本作驗

在衡案驗浙本作驗

在衡案正文嘔浙本作詭又顧校嘔旁建誌小圖而未改

△ 在衡案驗浙本作歌  
文選恨賦注引作山水之嘔高誘曰秦滅趙虜王遷徙房陵房陵如漢中今此山水之嘔歌曲也  
軻抄宋朝

在衡案正文大浙本作太

△

軻抄宋軻

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生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啟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術。三符駭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憤。張儀蘇秦之從衡。從張儀說為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也。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

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山水

之嘔。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

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皆太子

丹之客。筑曲二十一。聞者莫不矚目裂眦。髮植穿冠。因

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

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

不和。朱弦漏越。朱弦練絲。漏穿。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

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

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

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

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

疑脫一字

在衡案延漸本作消是

鳴珂葉子秀顧校用墨筆出使  
於書眉寫一使字  
在衡案子漸本作以  
又案大漸本作太

在衡案延漸本作連

盧校 宋荀  
荀 鳴珂案說文荀自丞較也與荀  
字異

行矣字 即吳之諺  
後也不知者  
并下句六漆之大誤

盧校 宋以

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  
 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  
 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  
 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  
 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  
 舜深藏黃金於嶄音出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  
 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酒之行  
 也師延為平公鼓朝音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  
上聞琴音召師涓而  
 寫之蓋師延所為紉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  
 作朝師曠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  
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紉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紉亡大息  
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

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于  
 胸中則純白不備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  
 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疾絃有緩急  
 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後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  
 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  
 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  
 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  
 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中復素故民無匿情商  
 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  
有罪三家坐之吳起  
 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滅爵者收減  
羣臣之爵祿商鞅之立  
 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

池抄本地  
在衡案浙本作禽

在衡案浙本作脩

智抄宋知

在衡案之浙本作於是

實抄宋宣

義抄宋又  
待抄宋得

△

△

△

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侯以銜骨齒牙。」為禱，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韓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勝二，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而亡聖人。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之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

十七頁

投拂不見處也。螻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耨之為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其少實。子婦踴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綏綌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穽，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

此行之字

六 子抄本子注同  
在衡案博漸本作博是

在衡案博漸本作博是  
在衡案畢莊一本作卑

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大搏也。或子畸而取勝。子畸子對家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不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

文頁

也。任用后勝之說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仍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戊午十月十七日吉也管慶祺臨

末頁 七行

夏四月二十七日苦雨沈：嫩寒侶水焚香校錄鳴珂記



淮南子第二十一

武進莊達吉校刊



序以宋字  
在衡案畧浙本作略下同

在衡案大浙本作太  
虛校宋則

在衡案地浙本作隆

漢涿郡高誘注



要畧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繁然足以

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也大宗則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

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

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覽真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

提行  
後同  
在衡案修浙本作備  
宋空三格

宋欲是

宋有知非

在衡案修浙本作備

形抄宋刊  
十二節  
又見前

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  
 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  
 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也託小以苞  
 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  
 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寤則尊天而保真  
 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  
 情執其大指以內洽洽五藏洽澱滯肌膚被服法則而與  
 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也若轉丸掌中  
 足以自樂也也儼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呼有無之精羸  
也坪也煩也遇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  
吉接坪一本作培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

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  
 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  
 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  
 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  
 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  
 路使人通也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  
 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  
 二節一月為一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始也轉於無  
 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  
思北胡南越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皆謂之請龍



疑衍攬  
宋有物

盧校  
宋於

宋聖  
在衡案後浙本作襲  
宋有靜是

考之參伍可證前  
本篇參五陰考今  
本五下衍行之非

在衡案修浙本作脩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擣撮。擣取也。浸微視也。物類也。擣拾也。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羸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

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

在衡案新浙本作眇

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擘分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范論者所以箴縷繚繆之間。縷繆也攬掇兇齟之郅也。攬掇也接徑直施，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至而為，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

在衡案新浙本作強

△ 搏

在衡案新浙本作脈

在衡案新浙本空格場浙本作場

在衡案新浙本作脩

陸抄宋隨

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肩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紲，說捍搏困。搏圍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朕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

盧校宋乙

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庶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館舍澄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別清濁也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

盧校宋弗

原道 似真 天文地形時則 覽冥 精神 本經 主術

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sup>①</sup>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冥冥場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

四頁

終稱

齊俗

道處

記論詮言

兵略

說林說山

人間

脩務

在衡案修  
浙本作脩  
在衡案強  
浙本作強

在衡案備浙本作備

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  
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  
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  
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  
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  
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  
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  
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  
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  
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  
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

此存之  
字

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  
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  
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為  
六十四卦  
伏羲示  
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  
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  
擲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  
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  
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  
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  
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  
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  
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

此存之  
字

五頁

殺戮抄宋殺殺  
洒抄宋汚

宋格是  
做真訓為炮烙繆稱  
訓請去炮烙之刑  
齊俗訓炮烙生手熟  
升同  
在衡案修浙本作情

齊俗訓楷笏  
笏與前異疑非  
元文

至意洮汰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  
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  
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裨山川裨屏其去也

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  
日月而不燥挾至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

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  
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湎淫酒也成市

之言集者作為炮烙之刑刻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  
之文王四世纘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修德行義處岐周之

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選吉按太平御覽華作也文王欲

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  
之謀生焉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

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躬擐甲冑擐貫以  
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

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  
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

飲也兩楹堂柱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祿  
繼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

為殷後使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  
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

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柶柶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

此行之

△ 宋西最是

△ 在衡案則浙本作別

△

△ 在衡案則浙本作細

可證前篇

△ 在衡案則浙本作辨注同

聚抄宋眾

諛

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六頁

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

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

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厚葬靡財

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

下大水禹身執殳殳以為民先遷吉按太平御覽

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作畚插為是此誤也

皮鑿江而通九路江通九辟五湖而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

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排去也濡不給給拭死陵者葬陵

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齊桓公之時天子

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

綫曰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

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

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

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辯別作為路寢之臺

族鑄大鐘族聚也一遠吉按太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

朝用三千鐘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與此畧同梁丘據子家噲

導於左右二人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

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

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

者為右恃連與國與之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

此行之

此行之

在衡案浙本作脩

精神訓深原道德之意  
當有德字庚辰上文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皆可證也  
淳

在衡案統浙本作統

宋於

道藏本原道做真天文地形時則主術記論七篇分上下共為廿八卷

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墪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儲與滿攝業也元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搖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澤也甚

七頁

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末頁十一行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庚辰春抄再閱一過思適居士記

是歲七月借得宋繫編勘一過較道藏為勝劉績本以下無論也

後世得此者尚知而寶之千里又記十月七日覆校畢

又宋本譌字亦添記於此以備參考頗思得好事人重刊未

知緣法如何耳九月又記

顧澗賞先生手校淮南二十一卷向藏常熟瞿氏恬裕齋中  
今秋胡心耘先生轉借得之因照臨一通書中墨筆係校宋槧  
本硃筆係校道藏本其硃筆尖出處乃是王氏讀書襟志  
所已著者也惟顧所據校之刊本與此本間有修板互異處  
今於上方另加慶祺案三字以別之爰誌於此

咸豐八年十月十八日元和管慶祺臨畢識於體經堂

淮南子卷二十一終



予與邵陽魏槃中刺史同客李質堂軍門幕府見槃  
老藏有是書以語陳桂青孝廉後浙江書局將重刻  
莊氏本桂青分校介予往借槃老以軍書劄午一時  
檢覓不全遂作罷論去年孟夏予迨居雲間復晤槃  
老迺借得之遂購浙江局本一一校錄長夏酷暑旋  
即中止仲冬攜至章門適奉粥廠之役復勘數卷今  
夏于役餘干下榻汪芍卿明府署齋香篆縈鑪餘晷  
安盍日課數紙始克歲事管跋所稱顧校本修板互  
異處此本往往與顧校相合也光緒十年太歲在閏  
逢浣灘孟夏四月二十八日嘉興張鳴珂公之東軒  
數記



余見淮南彙本凡四五率多譌奪其稍完整者惟武進莊氏一本顧其間有據他書而改本書及臆為增損處未可謂之善本也向聞人言元和顧明經校淮南王書極精求之有年不獲一見庚寅秋暮自江右乞假旋浙道出九江時老友嘉興張君公東方權德化篆相見語次偶及是書公束因出一編見示審知即顧氏原校公束以浙刻本手自傳錄者遂向之假歸時行篋攜有莊本即就廡樓挑鐙勘之覺顧氏所是正其精處如渾金璞玉細處如牛毛繭絲淮南至此始有善本歸里後山中多暇時取臨校乃人事牽溷作輟靡恆記自初校用朱筆臨藏本繼用墨筆臨

宋本每校一次必覆勘以正遺脫最後用綠筆錄公束校語又取莊浙二本互異處附著于眉加在衡案三字以別之蓋至是而書經七校自信不至如朱文游族子傳惠校本之謬矣雖然一書之役淹歷九年余之懶廢視吾友之勤於丹鉛為何如耶爰取原本返之公束而書此以自警云

光緒戊戌夏四月既望山陰許在衡校畢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書  
外  
南  
子  
一  
部

外淮南子一部

公之東藏

館  
山  
林  
絢

手畢至誦惠書是淮南子遺  
命遺上內有張謝校為先生校勘兩紙  
夾在末本幸  
鑒存勿遠未為佩此  
笈雲仁兄先生社好  
弟鳴石

九月二日

